

南疆逸史叙

南疆逸史者何紀宏先隆武永歷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
朝不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也勢不及乎北也若
曰疆此南疆也云爾然則何紀爾也曰土宇反覆攻守紛
錯政令互易興亡得失成敗之蹟不可泯也忠佞雜陳賢
奸各出奇才策士之謀略武夫猛帥之忠勇老成正氣之
持論讒諂欺罔之詭辨夫忠義奮發凌霜犯雪之操取
逆沒毒狐媚虎噬之狀不可不記也 事變愈煩情態畢露

板 區
(公分)

18.6×11.3

01662

10 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史部紀傳類明之屬

書名：南疆逸史

著者：清溫序撰 二〇卷 一〇冊

版本：善本

可以下拜可以拔劍可以裂眦可以折舞可以慟哭流_涕戾
缺唾壺而抒悲憤者矣嘗論明之亡也始於朋黨成於
暨終於盜賊南渡以後馬阮得志借朋黨以肆毒令_其暨
以固寵假盜賊以張威而廟堂昏庸酣歌勿恤忠賢黜落
貪黷橫肆紀綱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鬪貽敵以漁
人_之利焉思文賢主也幅員偪仄倚寇召寇永明仁慈有
餘英斷不足崎嶇山海之間播遷流離收遺孽為腹心託
絕域為禁籞偽_尸當其時以直平章者不乏道德譽望忠

諒誠悃之儒其捍禦邊圉綢繆海外者亦多_{蓬蓬}敏練道
艱投大之材劉黃姜高史瞿何堵諸君子者皆學究天人
忠貫日月常變不渝文武互濟亦可謂祖宗之留遺王國
之楨幹矣乃好爵虛糜大權兼界或外而不內或尊而不
親終於一木支傾九泥塞潰碧血青燐執忠自信悲夫悲
夫天命不延大慮再外百六之會又焉能逃_滄夫歷_以已
終正朔永絕而監國猶然樹毒島嶼之中抗顏鯨鯢之刺
落日狂濤衣冠聚議寸_疆求復_寸志不哀天命垂盡而氣

方壯父叛子忠鴉音忽好懷誠思然不敢萌貳雖新王之
封冊嚴父之危詞不能易焉延祚再世歷年三紀然後
三百年詩書禮樂之遺澤其導人忠義之教者深矣蓋明
之積弊約有三端一曰務虛名不揀實用高談性命而以
農田軍旅為粗研忘詞華而以刑法錢穀為俗至使吏治
不脩武備全廢假銳於武夫待成於胥吏一弊也二曰別
流品不求真才古之求士或在草澤或在山林甚至羈囚
餓隸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聯昇膺寵任未聞同朝之謗今

乃獨尊甲第鄙棄舉貢即才懷管葛行同夷惠陞擢無期
排擯有自楚材晉用誰寔貽之二弊也三曰爭浮文不念
切效承平虛套以抗大敵祖訓浮言以懾巨寇欲以通和
而反樹之怒歎令效忠而滋益之怒迄至強鄰執言狂寇
反噬則影銷烟散啞口無策三弊也積此三弊敗亡不悟
則誤國之罪豈得獨諉之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拚命而
三歎也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慨然况乎姓氏與開業並
爵命與末流俱隕其始其末先定是式憑之俯仰今昔

環感慕不知以酒之何從自附於西臺之紀云爾

凡例

昔吾友萬子季野方輯明史語余曰鼎革之際事變煩多金陵閩粵播遷三所歷年二十遺事零落子盍輯而志之余曰是明史之所談也奈何事爲萬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魯桂附入懷宗紀載寥寥遺缺者多倘專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尚在可網羅也網羅遂遂終數十年遺老盡矣野史無刊本日漸零落後之人有舉隆永之說而茫然者矣一齊可聽之手余曰是則然矣其間固有抗

逆類行伏口_口老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諱也刪之則曷以成是書萬子曰不然國家興廢何伐無之人子為其主凡在興朝必不怒也不得已而遂其志爾改封干表容贈通祀闕歷代相沿著為美談本朝初定罪首獲殉難諸臣以示激揚其在外者不暇及爾褒典誅可並行也耳方開史局時已奉有各種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諱為嫌之令矣探而輯之何傷余因曰諾然世事拘牽因循未果也其後錄得野史數十種方欲咨訪發凡起創而萬

子溢然_也是_也逝明史列傳甫脫稿尚未訂正念亡友惓惓之言不忍違其雅意聞_居君京邸放廢無事嘗叢諸書以消永日顏曰南疆逸史非敢附名山之藏亦賢於博奕云爾野史中有兼紀三朝事者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是也有紀國變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事案揭重熙甲乙叢略李清_三樞筆記是也有專紀宏光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_義宏先是錄李清南渡錄是也有兼_兼紀宏乙永歷兩朝事者黃宗義行朝錄鐵東錄所

知錄瞿昌文南逸史劉湘容行在陽秋是也有專紀隆
武事者閩人思文天紀是也有專紀永歷事者沈佳存
編魯可黍嶺表紀年劉湘客揚在綦母邊象郡紀事馮甦
劫灰錄其南粵新書粵紀事略鄧凱滇緬紀聞滇緬日記
是也有專紀一人一事者應廷吉青燐屑史得威維揚殉
節始末袁維^咸淪江紀事某北使記康范生處事始末某
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晉江變紀略章曠楚事紀略沈荀蔚
蜀難叙略楊在朱客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末孫可望

賜王始末犯闕始末安隆紀事鄧凱遺忠錄也是錄是也
有專紀魯王監國事者黃宗義魯紀年四明山寨記舟山
與廢記日本乞師記馮京第浮海記紀澤甲子紀略陳睿
恩開海見聞紀畧是也共四十餘種其間紀載有詳略年
月有先後是非有異同較譽有彼此取萬子李野明末諸
傳及徐閣學明季忠烈紀是諸傳合而訂之正其紕繆刪
其繁蕪補其所缺撰其未備以成是縱其他未見之書尚
俟再考然其具是矣

右史於皇朝列傳本紀諸臣則稱列傳者紀舉一時政令大綱列傳止載一人一事故稱紀以別之然太史公於項羽亦稱本紀以其號令一時事多詳載也今金陵閩粵三君位雖不終亦自帝其地各有政教理合記載若拘入懷宗之例則傳且不列何有於紀非一代史體也茲首卷先紀畧不稱本紀者避本朝也其言畧者事固不得而詳也一古人作史有專傳有合傳有附傳非以人有優劣也事者有煩簡耳專傳必其行跡之衆多者也合傳則其學同

其行同其官同其時同其名同其一事偶同者莊孟荀其學同也刺客游俠酷吏其行同也張蒼申屠嘉其官同也婁敬叔孫通其時同也管霸嬰顛其名同也屈原賈誼以放逐一事偶同也至附傳者以其人事跡少不能成傳故附記之非薄其人也編諸傳竊做其意以事以時為類或其人人品相懸亦不及詩耳

一諸臣有建事崇禎者其行事奏章悉略之以所重在南渡後且已於明史也必列之者以其終事在後也然

大節亦撮數語不敢盡遺也

一諸傳之叙先金陵次閩次浙東次粵諸臣有歷事三朝者則從其重者次之呂大器終於粵而先之者迎主異議大器為主一朝之眉目也後在粵亦無所表見

一古人附傳例不列名余獨不然蓋惜其人忠義節烈本屬賢者而行事泯沒無可紀載僅以一死成名若復不列其姓氏則觀者且將忽之故每篇大書特書令人聳然於賢者之名耳若其人本不足重者雖附載亦不列

名也

一徐閔學忠烈紀定雖其人無事可書者必另列一行大書姓名余則不然彼專紀忠烈無可附書余則一朝之人忠悽賢奸悉列焉正言間或附見豈能掩其人之忠烈哉此所以異也無行事而但列姓名以為一傳古無此體也

一義士義兵等傳古無其名今何昉乎曰無害也夷齊扣馬而太公稱以義士出白與朝位命之口非出自勝國

也况諸史各有忠義傳在勝國者為忠則在與朝為不忠在勝國者為義則在與朝為不義然史皆與朝所修而必不廢忠義之名者存其是焉耳此之立名猶是義也

一或謂黃陶菴學淳文高明史置之儒學侯通政沈總督邱巡撫楊傳兩太史曾吏部等官位尊重乃與方都司茹叅將等武夫並列義兵其間更有布衣仗義者俱在焉得毋不倫乎余曰罔哉子之見也夫名位有貴賤忠

義無貴賤也能忠義則匹夫貴矣不能忠義則卿相賤矣漢人所謂祭紂至貴而下士羞與為伍夷齊至賤而王公不敢與抗是也豈^在位哉哀十一年郊之戰公叔務人與鄰童汪錡往偕死為魯人欲勿殤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夫童子也而其名與國之君子並垂魯人禮之聖人贊之千載下凜凜猶有生氣較之魯三卿更烈焉非以其死義耶而何不可並列之有至如道學正於倉生取

義見之陶菴以一書生枕干履戈與武夫並奮此正見其實在道學也與夫口談仁義而身怯國事者異矣嗟夫世衰衰道失學術不明人惟聲利是趨趨乃于綱常大義亦先尚名位豈不可歎哉

一周鍾鍾雷縉祚三人者未嘗官南渡也南渡殺之耳何傳焉曰是南渡一大案也馬士英竭智盡巧以起阮大鍼而歸其獄於從逆諸臣從逆者不可得而誅而歸其獄於周雷於是周雷誅大鍼用清流懼禍釀成左鎮

之內犯而國以亡則此三人者惡夫石載也

一匹鎮同功一體之人也列黃高而削二劉以其不終也其事則已附見矣李成棟之附見於李元膺傳以其無始也成棟不與聲桓一例乎曰是有辨勇中之不靖成棟擾之也迨其反正而民生已塗炭矣忠烈材幹之士已夷滅矣雖其小心聽命以死勤事較之借白附而仍暴橫如忠貞諸人異焉若夫聲桓始終一賊耳歸朝之後不請吏不納士不離窟穴擅置官吏私財賊妄殺戮

稽其來後全無王章致煩夫討屠害生靈放列逆臣子
孫可望事粵中相終始粵中立國而可望入滇矣可望
降而粵亦已亡且其邀王封謀受禪擅殺大臣劫置安
隆稱兵內犯皆粵事之大者不載不可也載之則人已
歸降例不得載今詳見於李定國傳而雜於同時諸臣
亦得其大畧矣

一詩史必有儒學孝友獨行文苑隱逸方伎等傳茲編為
人無幾無從分晰獨隱逸款立一傳而搜訪殊寡方明

之末諸潔身高蹈者所在多有然其人既不求名而知
名中或鮮好義文學之士不為傳述子孫式凝遂致湮
沒豈不惜哉然則搜羅博採以傳之亦四方君子之責
也

一金陵之心闕南君矣闕心粵有君矣魯監國紀不亦贅
乎曰此以存諸遺臣也諸臣之雜事唐魯桂者多矣若
錢張諸公子魯相纒始者也無魯何以有諸臣諸臣之
雄才大略精忠烈志皆與日月爭先者可以略乎諸臣

不得略而監國為乎不紀也且國亡之後諸臣奉之長垣奉之健跳奉之中左奉之舟山關中震動獨非國事乎此皆不得附見於閩粵者在皆梁未亡而蕭譽自立稱為後梁史不得略被並帝者尚然况於守監國之虛懷無自帝之驕志吾以為賢於靖江廣州萬萬矣故被削而此紀

一明祖鑒胡汪之禍不復立宰相以庶政歸六部而大權獨操太阿不旁落善矣然後嗣難以遵也成祖始與學

士叅決機務設有內閣矣英宗冲年踐阼政在旁關始有票擬矣其後皆以六卿加官保銜則權與宰相侔矣懷宗英祭凝有猜嫌東鈞之地信任不專十七年之間至五十人於是內監得而籍制之臺諫得而齟齬之廟堂無政海內崩離崇禎喜非輕蔑大臣有主而無輔之所致歟南渡而後貴陽燭辱猶有承平權奸之勢故江左卒為所覆至於閩粵而政府輕於庶官矣片言合旨立執化樞節鉞邊帥皆予閹銜雖起三三遺老欲

碌碌尸位望不稱職事不可遺故列一傳

一明世宗友畿百萬殲於賊者十之九焉其散處他方義旅相與推戴於是知列聖德澤在人念其苗裔猶祖宗也惜乎譎劣之材不足以勝弱器隨起隨仆比之聖公盆子猶或下焉被其毒者至儕之盜賊嗚乎夫豈非天潢之友流也歟仇在君親禍及宗社批戈之志孰得議之雖其無成亦足悲矣而兵火之餘無從掇拾之者謀略不具始末不完聊志梗概存其間托抑義者爾

一鄭芝龍受明厚恩而不終成功以子叛父是何足誌乎曰凡為傳者豈其人是為亦以徵國事而閩之立國惟鄭是依國事取決於芝龍而負恩喪國計其罪合入叛逆之伍成功痛父之不忠矣矢心圖報奉身朔不敢有二迨至身亡猶以紀年竊附仍稱天復之義明之世勲宗戚矣夫將相大臣受累朝厚惠者未有效忠若是者也事雖不成君子深悲其志焉或曰其拒魯王而不納非欲自專恣乎曰否魯與閩固不協也兩相誚矣閩亡而

奉魯思文有志不啻愠地下平附粵以明臣服之心
魯以存故主之感此其英雄智略也然則何以不入粵
曰地兩隔也此有土焉勢不得舍之以奉粵也今舍而
奉粵則亦壬寅一俘囚耳安能岷嶺島中延明歷二十
餘年哉故以其父子祖孫自為一傳如五代吳越世家
例為忠為叛讀者評之

或曰逸史之異於正史者正以軼事記載多耳子於軼事
往往畧之如德昌之疑非真也大悲童氏之獄暗昧不

明也非賞明辨之者歟永明見祭而神告以貞符入蕭
兩木偶起立非受命文貞乎瞿留守之松山預定也非
管郭之流歟若是者不可^枝按舉而子俱不載何也曰德
昌^昌易之事無從辨也辨之而益^益疑刪之而論定矣永明之
夢松山之數近於穢祥君子不道也此編外史也不敢
恃乎史體若瑣瑣是述疵累筆端故畧之而人且
以正史目之矣

明至定陵不獨朝事墮弛士大夫學術亦濟此其時絕

通經學古之士馴至啓禎半白叟耳黔史載懷宗問閣
臣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謂也諸臣莫能對首輔徐忝曰
客臣等至閣會議具奏內侍皆掩口而笑嗚乎以不學
之人微倖得第平章軍國重事以及及寇盜交訌之會欲
不亡得乎明史自開國至嘉隆儘多佳傳即少事筵亦
簡潔有體萬歷以後冗蕪矣以前此纂述名手誌傳而
後之所本者不堪矣取正史所遺而傳聞甚的者纂為
一編名曰吾微錄南渡朝事入此編者亦附載焉稱為

論斷竊做中壘說苑之例他日南歸資田園之笑喙且
以誇示兒曹曰此十餘年遊學錦囊也

南疆逸史

目錄

紀略卷一

聖安帝

紀略卷二

恩文帝

紀略卷三

永歷帝

紀略卷四

魯王監國

列傳卷一

史可法

列傳卷二

應廷吉 高宏圖 姜曰廣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卷三

張慎言 徐石麒 張有譽

解學龍 呂天器 高 傳

列傳卷四

劉宗周 黃道周 左懋第

列傳卷五

袁繼威 黃得功 高 傑

劉良佐 劉澤清 孫傳庭

周 鏞

列傳卷六

周 鍾 雷縉祚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允 龔廷祥

列傳卷七

陳于階 凌 駟 何 剛

祁彪佳 陳潛夫 王瑞旃

徐 汧 華允誠 錫廷樞

劉 曙 陸 培 王道焜

葉何榮

列傳卷八

金 聲 夏允彝 陳子龍

沈廷揚 熊開元 章正宸

李 清

列傳卷九

李模 喬可勝 金堡

張國維 朱大典 孫嘉績

列傳卷十

沈宸荃 陳函輝 余煌

高岱 景汝恒 董守諭

王中正 沈履祥 林望 汝翁南

劉中添 朱繼祚 張肯堂

列傳卷十一

吳鍾巒 朱永佑 李向中

朱養時 林瑛 張名揚等附

列傳卷十二

熊汝霖 錢肅業 張煌言

任民育 曲從直 王纘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楊振熙

鄭為虹 黃大鵬 王士和

王景亮 胡上琛 梁于溪

王域 劉允浩 夏萬亨

高飛聲 李翔 涂伯昌

涂世名 黃克善 吳錫玉

列傳卷十三

彭永春 徐可行 成 啟

張 耀 曾 蓋 王 運 開

劉成標 焦潤生 曾異撰

陳大奇 徐道興 那 嵩

龍吉兆 侯炯曾 黃淳耀

張錫眉 龔用圖 夏雲蛟

沈猶龍 李待問 章 簡

陸永明 徐念祖 傅凝之

列傳卷十四

王佐才 朱集潢 陶 琰

陳大任

王 淳 王 湛 徐守真

關應元 湛弱科 戚 動

馮厚敦 黃毓祺 徐 超

侯承祖 邱祖德 麻三衡

吳漢超 吳應箕 龐昌胤

盧象觀 方 明 葛 麟

碩果

列傳卷十五

陸世鑰

吳易

孫兆奎

李總兵

任源達

吳福之

徐安遠

金有鑑

徐昌明

謝琢

趙初浣

司石磐

繆鼎吉

馮宏圖

周損

周宗彛

俞元良

姚志卓

王翊

王江

趙立言

列傳卷十六

鄧思銘

楊應和

楊居久

胡夢泰

詹北恒

周定仍

萬文英

陳泰來

曹應亨

余應桂

胡定海

彭錕

揭重熙

傅鼎銓

李虞夔

孫守法

吳子騏

劉瑄

楊元瀛

譚先哲

石聲和

碩人龍

屠上

金世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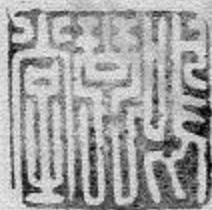
何思
解
余繼善
耿希哲
冷陽春
夏祖訓

南疆逸史

紀略卷一

聖安帝

聖安帝神宗之孫福恭王長子也諱由崧母鄒氏初封德昌王建封世子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遇害世子出走懷慶十六年七月朔封福王懷宗手釋宮中玉帶命中使賜之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凶聞至南京其時南京恭犖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等之書
即勸王在浦口南二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潞王以避賊至淮上潞王諱常洵穆宗之後也有賢名大臣意多在潞王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馬士英遣書南京言福王倫序當立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南京戶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註右副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姜曰廣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贊周考集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署議吏科給事中李沾厲

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將士英握兵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進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且畏之不敢違於是以前福王告廟乙酉宏基等迎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馬自三山門外至孝陵從臣請從東門御路入王遜避自西門入至享殿祭告畢次謁懿文太子陵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驛內守備府已丑群臣勸一辭讓避景皇帝故事監國是日大

日曆

清攝政王入北京和三日庚寅王告天禮并啟百官行四拜禮

魏國公徐宏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行四拜禮乃退大

赦其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并各項錢

糧十四年以前是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為吏部尚

書壬辰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宏圖為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并入閣解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

士兵部尚書總督應陽如故發銀一萬兩遣職方郎中萬

元吉九善往犒得功等軍癸巳為大行皇帝發喪哭臨申午以



姜曰廣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前禮部尚書王鐸為

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拜改禮部左侍郎入直以

工部右侍郎周堪廢為戶部尚書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宗周復官乙未遣河南道御史祁豸佳等安撫江南可

法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叅贊等衙定京營及府衛官兵

軍校事宜又請分江北為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

高傑四人分之統傑駐徐州經理河北河南關歸等處招

討事良佐駐壽州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澤清駐淮

南疆紀略

安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得功駐廬州經理各路後勒事
各有分地軍民聽統轄有司聽節制營衛修葺舊伍墾荒
蕪採山澤招商稅以供軍資每鎮額兵^兵三萬人歲供本色
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罷鳳
陽總兵官改副將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臣協
理並從之內申馬士英^辭兵入朝戊戌群臣勸進牋三上
王許之禮部請祀地祇命俟祭天一併舉行已亥修奉先
殿撫寧侯朱國弼請裁漕鎮役之辛丑召兵部尚書張國

維回部協理京營戎政名前刑部尚書徐石麒為都察院
右都御史壬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宏光以明年為元
年賜文武官一級存問在籍大臣起廢滯宥罪過其北地
文武官員義不從賊在南者一體試用宏光元年稅銀免
十分之一江北湖廣四川^皆免馬^馬廬九德為司理^禮監兼筆
太監提督京營癸卯馬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禮部右
侍郎顧錫疇為禮部尚書分應天蘇松為二巡撫甲辰忻
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進封黃得功靖南侯左良玉

寧南侯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乙
已禁北來逃官入京丁未史可法督師於揚州給銀二十
萬兩諭叅將王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家寨李自成差偽
將軍董學禮等率兵南下至宿遷已酉總督漕運巡撫鳳
陽等處地方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敗之擒其偽防
禦使武懷張慎言等戍藉大學士吳甦命召之庚戌劉孔
昭等詳慎言於朝慎言乞罷上兩解之宏圖曰廣各上疏
乞罷不許命御史周一敬護送潞王駐杭州設勇衛營以

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壬子進魏國公徐宏基左桂國
餘侯伯各加一級歲加祿米五十石賜韓贊周廕弟姪二
人盧九德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各賜蟒衣及銀癸丑遣
史可法祭告鳳陵泗陵左良玉祭告顯陵己卯封平西伯
吳三桂薊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饋之聞
其敗賊也六月壬戌上大行皇帝謚曰紹天澤道剛明恪
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大行皇后謚曰
孝節貞肅淵恭莊懿奉天靖聖烈皇后甲午程註致仕丙

寅慎言致仕馬士英荐進案前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命
予冠帶召見廷臣文章初奏不省宏圖曰廣各疏求去不
許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朝劾奏士英十可斬上令士英
避位士英因內侍乞留乃止壬申士英劾從逆諸臣光時
亨項煜周鍾等命逮治先是周王薨於淮安舟中命于安
吉荐豐擇地卜葬丙子召大器引疾致仕丁丑張獻忠陷
重慶府瑞王遇害戊寅封福府千戶常應俊襄城伯庚辰
以徐石麒為吏部尚書壬部尚書何應瑞為工部尚書壬

午巡按淮安御史王變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是日
鎮江兵變焚民居數百家乙酉命薦舉人材授西北破
州縣停止勸餉事例秋七月丙戌朔命魯王駐台州添設
兵部侍郎二員戊子追尊皇王考福恭王曰自統肅哲聖敬
仁毅恭皇帝皇妣姚氏曰睿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
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
后選上母太妃郭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謚先妃黃
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烈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

明貞潔皇后追復懿文太子廟號曰愍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帝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湯武克純薦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曰孝慈溫節貞睿肅烈哀天弼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頌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潤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己丑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兵部職方司

郎中馬紹愷為太僕寺少卿加總兵官陳洪範太子太傅偕往北京給銀三萬兩為山陵道里費中貴以六科員缺令將中行評博推知等官俱減俸行取乙未定京營制為五軍神機神樞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癸卯命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甲辰建封開國功臣故穎國公傅友德廉江王賜謚曰武靖宋國公馮勝寧陵王謚曰武壯己酉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宏圖封還詔書爭之不聽辛亥釋高牆罪宗室唐聿隸

等三百餘人時群臣分^分紂^紂日甚壬子諭曰朕遭百六
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群衆挺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
同之日甚先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沅天不降康咎豈在上
爾諸臣當鑒於前車精白乃心臣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
矛轉與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祖宗成憲不
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閣銜尚書兼大學士八
月丙辰^初日有食之癸亥勅左良玉兼提督官開藩武昌
甲子張獻忠^自成都府蜀王遇害乙丑上曰川陝道遠職

官多缺吏部^選擇賢才堪任監司府州縣者與巡按御史
米壽^閣才^錄用以後凡^破險遠地方^進此^戊辰
皇太后自儀鳳門入宮遣靈壁侯湯國祚告於南郊命惠
王駐廣信府癸酉命修西宮之西園第一所為皇太后宮
乙亥命吏部察廢籍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
者考選二三千名咨發督輔軍前以補地方缺官丁丑封
皇太后^第千戶鄒存^為大興伯贈吳三桂父故總兵官
吳勳遼國公母祖氏^遼別夫^入庚辰命選淑女辛巳賜北

京死節諸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二人贈謚祭葬有差
建祠鷄鳴山賜額旌忠壬午以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王應熊起用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等
處為辨蜀寇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仍給銀三萬兩癸未封
鄭芝龍為南安伯命停文武官荐舉禁非言官而王^上既若
乙酉中旨以阮大鍼為兵部右侍郎巡閱江防是月靖將
揚萬與下濟寧九月辛卯裁各布政使右布政癸巳曰廣
致任甲午京司致任己亥三法司奏定從逆六等定例大

逆凌海^陸處死凡五條凡從逆攻陷京師及為賊斃宗社易
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為賊草偽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
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偽官為之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
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翰林科道部屬等官
為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未犯不歸歸而又逃者收
繫其妻子籍沒其資產斬決不貸時凡三條凡四品京堂
及翰林科道受賊偽命居要地比原職如宗者凡方面分
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

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避者凡內外衙門
官但受偽命者凡職在巡方遇變而逃及布按三司分巡
分守知府等官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固仍受偽
官者凡受偽官為賊疎棄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營屯管河
推門司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凡二條凡內閣
重臣及部院等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即不從賊
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偽職復自疎遠見賊未敢脫身而逃
者以上斬絞凡及遠成共十一則如各犯認罪自投擬減

本罪一等如逃但匿形蓄謀巨測議本罪加一等仍收繫
其親屬徒凡二條凡候考候選即無官守即未受偽官仍
浮沉賊中賊奔巧遂者凡遇賊變為賊脅留未受偽官者
杖凡一條凡初為賊所拘未受偽官乘間先歸者上日北
卻命喪帝后并遐蒼戰死緩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
心降賊為之指斥先帝規并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所
奏既已會議允當並先奪職其絞罪以上法司行撰按官
逮至京訊之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即訊具奏其有身雖

陷賊而能改圖為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為
我內應克立大功或為我內間効忠本朝者仍從優陞賞
不用此例士英請令童生輸銀免府縣考二試乙巳給河
南巡撫越其杰銀十五萬兩令募兵屯田追賜國初諸臣
陶安等先朝諫死諸臣蔣斂等謚命鄉官典監生齊民較
因多寡一體當差不許擅立官戶丁未上皇考陵名曰熙
陵庚戌命法司逮閻呂大器前巡按御史左光先俱不至
開納助工等例辛亥停宗室換授主子命刑部逮問黃澍

亦不至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聚劾授外職特旨留
之二人既攻徐石麒甲寅石麒致仕是月高傑率兵赴鎮
冬十月丁巳太常寺少卿李沾為左都御史庚申高宏圖
致仕甲子遺司禮監太監孫元德察確直隸浙江福建金
華歲收緞價九庫一應錢糧仍督兩江漕糧監課洋稅并
一切修練儲備事宜賜北京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贈
謚祭葬廕有差丙寅命於杭州選淑女壬申中旨以吏部
右侍郎張捷為吏部尚書癸酉追復代宗生母賢妃吳氏

上謚曰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賜聖皇太后惠宗長子
文燧曰恭愍皇太子弟允通為吳悼王允堅為衡愍王允
熙為涂哀王追封惠宗子文燾為原懷王並附祀孝康陵
復江都宜都南平等四郡主為公主眈睿于禮為駙馬都
尉丙子命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祀天地於南郊士英讀令
戶部給直省印單凡贖鍰自杖以上俱註單內解部充餉
其不入單內者以職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
為刑部尚書戊寅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決

因癸未鑄宏光通寶錢是月漳州賊破雲霄城據之官兵
討之賊走大浦十一月戊子西宮成賜名慈禧殿續封節
文亮為定遠侯庚寅命開屯海中玉環等山辛卯令生員
納銀充貢總兵官邱嘉有罪下獄死癸巳命遼王駐台州
寧海縣乙未夜瑞門外火大清兵入宿遷破海州庚戌以
某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掛鎮北將軍印鎮
守開封辛亥監下江軍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聰請於金
山圖山築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蘓京官駐廟灣聯

河上自五月不雨至是月十二月乙卯朔命荆王駐九江
府丁巳進封劉澤澤為東平侯禁巡按御史不許拿訪庚
申賜建文元節諸臣贈謚辛酉以湖廣巡撫何騰蛟總督
川廣雲貴等處軍務兼督糧餉等理恆勳丙寅改上孝宗
后張氏謚曰孝誠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大閩
宗軍命士英代己已陳洪範執使遂左懋第不屈被執通
政司楊維垣讀重刊三朝要典命禮部訪求一部送入史
館又奏逆案多狂命吏部察明分別復職起周有狂僧大

悲聖京自稱王下鎮撫司鞠說癸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
諭德韓四維官工科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別衙門用甲
戌遣士英視牲乙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開屯法
山大瞿茅山下丑諭吏部自天啟以前諸臣有勞績者察
明贈官不得與廢三法司奏解學龍等議從賊諸臣獄上
以諸臣擬罪太輕命再議開納文武職官誥命事例大清
兵自孟縣渡河總兵李際遇迎降命高傑屯歸德以備之
徐宏基卒戊寅高傑自徐州進兵辛巳罷南郊改於明年

至壬午以應天府府丞瞿式耜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馬士英請權醮從之

宏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以六、其、享、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癸巳命得功良佐率師進屯潁亳二人受命不行興平伯高傑率軍至惟寧乙未許定國伏兵誘高傑於城中殺之叛降於清戊戌禁宗室入京朝見壬寅命在京諸臣自陳癸卯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命載監紀及將兵官乙巳奪解學

龍職丙午召左都御史唐世濟復官管右都御史事加高傑監軍兵科給事中衛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鎮將兵馬兼理本鎮沅地經畧開歸防勅軍務是月大清兵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二月甲寅朔命於嘉興紹興二府選淑女已未阮大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防事務以工部右侍郎高倬為刑部尚書言人有上書言開化德興玉山之間有雲霧山為先朝封禁開之可以助國命太監李國輔會同撫按往勘視辛酉命五府

示明勲臣世系方許保遼威臣不許濫請世襲終亦續封
顧其謙為鎮遠侯甲子謚皇太子曰猷愍定王曰哀永王
曰悼乙丑命於蘇州織造大婚冠服丁卯顧錫嘏龍廢方
孝孺裔孫樹節為翰林院五經博遺太監高啟潛安撫興
平管將士甲戌進蔡奕琛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乙亥
追封皇弟曰槩為穎王謚曰沖禮部請朝日命俟南郊禮
成行之丙子更上先帝廟號曰毅宗趙之龍奏思非美謚
改封慈煥為宗王命駐福州府己卯改鑄南京各衙門印

去南京二字癸未大悲棄市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
皇太子自北來遼內臣蹤跡至杭州得之三月甲申朔至
京駐輿善寺遣太監李承芳盧九德等審視遠報桓五鼓
移至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馮可京邸舍乙酉上御武英殿
命府部九卿科道及前東宮講官中允劉正宗等瀟灑少
詹事方拱乾等審視大子問卷多不符太學士王崑崙為
假以之自稱為王之明改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奏上丙戌
丁中城兵馬司獄以戌籍錢謙益為禮部尚書丁未復故

以師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謚戍子命太監喬山總理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壬辰命百官會審王之明於午門外上貴妃童氏在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從送至京上以為假下錦衣衛獄并逮訊潛夫癸巳遙祭諸陵戍戌三法司以王之明獄上命再嚴究往來蹤跡及主使之入先是太子之至也都人皆喜以為上未有子且以為嗣至是人情益溷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賊害太子黃得功二疏乞保留上乃命養之獄中勿遂加刑劉良佐上

疏并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為群臣所欺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群疑然而流言日甚己亥上懿安皇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更上皇考謚曰孝皇帝壬寅先帝忌辰上於宮中舉哀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遙祭乙巳大清兵從河南、兵王之綱走宿丹是日入歸德府巡按御史凌駟死之丙午罷安慶巡撫已酉贈高傑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壬子加高傑部將李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與坦伯標

丁兵馬夏四月丙辰左良玉反陷九江府尋死其子夢庚
自稱留後丁巳追恤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人並復原
官仍各廢贈有差己未左兵陷永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
守長安等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
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既大賊率兵巡防江上是日戮光
時亨周鍾武懷於市周鍾雷續祚賜自盡其餘從賊諸臣
擬死罪者成慶流罪以下為民是日左兵陷安慶府大清
兵自歸德分道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總兵李成棟奔

揚州子駐封常澄為襄王命註汀州府是日都督黃斌卿
等與左兵戰於銅陵之灰河敗之明日復戰沉其船三十
艘命勞諸將銀幣乙丑大清兵入泗州丙寅渡淮河史可
法退保揚州丁卯遷淑女於元釋殿潞王在杭州上書請
辭靜一郡成長命移駐湖州府勅賜獎諭且命移魯二
正於江西廣東辛未大清兵用泗州七日城破督師史可
法死之遂屠其城戊寅追封子謙臨安伯五月壬午綏進
討得功靖國公諸將各陞廢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肇基

賫銀幣往勞丁亥封鄭鴻達靖虜伯分蘇松常鎮為二巡
撫己丑夜大清兵自七里江渡庚寅鴻達以水師奔福建
大清兵入鎮江府初十日上避幸太平士英奉皇太后至
杭州京城瀆日夕時至太平居察院公署十二日如得功
營御舟中忻城伯趙之寵禮部尚書錢謙益送款於豫王
大清兵自丹陽趙句容十四日夜前隊至郊檀門十五日
豫王至營于郊檀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皆迎降劉
良佐率兵至上在新河降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十九日如

蕪湖二月二日良佐引大兵追帝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
功死之其將田雄張杰等奉上如大軍九月甲寅上如北
京唐王即位遙上尊號曰聖安皇帝明年五月遇害潞王
等亦見殺粵中立國上謚曰安宗簡皇帝

工部李清南渡錄曰上燕居深宮每徘徊詭歎謂諸臣無
肯為我用於聲色罕近也然讀旨少草奏未能親裁故內
奄外士相倚為奸卒歸適於上如端門捕蝦蟆此宮中舊
例雨如以穢言且謂鬻童季女死者接踵內外謹罔辨

也及國亡宮中逸出始得其真惟其為士英所扶大阿旁
落亂政亟行以淪胥於亡蓋帝仁厚有餘剛明不足論者
諸士英聽大鍼奸謀欲以三朝多典興黨人之獄上獨不
允亦可想見其為人矣

逸史曰自燕都淪喪喪生之倫莫不歔痛然大河南北蹂
躪而吳楚閩粵滇黔疆域如故也於是紫蓋渡江南都擁
立以倫以序福王為正史大司馬忠亮日月招徠耆舊奮
揚師旅時則高宏圖姜曰廣左右一人張慎言徐石麒代

為家宰張有譽顧錫疇並列為卿起劉宗周為丞相鄭誼
為大理翰林則陳子壯劉同升趙士春卿尹則侯嗣曾姚
思孝詹兆恒郭維經臺諫則馬嘉植熊汝霖章正宸陳子
龍沈宸荃游有倫喬可聘郭貞一邵曹則夏允彝吳嘉胤
黃端何剛錢旂群賢濟濟布在殿廷方將校也萃閣六師
和強鄰剪仇寇衆庶喁喁想望中興即未能翫起雲蔚迄
復大物而滔滔南國畫墮自守猶未失為晉唐宋高也無
何而貴陽煽虐盜竄東約外運強帥以起抓群斥逐負賢

引用匪類寵賂既彰紀綱大壞史公奔走淮江綢繆內壞
猶曰不足久之忠貞數巖築驚蜂心援指北旗電掃河洛
而變主杯酒自相屠滅卒致劍戈天不延祚可憐見矣
夫朝昏日甚豕童告衆萃於清流而托名皇肩王即故智
適符其會于是不逞之徒借清君側晉陽之甲羽檄四馳
乃望淮左以適江防使敵得蹈虛東陳長江飛渡君臣與
觀嗚呼悲夫究其始終以人為異哀易稱否泰君子小人
之消長而已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南疆逸史

紀略卷二

思文帝

思文皇帝諱聿健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也其先唐定王
高帝第二十二子封於南陽父義唐世子建封裕王母毛
氏帝生十二歲祖端王感於嬖妾因世子承奉所帝亦從
之有大志好讀書雖處患難而四志氣不挫年二十八歲尚
未請名世子為其弟壽死端王諱一將傳國於次子分



道陳奇喻入吊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且露則法重王懼始為帝請各立為世孫崇禎五年端王薨龍主位年三十一矣選妃曾氏謚生曾文彥女七年流寇入河南南陽當其衝城卑薄王揮千金謀修築知府陳俊豪勿授工王上言詔逮俊豪下獄王乃援路王事請增兵三千人設叅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人年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言巨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涿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御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因旣以全軍

見遂懷宗報之曰南陽番軍班直祖制已以朕不敢變時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王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願勿反知將以為諸侯王尚氣時異同而已子壯尋下獄眾口惜于壯者輒以尤王王亦薄公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劫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頗多與群臣相抵牾懷宗意亦不知善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興止之不聽

切責也

王三人乃返國十一日下

廢為庶人

敕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

行王自裁不殊至鳳陽守卷奄人索賄不得敲鎖以困苦
之不勝其辱病幾殆尊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
費用之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王子氣言於淮撫路
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名入見王心猶異之王告以吏虐狀
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責吏之無狀者彼應
詔宏光登極大赦王出高墻命徙駐廣平之平樂者乙酉

五月至杭州而南都不守王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招降
者不聽時靖虜伯鄭鴻達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
都督會于杭遂奉王入關六月甲戌次浦城禮部尚書黃
道周^閩三箋勸進關六月癸未福建各官迎謁于水口驛王
出御用銀一百五十兩令有司葺行宮勿擾民丁亥至福
州監國建行在太廟社稷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
於南郊以福建^為
為天興府布政司為行殿大
赦改元隆武建

皇帝妣為皇后遙上宏光尊號

曰聖安皇帝進封靖皇帝鄭鴻達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
平虜侯其弟芝豹為伯鄭彩永勝伯並賜號奉天翊運
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黃道周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蘇觀生為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福建巡撫
張肯堂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何楷為戶
部尚書四川按察使曹學佺為禮部尚書福建巡按御史
吳春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周應期為刑部尚
書鄭誼為工部尚書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歆守正文

臣各官陞賞有差自道周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得際
黃景昉未繼祚林欲揖姜曰廣吳牲高宏圖路振飛曾櫻
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碩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
遷授至旨數人而已其後以林增杰李元春同入閣辦事
上性素儉少遭患難既即大位慨然以復仇雪恥為務布
衣蔬食不御酒食因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
設器用磁錫懺嗟之皆布帛絕去錦繡後宮無嬪妃御
執事者三十人而已中宮懿旨選女厨十人上聞之以為

擾民不許勤勤於聽政批閱奉奏丙夜不休上書陳言軍國大事者輒以手詔答之重風仰善文學收召名士不次擢用其志欲大有為于天下而既於時勢是時浙西已降附浙東奉魯王監國而大清兵方在江楚揚廷麟萬元吉等以義師往來捍禦皆加閣部督師御以寵之李自成為九江山民所誅楚督何騰蛟取降其黨李錦等皆加總兵官賜名忠貞營為御營先鋒而內制於鄭氏不能出閩與之相應援也初上優禮鄭氏以閩事屬之芝龍有長子森入

見王奇其表賜姓名曰朱成功命提督禁旅照駙馬都尉體統行事芝龍議戰守事宜自仙露仙露閩外當守者一有餘處守兵戰兵略計二十萬合閩粵餉不交一年仍請於西稅牙一石豫借銀一兩遣侍郎科道徵發吏部主事王兆熊兼御史督義餉迫急不輸者榜其門不義于是閩里騷然矣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將餉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舊請開戶例從之設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之而罷上

以盜賊之興皆由貪吏故以高皇帝之法懲之建陽知縣沈塚以貪酷被劾求救誅之輔臣申救不聽上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致位首輔上黃道周以祖制武職無班文臣右者爭之終先道周芝龍快快不悅道周仍自請出關統一戎旅以圖恢復上許之請兵請餉芝龍皆不應僅給羸卒千人費一月餉七月辛未道周率以行八月乙酉頒祖訓五十七條本於閣部科道大學士林欽揖率諸臣表謝庚寅命肅酋伯黃斌卿出鎮舟山命吳江諸生孫文中

賚手勅召淮撫路振飛錄舊恩也壬辰冊曾妃為皇后贈后父曾文考為吉水伯癸巳命婦朝后于太和殿邵武知府吳文燁推官朱健以敵未至先棄城逃下獄行保甲法於天吳府之錦衣衛軍制設中前後五所每軍百戶曰一威所八威名曰禁軍時兵事皆掌於鄭氏而芝龍殊無意出關上屢諷之則以餉乏為辭江楚之迎駕者踴躍至上以芝龍不足恃欲以芝倚何騰蛟會前知州金堡朝於行在勸上親征上大喜澤堡兵科給事中於是決計自贛入

楚甲子類於上帝乙未禋於太廟丙申禡於社稷丁酉大
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
西駕幸西郊行授儀禮先期為壇設先帝高皇帝位上御
翼善冠詣壇所百官陪位武臣戎服聽事上皮弁升壇拜
謁上於神位西南面御先鋒北面跪兵部授鉞上東向揖
之賜鉞光祿寺授爵御先鋒跪爵上誠勞畢謝恩出率將
士跪壇下上甲冑誓師乃鳴金鼓揚旌而出當授鉞時風
雨晦冥大風起壇上燭皆滅神位仆鴻逵出城馬蹶踏地

識者以為不祥靖江王亨嘉僭位於桂林九月兩廣總督
丁魁楚遣總兵陳拜傳擒之封魁楚平越伯十月遣兵科
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魯王不受詔自是與浙東相左
惟方國宗朱大典二人中立受職焉十一月上下詔親征
以唐王聿劍鄧王鼎器監國大學士曾櫻協同芝龍留守
以吳震文為隨征兵部侍郎王觀光為隨征戶部侍郎皆
兼吏戶禮三部事張家玉陳履貞為隨征兵部侍郎皆
禮三科事命曹學佺修懷宗寔錄設蘭臺館以處之十一

月甲申上戎服登舟大學士何吾驎等隨行舟次于江百姓壺漿迎者沿道皆舂以銀牌壬寅道周之師潰於發源被執

丙戌隆武二年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百官皆戴罪從征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馬士英叩闕求入朝上數其罪諭守關官兵勿納士英七疏自理終不許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維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維才光祿寺少卿手敕謂朕無子三為皇太姪同心

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敗沛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江防將士清源散給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使之也以蘇觀生兼吏兵二部尚書行在文淵殿大學士出為經略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上親征於殿門賜銀印曰璽奉南北山陵安集軍民文武官召見泉州布衣蔡鼎授為軍師二月詔寬逆案之禁上曰北京陷於東林南都亡於魏黨厥罪維均今中興之初嘉予維新其附黨者臣概予洗滌以收

後效擢塔屑錫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下交大雨雹閩所
無也廣西有僧自稱宏光上召九卿科道議將請迎廷臣
曰即真宏光甫經失國有專奉而無迎請已而有司審知
其偽也下獄誅亨嘉停至福京下諸王議廢為庶人以殉
死誅其臣碩奕吳之琮楊國威張龍異等三月戊申朔督
師大學士黃道周殉節于南京上聞慟哭撤朝贈文明伯
上將出汀洲入贛芝龍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
得行芝龍因具表請回天興上不得已駐蹕延平辛未吉

安破鄭彩棄廣信奔入閩未幾撫州亦破初汀部間有大
帽山峒蠻最強屢征不服永寧王誘之出降以與大清兵
戰屢捷遂復撫州大清兵圍之鄭彩屯廣信府永寧王請
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
彩軍潰撫州遂破永寧王死之峒蠻亦散報至行在大震
上削彩職戴罪圖功廷麟元吉退守贛州大清兵走攻之
四月五日萬壽節不受朝賀命禮吉退復建文年號立忠
臣方孝孺祠五月琉球國八貢廷試貢生取萬荆等十二

人命為萃士照廢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陞湖廣監軍道
章曠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魯監國使陳謙奉命入闕
以駐衢州時兩端自六魯已封靖夷侯欲以邀封上台入
闕御史棧邦芑劾之遂下獄將殺之芝龍與謙有旧亟入
朝請以官贖謙死上故留芝龍久語而促行則芝龍出已
死矣芝龍厚發之由是益懷異志加吏部尚書郭維經六
省督師銜募兵援贛六月福京鄉試上命廣額七十名流
寓者皆入試以編修劉以修閱肅為主考取葉瑣等一百

七十五名士子多以賄進乃命覆議落四名建同考推官
王三俊下獄追贓一萬兩浙東師潰魯王毓海鴻蓬逃歸
涌城事聞上奪其封爵七月元子生大赦加恩從龍諸臣
悉進爵御史錢邦芑言浙東新破唇亡齒寒亦與同仇之
日非覃恩受賞時也不報已已上御門內侍奉小匣置御
前上諭群臣曰朕本無利天下心以勲輔擁戴不得已勉
徇群情浣衣糲食有何人君之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
意諸臣已變初志昨巡閱之使得尔等出闕迎降書一百

餘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也命錦衣衛焚之午門前爾諸臣其有名者當洗心滌慮否則亦竭節奉公不渝終始是所望也上長身豐顙聲如洪鐘問者悚息上銳志出穎而楚龍百計阻之欲留上以自重改而曰陰通款於洪承疇盡撤閔隘水陸之兵大清兵既破浙東長駟而前如入無人之境何騰蛟遣却未思以鎭騎五千迎駕滄至韶州而大清兵已入衡州八月乙未抵闕上即日如汀洲庚子入城辛丑有千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闕門納之勦追

騎也從者送散遂執工與曾后去后至九龍潭投水上遇害於福京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或曰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釗江西代死者為張致遠上是未死其從亡之臣賴垓熊緯其後來成功屯兵鼓浪嶼有忠貞堂存問諸臣者亦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永歷十一年上謚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
迺史曰帝英才大略在藩服之時也思有所施為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躬行節儉以裕兵食

性喜文辭手撰三詔御製祖訓從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
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聽納諫說
拔錢邦芑金堡於下僚置之言路欲其有所開陳章奏朝
至夕發或送后伐批后亦讀書通明識治體上嘗與之決
事為念舊恩不遺纖微於從龍諸臣恩澤尤渥不可謂非
天生之令生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自
為張大無人君之度此以成敗論也夫鄭氏起盜賊目無
君上擬有全閭富貴已盈始顧亦不及此也而欲責以鞠

躬盡瘁經營天下難矣帝之托於鄭氏所謂奈則寡人而
已其二三心膂之臣所藉以不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者
皆儒雅可觀將畧未優又束縛其手足不能一展所長悲
夫悲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雖有忠義如之何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學之方

三

南疆返史

紀略卷三

永歷帝

帝諱由柳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常瀛李貴妃出
萬歷二十九年封天啟七年就國衡州衡在江湖之表地
僻遠崇禎九年封為永明王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桂王
由永州入粵西上被執繫道征蠻將軍楊國威遣部將
焦璉率兵至負王渡河得免明年桂王薨于蒼梧遂葬焉



統興陵長子安仁王由授襲封未幾亦薨丙戌春思文帝遣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冊王為桂王居肇慶府秋九月福京不守兩廣督丁魁楚廣西撫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故大臣呂大器李永茂等議所立先是思文帝常語群臣曰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係朕無子後當屬_諸乃共推_永宋明王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遂以十月壬辰監國肇慶祭告天地宗廟加魁楚東閣大學士進式耜吏部左侍

郎東閣大學士攝尚書事永茂_心冬制化澄等皆建爵甲辰湖廣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巡撫兵部右侍郎堵胤錫等上表勸進優詔各之司禮監王坤至自汀洲知隆武帝已殂群臣請即大位是月四日大清兵破贛州丁魁楚聞敗倉卒奉監國走梧州故大學士蘇觀生遺書_{魁楚}欲預擁戴魁楚拒之觀生乃自南韶遷師十一月癸卯朔立唐王弟聿_命鏐於廣州故元紹武_永以興肇慶相拒甲寅王遂肇慶庚申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歷永元年追尊皇考曰端皇

帝尊繼母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生母馬氏為皇太妃册妃王氏為皇后上隆武帝尊號曰思文皇帝大赦封太后弟王國璽武靖伯皇后父王略長州伯太妃姪馬九功鎮遠伯使給事中彭耀宣諭廣州觀生殺之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討之戰於三水唐王兵敗十二月甲戌復戰於海口佳鼎敗殲肇慶大震復以王以澄為兵部侍郎往督師趙李永茂為大學士未幾亦罷去十二月大清遣巡撫終養甲總兵李成棟由福建趨潮惠

俱下之下交潛師襲廣州執聿傑若生自縊聿錫與周益遼等二十四王俱及于難輒至肇慶聖武報請守峽口司礼監王坤難之乃以朱浩澗為兩廣總督守肇慶上出幸梧州是月大清兵取川北張獻忠伏誅

丁亥永歷元年春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李分兵徇南詔自率率兵肇慶朱治澗走肇慶降上由梧州走平樂丁丑楚馳入岑溪縣守險王化澄走潯州成棟別遣將楊大福張月等下高雷廉三府癸亥上入桂林欲幸楚遣使湖

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並趣其兵入衛乙丑梧州
破廣西巡撫曹煒降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起兵于高明原
任兵部右侍郎張家玉起兵于東莞徵四川吏部尚書文
安之雲南吏部侍郎王錫衮入閣不至乃以翰林學士方
以智為東閣大學士入直未幾為僧去錫衮尋為沙定洲
所殺是時獻忠部將孫可望等由川貴入雲南魁楚為逆
騎所及降成棟殺之于騰江平樂亦不守桂林聞聲大恐
會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即赴之二月丙戌上幸全州

懼式耜諫不聽因自請保桂林以式耜兼吏兵工部尚
書督師留守以總兵靳興伯焦璉兵隸麾下封劉承胤安
國公馬吉祥郭永吳巖雲從等皆為伯以禮部尚書吳炳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承胤以三千人援桂林自奉
上歸武岡三月癸亥上至武岡改為奉天府以詆府為行
宮大清兵攻桂林焦璉擊卻之是時長沙常德俱失何騰
蛟與郝永忠等逃保衡州張光壁走寶慶塔盾錫走永寧
衛忠貞營李赤心等攻荊州不克潰入歸巫西江間馬進

忠王有才等遁五溪山中武岡堯在寶慶西依承肩以為
堂承肩遂專恣六月庚午朔何騰蛟朝行在上慰勞再三
賜金幣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鎮秋七月甲辰率舟
師圍廣州不克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州未至衡州已破
永忠等南走騰蛟退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于軍八月
己巳朔以戶部侍郎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壬午大清兵
破寶慶劉承肩拒戰敗績遂降為吉祥等奉上及西宮斬
關出夜走靖州商邱伯侯性將兵入衛由通道縣入蠻境

出古泥以達柳州大學士吳炳扈從不及死之九月李成
棟破清遠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被執不屈見害冬十月土
司單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柳州大掠矢及上舟
丁丑上南走象州兵部尚書張家玉兵敗死之時大清已
定湖南入黎平永州亦破却永忠盧鼎等俱入桂林何騰
蛟與嚴起恒隨至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餉諸鎮俾自為
兵式耜以督焦璉兵從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賓州
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既定屢請上入桂林十一月丁

酉朔上回桂林式耜與起恒王化澄並入直騰蛟督師出
分州大清兵破高州大學士陳子壯被執不屈磔死

戊子永曆二年春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四川巡按御史
錢邦芑疏報四川全省恢復九州一百三十餘縣上視朝
受賀封王祥等為侯伯陞邦芑右僉都御史癸亥江西提
督金聲桓王得仁以南昌內附二月廣東總兵李成棟以
廣東內附却永忠之兵潰于興安三月入桂林大掠上夜
走南寧何騰蛟在永寧開警馳回與翟式耜同調諸鎮兵

入城守禦三月丁巳大清兵至桂林北門騰蛟等拒戰却
之清師聞江西反遂旋師擊桓使人道查佛經置密疏
其中赴南京翰致以翰林學士朱天麟為東閣大學士聞
三月丙寅朔皇子慈烜生大赦王皇后出也夏四月乙未
朔遣吏部侍郎吳貞毓商印伯侯性勅勞李成棟于廣東
封惠國公并封佟養甲襄平伯五月何騰蛟復全州壬午
六月實慶府六月甲午朔駕幸潯州封陳邦傳慶國公甲子
朔次梧州謁興陵成棟請上移駐廣東使其將羅成耀率

甲士五千迎駕翟式報請回桂林眾議肇慶監國之地居
西省中遂移居馬_正八月癸巳朔駕幸肇慶拜成棟翌明大
將軍以其子元肩為錦衣衛指揮使掌絲綸房事袁彭年
為左都御史彭年以廣東布政使與成棟密謀內附者也
朱容藩僭稱監國於夔州督師呂大器命川將李召春誅
之九月台舊輔何吾驎黃士俊入閩冬十月何騰蛟攻永
州衡州克之成棟命其子元肩以兵二千宿衛遂為禁旅
是時江西廣東俱復惟贛州為高進庫所守金聲桓使王

得仁攻之不能克命成棟率師助之比成棟至而大清兵
已抵南昌得仁遂救成棟戰不利是年南康十一月救終
養甲李赤心破清將線國安于湘潭遂復益陽湘潭湘鄉
衡山等縣堵胤錫圍長沙十二月辛丑朔封李元肩南陽
伯馬吉祥文安侯大清兵至長沙諸將潰騰蛟退保湘潭
己丑永歷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壬申朱天麟羅
大寅南昌破金聲桓王得仁皆死二月庚寅朔湘潭破馬
進忠敗走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李成棟敗于信豐渡

河墮水死事聞贈騰蛟湘中王成棟寧夏王聲桓南昌王
設壇祭之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守南雄
忠貞營之衆亦潰于茶陵由道州入身西塔肩錫以胡一
清趙印選兵守衡州一月大清兵至肩錫走道州衡永二
府俱不守四月孫可望疏請封王廷議不可可望自丁亥
春入滇據全省省稱國王以干支紀年其黨李定國等抗不
相下雲南監軍楊畏知誘之來歸許以不決武康伯胡
執恭駐思恩便且矯冊印入滇封可望為秦王而肇慶不

知也六月己丑朔塔肩錫至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
化伯使招李赤心等出楚二月封可望為平遼王賜名朝
宗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皆為公可望却不受冬十月
癸丑馬廷忠王廷才克武岡乙卯克寶慶靖州何吾驥王
化澄罷封黔鎮皮熊為黔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
也十一月辛巳督師大學士塔肩錫率于潯州贈鎮國公
十二月戊申以史館乏員上親試士取劉蒞錢東錫揚在
李來吳龍禎姚子壯涂宏猷揚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大

清兵入粵東羅成耀自南雄遁回

庚寅永歷四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己未開庠閣不
守間備禦之策無對辛酉上登舟戊辰韶川復破辛未上
西幸命戎政尚書劉遠生給事中金堡宣諭廣州諸將令
桂永和出師留馬吉祥李元肩居守庚辰上至梧州駐舟
江干內閣黃士俊以疾歸召朱天麟入直二月大兵至廣
州圍之陳邦傳高必正等東援丁亥戶部尚書吳貞毓等
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容朋黨誤國十

罪上以彭年反正有功置不問餘下錦衣獄遣戍戊戌大
清兵破武岡馬廷忠退守靖州五月必正與邦傳有隙率
所部西^四惟邦傳出屯肇慶馬寶等襲清遠敗歸李元肩
馬吉祥廷駐三水觀望不敢進而梧州都尚^志以惠州黃應
傑俱降廣州被圍日久不能救惟進封杜永和等為侯以
虛名慰勞而已六月文安之入朝命入閣辦事八月孫可
望復遣使至梧州自稱秦王且以不顧改號為請付從官
集議九月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執皮熊又使賀九儀襲

遵義二祥師敗自刎死于是張光壁馬進忠等皆歸可望
勢益強地與粵西相接矣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十一
月辛亥廣州破杜永和奔琿州甲寅桂林破留守大學士
瞿式耜總督兵部侍郎張同淑皆死之初衝永俱破胡一
清趙印選等南走粵式耜命與焦璉揚國棟等扼落江既
而全州復破洛江盡潰振至梧州乙卯上乘砲船直發比
晚從官踰琅道走陳邦傳在清遠聞廣州失刼從官于藤
江內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等俱走比流不得盡馬吉

祥李元肩退及拾南寧從官猶集飢凍無人色乃括行囊
并吉祥所獻四千金散給之胡一清趙印選率準兵駐賓
州表彭年自佛山復降于清十二月命文安之出督師經
略川秦楚豫封王先典為侯伯所謂十三家之兵也

辛卯永歷五年春正月己卯朔上在南寧二月柳州破移
駐田州三月使編修劉藩封孫可望為翼王至平越不得
入夏四月戊午皇太后王氏崩於田州五月葬於南寧揚
美山上尊謚曰孝正莊翼康聖皇后可望以不允秦封使

賀九儀張勳張明志等將兵入衡戍殺大學士嚴起恒兵部尚書楊鼎和給事中劉允珍兵霖張載述等皆主不予秦封者也於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八月贈瞿式耜吳國公張同敞江陵伯九月陳邦傳誘殺宣國公焦璉叛降於定南王上聞潯州破駕發南寧十月駕次新寧上生母馬太后徽歎曰昭聖仁壽皇太后冊慈烜為太子十二月甲辰朔大清兵破賓州庚午南寧破趙印選胡大青以敗卒同馬吉祥抵桂灘請上棄舟從陸盡焚龍舟重器而行由

^三王司安平吐雷歸順歸朝一路進發諸蠻各俱糧餉并從官夫役孫可望既受秦封乃遣其將狄三品陳國祿高文貴等以兵三千來迎并致言從官曰當駐安隆從之是時可望也據有川東江函矣

壬辰永歷六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在歸朝司留九月發戊子次廣南府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表請居安隆三月戊申上至安隆改名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宜取給馬大大清兵入四川可望守將白不廷走回

雲南定南王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大軍駐柳
州可望乃使李定國馮雙禮等圍桂林步騎八萬人劉文
秀等圍成都步騎五萬人疏聞安龍封定國西寧王文秀
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望疏也三月壬申朔建行在太
廟五月定國等進攻沅武岡皆不下疾趨廣西七月癸
酉遂克桂林定南王自焚死獲陳邦傳亦其子曾禹送貴
州伏誅杜永和以琮州化降南陽侯李元胤及其弟安肅
伯李捷捷見執不屈被殺劉文秀等陷叙州重慶大清兵

出擊大破之全軍俱沒九月定國北取衡州可望亦自至
沅州攻辰州陷之十一月辛未大清兵過定國於衡州城
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會主帥過伏殞定國待
收兵退屯武岡是年儿京藩在貴州者可望皆殺之

癸巳永歷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隆李定國自桂林
勝後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惡之使人台赴沅議事將殺
之定國辭不行徑回廣西可望自遣之大清兵進寶慶興
可望戰于花子街殺傷相當可望急退諸營遂潰大清兵

亦不廷各引遂以武慶之間為界上在安隆日益窮促間定國得廣西且與可望有隙乃與內閣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召李定國入衛定國感泣許之以身報

甲午永歷八年春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隆二月開科取士四十名以四川態渭為第一授庶吉士餘授知縣教職有差可望聞密勅召定國等三月使步將鄭國王受秀曹豐至安隆教與謀十八人恨定國益甚定國亦防可望襲之出師掠蔗雷夏五月陷高州進圍新會十二月大清兵至與尚

耿兩王合擊之敗走

乙未永歷九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隆孫可望遣兵攻常德復敗歸上在安隆塗葦陷以處日食蔬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侮挾批彈射馬直入其門告文吏乘輿殿過之不復下改稱府為安龍歲告差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月友若干皇后一口月友若干隱忍延喘息而已李定國既解新會之圍由高州退守南寧十二月可望聞其勢不振遣兵襲之

丙申永歷十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定國敗可望兵於田州率兵疾趨安龍迎帝入滇可望伯知之先使白文選至安龍促上移黔太后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見之心動因以情告曰始進行俟西府至遂以興從不集報可望陰留候定國敕曰定國至遂奉之西走雲南何望復使兵邀之定國已據曲靖時劉文秀守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即納之沐天波迎上于馬龍驛三月上入雲南居可望府中勅李定國晉王冊寶封劉文秀為蜀王白文選擊

國公餘俱為侯伯又以定國記室金維新為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龍銘為兵部侍郎加沐天波柱國少師馬吉祥復詣附定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白文選還黔慰可望可望恨甚然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然為逆也

丁酉永歷十一年春正月甲辰朔上在雲南二月甲申東宮出閣講學四月癸酉朔上暨安皇帝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思文皇帝廟號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廟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下詔大

敕五月使張虎送可望妻孥赴黔可望既無內顧七月舉兵反詔削其王爵時可望所部至衆定國兵不過數千文秀將留鎮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兵至交水其大將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皆叛之遂大敗走挈妻子赴長沙降清論功封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臣陽王馬惟興叙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餘封侯伯者十五人其黨附可望者程源鄭進等皆降級十月遣使間道赴海封鄭成功為延平王十一月追贈吳直毓等以下十八人謚廕有差遺

官騎祭立廟安隆

戊戌永歷十二年春正月戊戌狩上在雲南二月大清兵從粵楚蜀三路入黔李定國使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坡紅關諸險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四月庚寅劉文秀卒可望舊將王自奇閔有才反定國討誅之內亂平而貴州已不守矣是時蜀兵至三坡劉正國由水西奔回晦日大清克遵義其兵自鎮遠_德黔馬進忠等亦走五月蜀兵擊走楊武于開元之流水七月丙申朔命李定國為招討

大元帥賜黃鉞粵兵^抵越蜀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郡王
自北至會于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抵抵雞
公背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將四萬兵守七里關^抵越生界
次師示^抵改^抵連義以牽制蜀師十二月蜀兵出遵義由水西
趨天生福^抵入烏嶽文選懼棄七里關走回霑益泗誠洲土
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隆定國使安仁侯吳子聖禦之敗
績定國由盤江還師拒戰連敗于羅矣涼水井撒巖遂遣
回丁丑振至上發雲南

己亥永歷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上次永平縣乙未大清
兵入雲南公^抵白文武吏多迎降丙申上至永昌下詔罪
已李定國是黃鉞待罪自稱制^抵不許二月白文選敗於
至龍關初文選自霑益進及定國留之料後大清兵以二
月癸亥^抵出雲南辛未進敗正國勅于普棚丙子至大理王
龍關文選與張光翠陳勝等俱戰敗由沙木和走鎮康土
司總兵^抵呂三桂被殺永昌聞之使沐天波^抵馬吉祥等^抵時行
已卯至騰越定國伏兵潞江之高黎黃山中大清兵^抵永

昌辛巳遁潞江有洩其謀者定國乃出兵戰七日實名望
王璽皆戰死定國不能支復遁騰越聞報乘夜走入緬甸
平陽侯將崇雅邀劫資裝于道中時隨行兵尚四十人夜
疾馳趨道互相驚擾群臣妻子不相顧叛率乘機剽掠貴
人官嬪亦失去過半矣丙戌抵囊木河十里郡為緬境沐
天波入諭始啟閔猶勒後官盡素所携兵器而後入晦日
至蠻漢土官思帝迎入上司城蠻漢舊為安撫司屬永高
府自萬歷中始為緬有三月緬酋以四客舟來迎從官自

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子及總兵潘世
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餘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路
會于緬甸已酉至井豆緬人禁勿進遂止其地李定國既
敗于潞江走孟良白文選徒木邦已而文選以兵入緬緬
使人至井豆求撤立兵文選戰不勝定回益良四月初三
昇兵至蠻漢復使丁調鼎楊生芳往止之沐天波薄英王
故隆等謀乘間走之戶繼三撤亦不許五月甲子緬復以
舟迎已丑發井豆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河瓦即緬酋

所居城也戊辰陸行五六里進趨經知前陸丁者潘世榮
等被緬分給土人為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人後流入
暹羅去緬人子憐經播播以樓車馬置草屋十間緬行為
城每日兵士百餘人護之後宜各結茅散處蠻男婦自乘
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漸薄五月緬建新編命付給從官
之宦者十月戊子朔頒歷於緬定國移居孟良內有女土
官定國往擒之遂據其城十一月文選至乃與定國合軍
十一月文選移管緬寨

庚子永歷十四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赭徑三月李定國
却將賀九儀欲出降定國杖殺之其卒多潰遂雲南四月
文選移軍景綿定國遣使約會兵攻緬欲死上不得敗緬
兵於瑞年年兵從官資用盡竭有數日不舉以者上出皇帝
之寶命吉祥碎之分給人各數錢九月太白經天凡十有
五旬

辛丑永歷十五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緬甸緬發兵守隘
築木城防守甚嚴定國與緬戰于洞壩文選力之復敗緬

兵緬終不肯出上先是定國軍洞壩去緬城二十里文選
軍象腿去緬城一百十里皆緬東西境也定國密奏曰今
與緬主約送何地而諸臣在內何泄泄不以為意也文選
駕浮梁將濟師緬人斫之不克濟定國遣副將董朝用高
王允經往為得狼造舟二人棄舟降清五月緬酋以老避伍
其弟猛奔白伐立索賀禮七月復來言三月供給之勞索
報禮俱無以應而咒水之禍作是月丁丑緬人來請從官
過河盟既出以兵圍殺之自松滋王而下勳臣沐天波武

臣馬吉祥王繼恭魏豹馬雄飛王超龍藩英王自京襲勳
陳謙吳承爵安朝柱柱之信張拱極劉湘宋宗宰劉廣寅
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燾楊在鄧昌期鄧居記任國璽
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潘璜濟府廷郭璘張宗伯內監李
國泰李茂芳楊宗第楊強益李貴此猶龍周 盧 曹
等凡四十二人俱被害其未亂而先病故與過亂而自盡
及貴人王妃百官妻女之前後自殺者不可勝計惟都督
同知鄧凱以病足得免生遂為人述其狀云 殺諸人後

有馳呼而來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益忍以獻也而
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上及宮眷二十五人
入居之並進衣食八月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為所敗覆
其五舟遂與女選俱引遂十二月甲子朔大清兵至白文
選自木邦降戊申緬送上與太子至軍前明年三月丙戌
至雲南府四月戊午望日蒙難年三十八太子亦遇害太
后及后嬪俱入京帝頌頌偉幹貌似神宗而性忌繁華亦
頗似之無聲色玩好不飲酒雖不甚學而喜聞講論書義

事兩宮盡荐蒙難之日暴風雷雨晝晦士卒皆出涕焚葬
于北門外

逸史曰粵中之立國也僅矣崎嶇黔粵之間與蠻獠雜處
槍攘竄越罕有寧宇然猶支時傾側歷十五年其始也瞿
巖網繆于內何堵堵擇禦于外陳張之徒義旗雲舉輯忠貞
營教十萬之寇分疆駐守然後金玉反正于江石成棟拱
戈于身身左呂王楊沐經營滇蜀間浸浸乎盡江漢而守之
似可以有為矣然進寸退尺朝得夕失卒不得有所樹立

馬美矣命有歸強陽餘閭閻之所不庇者也自瞿何致
命而後文史偷安武將驕秦何寇盜為長城託絕域以寄
命繫賊內訌忠吏屠戮而遺燼以息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豈不諒哉



南疆逸史

紀畧卷四

魯王監國

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大清兵
陷兗州自縊王年幼被執三及不中乃舍去十七年二月
甲戌王嗣位北都之變諸王皆南下宏光元年四月命暫
駐臺州五月辛卯宏光避位六月大清兵入浙潞王亦降
閏六月乙丑九江道僉事孫 和績起兵于餘姚其明日諸

生鄭遵謙應之紹興又明日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
寧波兵部尚書張國維興陳函輝宋之溥柯夏卿等共請
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以分守署為行在如張國維宋大
典宋之溥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興鎮守金華
之溥司粟擬未幾召大學士方逢年入直宋之溥謝事起
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沾春戶部尚書王恩任禮
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尚書陳函輝禮部右
侍郎分兵列江上畫地戍守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

西興鄭遵謙守山壘孫嘉績能汝霖錢肅樂守瓜里加孫
嘉績能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
侯封王之仁募武侯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
水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日中復轉船
遂戍率以為常未幾分餉分地之議起統計浙東錢糧大
十餘萬盡歸方王二軍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征勦於
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八月
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蜀

于江上方國安嚴陣以待張

並其後裨將王

國斌趙天祥繼之大清兵追至草橋門下降武帝遣兵糾
給事中劉中濬頒詔于越不奉詔十一月進方國安荆國
公王之仁寧國公封鄭遵謙義興伯王勞軍江上駐蹕西
興築壇拜方國安命各營皆受節制馬士英與阮大鍼竄
入方營欲朝見王不許十二月王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
部尚書入東閣鑄大明通寶^錢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
申進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正隆武二年丙戌魯元年

正月己酉嗣王在紹興以柯夏卿曹維才為使奉書問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溪國柱劉澤清
標將也鮑海依王鳴謙于定海有弓箭手兵百人乃叔鳴
謙入內地行朝震恐署為勝虜將軍始追總兵陳梧取道
于嘉興涼餘姚知縣王正中遣民兵擊殺之三月丙寅懷宗
大祥王於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大清兵入錢塘王之
仁率水師起戰乘風碎其舟鄭遵謙獲鎧甲八百餘副四
月王正中率師渡海監破^清激

孫嘉績熊汝霖

東閣大學士兩督師不能軍以其共付黃宗羲王正由台
師三千人尚寶司卿宋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
吳乃武查維祖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海劄譚山將取海寧以
江上兵潰而返時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涉往返大清
兵驅馬試之不及腹六月丙子朔數十騎渡江列成驚潰
上由江門入海令保孫定伯毛倫扈王妃世子出定海
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廷年為士
阮大鍼等皆降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鍼死仙霞嶺朱大典

猶守金華不下大清兵攻破之屠其城大典自焚死自金
華陷而全關無一夫之拒矣王之出海也官平將軍張名
振棄石浦以舟師扈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飄泊外洋毛
有倫扈張妃世子為叛將張國柱叔之北去會永勝伯鄭
彩至奉王入關十月丁酉王發舟山十一月丙寅次中左
所即廈時鄭芝龍方降清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可遂匿王
而以南夷貌類王者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王
則縊死以示之芝龍北去其後王子成功起海上以中

左所為營然不欲奉王改明年為武三年于是鄭曰奉
王改次長垣

丁亥年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熊汝霖為相辛未王馮
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是鄭彩建國公
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
鶴芝平夷伯阮進蕩胡伯鶴芝復海口以參謀林藩舞終
兵趙牧守之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
日清師救海澄退入于海內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為

今五月復破有文死之鄭西二復建寧其裨將王和復卸
武初營山中取民間几泉數百張每張懸大線香數百生
黑夜順流環城而遁守者謂初兵薄城砲石不下寔明方
知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初王遂破四月海口破林藩
舞趙牧死之周鶴芝退守火燒島嶼六月攻漳州不利七
月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
敗績八月丙戌克連以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
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為東望大

學士林正亨為戶部尚書錢肅樂為兵部尚書沈宸荃為工部尚書劉沂春為右副都御史吳鍾鑾為通政使余颺為左副御史林崑為吏部給事中黃岳為吏部考功司郎中大學士劉中濂起兵福寧州其帥徐登華降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大罵而死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左侍郎林汝翦攻福清兵敗皆死之

戊子年春正月丁酉朔王在西安鎮楊狀宋繼祚攻興化

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燭故公光時御史也其守將出戰而登陣立明幟守將不敢入癸丑鄭彩毅大學士熊汝霖以兼興侯鄭遵謙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江西金聲桓遣其部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鼎有隙遂未降封忠勤伯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大清調江廣西浙之兵來救浙復府縣皆破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縣六月戊戌錢肅樂卒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己丑年春正月庚申朔王次沙理三月寧德破四月福安
破劉中添死之六月張名振^復後健眺所七月壬戌王次健
眺所闔地盡平鄭彩棄王而去名振迎之至浙從亡者大
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
兵部侍郎孫延齡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
珽^禁左副都御史主事等每日朝於水殿壬午王師圍健眺
^禁蕩胡伯阮進以接船至遂解去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
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瓠鄉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

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得旨鬱居閒請徇邊
海至奉化之鹿頸頭聚兵數千八月壬辰世子生九月
臣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十月己巳王駐蹕舟
山劉沂春遂闔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
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寅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九月周瑞周鶴芝將樓
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十月辛巳朔
已有食之

六卯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二月乙卯張名派殺王朝先大清兵會攻舟山張云祿出海口馬進賢出海門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舟山間之張名抵阮建扈王發舟山泊道頭八月辛酉大清兵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撈船一戰艦十餘艘一十人而縱之丙寅大霧大清兵志出頭門守陴者方覺阮進戰死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千餘人九月丙子城破大清兵相謂曰我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

陰涇縣舍舟山而三耳文武吏士死節者甚衆

壬辰年春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定荃兵部部行即張煌言扈正至中左所尋居金門

癸巳年春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門三月王自去監國號其後事失載焉

逸史曰當義旗初建使方王肯受約束渡錢塘而來北師不初至三吳豪傑聞聲而附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乃思慮自守蕞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不發一矢一

年之後滌地無類矣及浙酒失宮之後以海水為金湯舟
揖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
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
冠聚談通風飄絮猶未整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
之慘圖之殿壁間可以知整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疆逸史

列傳卷一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大興人其先以開國功為錦衣百戶祖應元舉人官黃平知縣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毋尹氏既孀夢文丞相入其舍已而生可法事親以孝聞崇禎戊辰成進士可法有文武材初授西安府推官能平劇盜又以鹽政監江北軍楚寇南下攻潁壽犯皇陵可法所部不及千人日馳千里救遇賊紛至少趕之



賊謀旁掠輒發兵嚴擊時有斬獲賊去下馬坐積屍上計
賊出沒及身所歷州邑破陷長吏逃死然草畢殺軍吏復
上馬馳行且戰且撫賊兵不敢逼事聞天子嘉之擢僉都
御史巡撫安地旋加兵部侍郎督漕運兼撫淮上諸軍
可法感上知益自奮勵身雜行伍間與同勞苦軍行士不
飽不先食不授衣不先御也將士皆感激戰輒有加捷數
上乃開屯田招流亡繕城郭如而而諾之以軍政于是
江淮南北屹然稱重鎮可法短小精悍面黑色兩目燦燦

有光將士見者皆隕服天子知其能凡所奏輒報可已而
賊人又破荆襄承天分兵南江入河南山東告警者
旁午至可法率師北淮岸賊望旗懾輒遁去終不敢窺淮
帝欲以可法為兵部尚書檢討江偉曰有可法淮陽以安
無可法則江南必危且留可法以係東南之望帝然之就
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机務可法入高都即按軍政京營
之有籍無兵者悉按去之營中憚其成名不敢動十七年
春賊逼京師可法檄諸鎮入援未集而京師陷莊烈帝崩

可法北高慟哭以首觸柱血流多踵發喪誓蹈清口欲長
驅死戰諸大臣及將士皆曰社稷無主宜擇長以代南都
乎可法然之是時潞王已遁江泊舟無錫初議所立謂以
親則桂而恣以賢則潞而近不知福王已在淮也鳳陽總
督馬士英先迎款于福王欲挾之以居擁戴功以書致可
法言以倫以序然曰福王諸大臣議未定士英已內結操
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約總兵良佐高傑劉澤清
等擁福王至儀徵可法不得已遂具啟迎王越三日魏國

公徐宏基等始至無敢異議者王入監國可法進
戰守大計請當素服知次發非天下以必報仇之
義王唯唯不能荅一語可法退憂形于色尋進可法東閣
大學士兼故官士英官亦知之而王以士英有建立功專
倚賴焉居二日可法謂士英曰寇深矣黃高二劉之衆未
盡為國用當立重臣開府以鎮之今日之事非可法與公
誰任之者士英唯唯可法退即合疏言江南者必江
北當酌地利設四藩以淮揚泗宜自守以徐鳳池六為進

攻之在兵馬錢糧皆聽鎮臣自便給于有司勿復為徵輸
調度之擾四藩一轄淮揚一轄徐泗一轄鳳壽一轄沂和
即以得功傑澤清良佐為之更立督師於揚州節制諸鎮
如此則諸鎮各自衛其地無不致死而受成于督師機不
滲度事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
又請定京營兵制分設營務知北京事簡精壯募義勇以
定之其營衛及錦衣鑾儀諸司兵部後當多事之日俱
宜入伍操防毋坐執鈇鉞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

以告杜機密節繁費以人心於新政有裨者也監國既即皇
帝位詔立日藩如可法議而廷臣皆皆次士英督師士英
以朝權不可以朝夕失也乃謂可法曰我馭軍寬頗擾于
民公威名著于淮上軍士皆憚服公誠能經營于外而我
居中師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曰居者守行者禦莫能
偏廢既受事敢辭難乎遂請行京師士民皆皆曰何乃奪我
史公大學士陳方策諸生皆皆經才等上疏言淮揚門戶也
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而堂奧無人可手上方倚重士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弗聽遂加可法太子太師以行可法去士英遂無所忌
俄進得功為侯傑澤清佐皆封伯自以四鎮愈尊貴自
恣漸不可制矣及張慎言薦吳甦于朝劉孔昭言其不可
路章劾慎言廷臣言孔昭武臣不宜與銓選事士英陰族
孔昭左右班攘袂相語可法歎曰黨禍起矣上疏力言甦
罪可飭文武臣當慮畏用事報聞而已可法奉詔祭告泗
陵鳳陵因上言曰臣伏見二陵之概如故佳氣鬱葱知萬
年霸長之祚方未艾也北顧神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不

能已已連歲泗鳳之間災異叠見天鼓一月數鳴地且三
震以至今春罹茲天福先帝躬祈明之質敬天法祖勤政
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曰尚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秋天
命之難謀而地靈之不足恃可見于此陛下踐祚之始祇
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
內萬井悲風千里赤地蒿萊極目雞犬無聲湯沐遺黎死
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
慎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文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
卷一

夏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當念
北諸方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當念先帝之臨淵集木
何以忽覩危亡早朝晏罷則當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
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敢萌怠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
為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先復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
濫心施開告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救簪豪傑
因之裹足竊恐祖宗怨痛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
于胡底也亡何吳三桂從本朝大兵入北京敗賊賊直回

西山東河南士民皆結寨屯聚殺賊所置偽官以望
可法請遣使北行齎詔撫諭使中原知中國有人君則人
心所向而大業有成疏入報可時四鎮不即守所分地暴
潢江北傑欲駐揚州揚州民城守不聽入傑縱軍大掠進
士鄭元勳與諸有司語稍欲為之解衆疑其私于傑競起
擊殺之而良佐亦駐鳳陽諸巴士民爭諸闕言狀詔可法
往慰解之使各歸鎮可法先至得功軍得功聽命至良佐
澤清軍皆納及至傑軍傑素憚可法具橐鞬迎謁升帳之

日灑然變色改容可法知其軍可所以誠感之裨將以下人人召見撫慰而貴傑曰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天子也如不奉天子詔而莫非庸之地則諸將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又何辭以對傑色沮然然者久之然浸視為易與止可法宿軍中易所隸卒而更遣部下百人給事左右可法捐循之勉以太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曰史相公我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可法而又深服其誠乃謹事可法請受命然終欲駐揚州可法乃集揚

州民曲諭之至以身質使罷守奏以斥洲元傑衆可法遂留揚州開幕府治事設館禮賢招徠天下智謀之士稍通天文者并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皆稟錄之募士得勝鎧甲者百餘人復上疏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許之旋詔可法諭曰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當可法出士英未敢即倍之可法疏請餉士英命戶部百方應之可法分給諸鎮益和乃稔言進取事而大清兵已收山東具聞新立天子使人以書貽可法引春秋不討賊新君不

得即位之義將移師問不當立者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
為自強計而自為書荅之曰貴國來書以本朝立君為非
是篡竊怪之夫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經綸草昧正利建侯
之日也夫是以二三元老謂大位不可以久虛神人不可
以無主相與迎立今上以係天下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
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即位
數日幕府受命誓師江北刻日西征忽聞吾大將軍吳三
桂借兵貴國破走遂賊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見我大明

臣子無不舉手加額豈但如明諭所言感恩圖報已乎謹
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攜師煎欲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
師既發復次江淮辱引春秋大義來相責詰此乃為列國
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也若天下
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并遭荼毒而或拘牽不即位之
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
心號召忠義耶貴國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
人交構致起兵端先皇帝痛疾之旋加誅戮此貴國之所

知也今乃痛心木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著於春秋
矣者契丹和宋歲輸金繒回紇助唐不利土地以貴國為
念世好兵以義動乃乘我家准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者而
以利終貴國又豈其然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葉已
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幕府即日獎率三軍長駟
渡河以窮猘鼠之窟光復神州以振今上皇帝及大行皇
帝之恩人臣無境外交貴國即有他命不敢與聞可法銳
意西征而諸鎮在淮上者澤清良佐兩營徒虛夸不足用

惟傑所統至四萬人皆山陝勁卒可法欲使為前鋒與傑
合復多推重之許揚州府第處其妻子傑大喜約刻日進取開
歸可法為請軍輸于朝而大鉞為士英畫策以四鎮與可
法協為不利已而尤畏傑陰欲裁抑之且使可法不見信
也于是四鎮缺餉則號可法可法以聞士英應之益緩又
數降詔趣可法出師可法以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餉而
責我戰乎于是可法坐困亡何士英排衆議起大鉞為兵
部尚書使握兵政群臣交章論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

曰廣高宏圖徐石麒劉宗周等以次去位可法乃上言欲
用大鍼者以才爭大鍼者以逆案也大鍼即可用何必罪
爭者即不可用當採群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
聽大鍼悉引其党布于朝朝政益亂凡可法所奏請輒捨
之大清兵已入海州破宿遷可法遣總兵劉肇基往援而
誅粵東鎮將邱磊以其將航海降也可法懇諸鎮出兵高
傑首奉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亦自
率所募兵進次河上建大纛南岫戒師期所請鎧甲芻糧

皆不至可法乃上疏曰自三月以後陵廟荒無山河鼎沸
於城象竄一矢未加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
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
而僅保臨安蓋備安者恢復之却步未有意在偏安而遷
能自立者也夫變之初君臣灑泣士庶悲歌痛憤相乘苟
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暮氣及矣屢得北來謀報
官兵皆必南下水則調度屢艱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
悉遭淪沒而我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委靡號令不行

復仇之師不及闕陝討賊之約不出北庭晏然以不戴天之仇置之膜外遂使敵國反得以僭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邊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宗社安危夫于此日雖破釜沉舟尚恐無救况廟堂現畫百執事之經營尚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取將者志也廟堂之氣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火亦痛心出竄終繒奮服漢之光武撫膺河北亦奄萬邦惟願陛下之為少康光武不顧左右警御之臣輕以晉元宋高之說建也為

今之計宜速下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入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感憤激發四方忠臣義士必有聞風投袂而起若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承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有罪當誅無功可錄幸免斧鑕已為大幸臣於登極諸榮時特去如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內復開載使他國見之亦當竊笑今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傅荐如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似宜少加慈慎以待戰功庶使行間戮力者有所激勸至師行討賊

卷一

莫急于餉挾括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可省之費一切報罷
朝夕之宴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閱大典萬不容
省者亦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誅神京一日不復即有
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
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敵國窺伺所及也必得陛下早作
夜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
方之物力以併于遷將鍊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救天意
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由是外攘之本

故敢痛切直陳惟陛下留意可法受事數月疏凡數十上
皆中興大政言極痛憤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為
欷泣是時朝廷頗驚聲色惡聞危亂士共六鉞爭門戶起
大獄欲盡殺清流以快己私出師聚餉不暇攻也乙酉春
三月大清兵分二道合沂州濟寧兵從湖口渡河掠印宿
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渡河偪歸徐可法言我與北兵僅一
河之隔耳今已渡河長驅而東旦夕不守乞多給軍餉移
得功良佐軍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疆域臣

猶恐江西半壁未能高枕而卧也疏入不啻鑿城入衛允
文前為左中允受偽命與高傑同劾傑荐之留監已軍聞
朝中嚴治從逆者懼而欲娛士英以自解度士英忌可法
乃上疏曰國家兵事問鎮臣糧餉問部臣督師資也且可
法宜得名耳朝廷當居置內員備顧問否則聽歸故里養
其高望陛下若念擁戴功則爵之侯伯優其廩餼毋令以
當津要為也疏入詔下切責允文士英等心是之可法上
疏乞罷不許已而傑所遣盪寇將軍王之綱與許定國爭

睢陽不決定國偽約好于傑傑至則置酒伏兵殺之詰旦
兵士攻城而入定國北走降于大清之綱等遂大掠睢陽
兵倉卒未有屬可法聞變疾馳至徐州撫之其軍復請用
傑部將李本深為都督士英聞可法大將傑軍心勿喜也
乃擢允文為兵部右侍郎提督興平營將士怒允文莅任
之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諷諭之忘其為劾已也之綱
等益以此歸可法即允文亦心折焉都督之命久不下傑
軍士皆棄汎奔遂時大兵已悉渡河值莊烈帝諱日詔使

奏

可法等望祭河上可法因言大星已尉不後乞先治
臣罪以謝天下亡何大兵破蒙山徧歸徐江南震怒乃下
詔從可法議以李本深為左都督盡獲傑諸將而已無及
矣夏四月可法移鎮泗州合諸軍防禦而京師有偽太子
事諸臣失職者咸欲藉名政士莫寧南侯左良玉遂發兵
及移檄遠近南都戒嚴密詔可法督諸軍渡河擊良玉可
法言北勢日迫請留諸鎮兵迎敵親往諭良玉要與俱西
有功則割地王之宜無弗聽否則擊之未晚詔切責可法

可法于是合諸鎮兵倍道入援抵浦口將入朝面陳可查
士莫懼謂可法且為內應不許大兵已入亳州向卽州徐
泗告急復詔得功等渡江可法遂揚泗痛哭而返晝夜兼
行抵泗而泗州守將李過春已以城降可法退保揚州大
兵遂破徐州降將李成棟引而南攻揚州新城可法方在
曰城急撤防河諸鎮兵赴援李拙鳳張天祿等皆不聽劉
肇基乙邦才接擬荏子固等各率所部入城可法乃典主
事何釗知府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不寧不李過春持

卷一

隋書卷一 列傳

一

豫王撤至城下詔可法可法登陴罵之

公忠義聞

華夏而不見信于朝死何益也何如退保二帝以成名乎
可法怒起發矢射之遇春走免須臾復令鄉民持書入壕
呼使者求入見可法捷健卒投其人及書于水豫王愈欲
生致可法戒諸軍近城勿攻而復遣人持書至可法不啟
趣焚之豫王知可法終不可屈麾軍急攻監軍道高鳳斌
等踰城出降城中益怨可法乃為書辭其母及妻呼部將
史得成曰我死當葬我于高皇帝之側不能則梅花嶺下

可也衍秋甲上城豫王復以詔書招之可法守益堅相距
十晝夜大兵四面急攻可法乃禱于天發砲擊傷十人豫
王怒自督勁卒力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守陴者不
是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大兵藉以登城城遂陷先是
可法謂莊子固曰城一破託君剽及子固許之是時引頤
向子固子固不忍可法拔刀自刎子固與參將許謹共抱
持之血滿衣袂未絕子固及許謹等皆死可法語大兵曰
我史閣臣也可引見汝兵生遂見豫王

前此書

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一。法曰我來此祇索一死耳王曰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可法笑曰爾國待承疇豈能通先帝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乎爾國明矣我豈肯效其所為王命將宜爾損伴之三日終不降乃救之宜爾頃為之棺殮軍中久望未及識姓名于棺遂不可辨而肇基等率死士巷戰殺時殺千餘人兵來益衆肇基矢貫額死邦才自刎死撈廷死于城一。餘文武將吏死者甚衆家人史書書記頽起龍

龔之月陞晚唐經世等皆從可法死揚州既陷五日得威振赴京師舉朝不知所出又數日上出奔太平入三日京師潰初可法督師幾一年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小冠窄衣與部卒雜處年四十餘無子妻欲為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當封即南北文檄交至手自批荅自辰至酉分給將士月糗至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乃除夕也索酒試飲之酒未至復呼軍吏曰禮賢館諸秀才當與共飲一。酒未至可貴酒

分餽之吏已往乃命酒酌酌庖人振盃曰已盡饗士索盞
改佐酒可法素善飲飲至數斗不乱自至軍絕飲是夕滿
酌數十杯思先帝泣然下不解衣就寢者已七閱月是
夕微醺隱几卧將旦有司吏士皆集軍門外門尚未啟軍
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未寤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吃
夕下易得也勿驚之且戒鼓人更擊四鼓須臾可法寤天
已曙大驚聞鼓聲怒曰乃敢亂我軍法傳令縛至趣殺之
諸將皆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得一夕暇不忍相驚故

亂鼓聲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曰奈何以私愛變常
法趣具盥漱啟門偕文武臣北向遙賀將吏皆上謁民育
更前請罪乃赦鼓人可法自是不復隱几卧矣後軍事益
冗以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致留之左右辭曰日方去矣
豈能日侍公亦宜節勞發書走檄僚士優為之徵兵問餉
有司事也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以
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分陽所以生色滿前
也可法笑而不答初以受策功加少保以太后是加少保

叙江北戰功加少師徐州擒盜功加太傅皆力辭不許後以官殿成加太師又辭許之既死或云亡去人疑之史得成已奉遺命為可法子乃具衣冠招魂葬于梅花嶺下開中立國首贈可法太師謚忠靖後四年廬州人馮宏圖起兵假可法名號旬日間下英霍六安諸縣天下欣然望之以為可法寔未死云可法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士獲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賊南歸可法請下吏上以可法故令家為養母後流寓內南陵閱四十年而卒



南疆通史

列傳卷二

應廷吉字斐臣鄞縣人也天啟丁卯進士謁選授碭山知縣史可法以閩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荐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為監紀與劉湘客張鐸紀充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斤觀者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見之則亡國矣未六月露

坐陰雲凶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燄此吉曰入元王
歷所謂電中聚火也君絕世此治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
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命廷吉占之曰
風從月德方來如木曰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而至者
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為爭音屬敵象為火數居四二十日
內當有爭鬥之事近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
火燬民舍焚一驛匝月而有玉橋之變高大監以王命至
如其占焉淮陰紫霄觀龜茨樹產物如飴色黃味美士民

觀者以為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為甘露黃
者為爵錫所見之地期年易王可法銳意經畧河南黃日
芳陸遜之私問曰閣部志勦矣于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
太乙在震角亢司桓始擊掩廼壽皇之次法當灑上將天
下事無可為也意者先試之山左手士民翹首王師如時
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響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禱
毒風紀壽折西洋砲無故自裂建吉以為不祥十月十四
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也又為寸忌大改高師其

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為李之國所賤可法議修屯政欲
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卸宿廷吉曰國家故有
屯軍世受業為恒產矣安所得閒田而屯之且田所護既
入于官有司常賦又將何出開挑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
五百石以傳縣令者此而敗矣及河防愈嚴令秦士奇治
河築墩山駐屯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虛浮水至
即記何架砲為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
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

輔弼皆暗上將其獨生乎愴然不釋左兵東下宏光詔至
可法受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
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之廷
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闕提主大將因客參
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撫
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撫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
可信則天也唏噓而別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
泗州過山陽澤清道人取軍器火藥鉤銀廷吉不與退屯

高郵清兵破盱眙可法遂揚州急步召廷吉習餉至浦口
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閣部方寸亂矣豈
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發急難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坐
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
于難可法之策禮賢饒也命廷言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
雲集負才能者群思效用而俸進之徒亦且踵至廷言
曰是皆躐治之士坐談有餘寔用無裨當此財匱而所給
月簞不貲局不敬遣之別儲真才乎可法曰吾將以禮為

羅莫收什一於千百行之數月既無拔萃之材亦無破格
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以為宰館也今且求處囊而不
得于是始稍稍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諸生
從事河防積苦以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量撥
一官以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拔取長洲盧溼才嘉興歸
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二旬而揚州城陷從
可法死者一十九人為

逸史曰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

卷一

司馬一人而已其餘少勻故常不在時務自謂清流而小人鴟張滿朝相與排詆樹寇門庭強臣悍將因之阻兵安能遙制朝命司馬奔走撫輯內攘不給何封疆場之外乎迨夫左師稱兵藩籬盡撤王師長駟而入所向披弋衝櫓未及乎國門而君相已棄社稷行遜此即睢陽堅拒何補敗亡況夫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廷吉之論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子所以讀司馬之疏而慘乎有餘慟也

高宏圖字子猶號硜齋山東膠州人萬歷庚戌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性忼直當天啟崇禎間東林齊楚宣浙之黨互相詆排而宏圖一無所附麗立朝剛介嘗為御史與奄逆忤削籍而名愈高其在工部官者張異憲受救督部事宏圖耻與並坐復罷歸踰年而懷宗思之又聞其佐膠州城守有功召至闕詔以時事補南京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尚書甲申闖賊犯闕史可法謀勸王宏圖轉芻粟浮江入淮以濟師而莊烈皇凶聞王南都大臣議所立可法謂非英

卷二

主下足以定亂宏圖與方曰廣呂大器佐之方釋立而福
王至淮馬士英貪定策功與諸將以兵威奉王倉猝稱大
統以宏圖物望所屬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可法
並入直宏圖因請移蹕中都進山東以示討賊之舉開經
遷設起居注宗廟大立先製莊烈皇帝神主附享奉先殿
宗藩流離玉牒散軼令各府長史備上典籍江北令為幾
輔其被兵郡縣而年之內蠲其徭稅群臣章奏不得妄言
以渚是非而遣使朝鮮可以牽制九八議並優旨荅之未

幾可法出督師士英輔政彈宏圖曰廣慎言等持正廷議
起廢慎言舉用吳牲鄭三俊士英黨城意伯劉孔昭率諸
勳臣此慎言于朝目為奸邪聲震殿陛宏圖曰文武各有
所司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權武臣何得越職而
爭之且牲與三俊三朝遺老清望在人孔昭忘恩使官非
其黨者謂之奸臣泰在政府哀陛下之畏仁為訟愧死無地
乞賜罷斥不許既而士英疏荐阮大鍼宏圖待之士英曰
我既犯人言豈能相累因自擬旨大鍼陛見疏陳江防要

卷二

南疆紀 列傳

七

害其言娓娓可聽將退亡英奏曰大鉞名在冊書非其罪也人誣之耳大鉞因奏前冤陷之從而引宏圖為証宏圖素不附黨必不忌已也宏圖曰大鉞所有陳說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叅駁若其起用關係非細首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首劔大忌其党附者不可勝誅欽之逆案一書以過羣邪大鉞與焉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明譽豈容擅改即如士英奏乞下羣臣集議以彰公論則用大鉞亦先明士英憤然曰臣荐大鉞非受賄也何不光明之

有宏圖因乞罷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而卒起大鉞為兵部侍郎宏圖漸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比使也宏圖奏事宜一山陵閱侍官葬曰貴妃墓宜在天壽山特立陵寢遷日改葬一分地許割揔閱以外不得侵及闈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古祿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以致辱命其後議遣中官督畿輔浙閩餉後設東廠宏圖皆力爭之中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宏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遂怒書又請召遠史可法士英愈然

矯旨切責因力恩去八月加太子少師皇太后
子太保至十月卒致仕宏圖在閣士英尚畏之不敢肆忌
及去遂無所忌時山東已失宏圖既窮兵門已復渡江入
浙東宏先亡泣涕絕食斃于會稽之行園

逸史曰金陵立國宏圖與小人同朝不傲不隨持守正直
有足觀者然不能通古今之變覽存亡之勢如北使事宜
猶執永乎故事將約是具文乎卸款求當于國事也史可
法恐四鎮之橫而以建議始封為宏圖誤圖罪是不然使

君相英明廟堂勝奠四鎮何嘗不可用况如得功之忠勇
乎自馬阮出而紀綱紊亂外結強援以遏正士賢者岌岌
且不安其位是四鎮之橫馬阮召之也于宏圖故尤哉宏
圖雖非材使其幸而當平世固一賢宰相也

姜曰廣字居之號蕪及江西新建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
吉士由編修歷陞詹事掌南宗翰林院印福王之至也文
武大臣集守奸太監韓贊周定議具啓迎王贊周令各官
署各曰廣曰此大事須先祭去奉先殿然後舉行從之福

王立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宏圖協心博政將
以次漸引正人為中興之望已而士英銳意欲用阮大鍼
曰廣上疏求罷曰前見文武紛競自慙無術調和此親逆
秦欲翻又愧無餘寢息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
彼皇上數日前之精神竟用反汗借氛維新遂有此舉但
恐忠臣畏足志士灰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不能持危
扶顛有負生平必待羣言交責始求罷斥良亦晚矣又言
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日火鉞之起竟出內傳

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
而以堅持逆案為威美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
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用勲臣內傳矣用大將
用言官亦內傳矣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蓬吾
崖民姦險刻毒之楊嗣昌偷生從逆之魏添德所得部臣
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先陳新甲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
數守禦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統率友離之王僕儉寵所
待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范正陳啟

非衆議簡

自中旨者也其效亦可觀矣皇上亦知內傳之及乎摠緣
卽夫熱心任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烹于內廷見其可憫
之扶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若亦人情也而外庭口傳
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舌得以反唇而內
拜吹之者盡皆如此也間以其事情察聞于上及得土之
意則又轉而授之于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一語授
記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下殿得意類竄勝之馭先天下
事後此不可為矣臣首痛心此事亦于詞議敷陳先帝一

誤皇上豈堪再誤哉上溫旨慰留而三英大鍼大愠陰嫉
劉孔昭劉澤清交章攻之詆為黨人時議復設廠衛曰廣
力持不可言辦事不除宗社且不知何廠衛之有士英
念曰廣不去已終不能肆志乃使大鍼為疏令宗室朱鑑
上之言定策時曰廣有異議立五大罪其詞甚醜穢朝士
皆為不平于是求罷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
致仕曰廣辭朝上御殿群臣陪列曰廣曰微臣觸怒權奸
自應萬死聖恩廣大猶許歸因臣去後遂當以同事為重

士英憤罵曰我為誰奴汝且老而賊矣即叩頭言臣從滿
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年歸老貴賜即皇上留
臣臣亦但多一死耳曰廣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
士英曰汝意在潞藩恨我成功也王曰潞王朕之叔父賢
明可立兩先生無傷國體既出復于朝相詬罵曰廣骨鯁
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范于奸邪未竟其用君子惜
之南京亡越二年兩有金聲桓之事起聲桓左良玉之部
將也良玉死夢庚降豫王遣聲桓與一打王體忠同收江

西聲桓畏體忠兵強伏甲殺之以其中一王得仁統其衆
略之南昌九江撫饒諸郡得仁起盜賊與聲桓素驕橫撫
按驟節制之遂以戊子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曰
廣方家居金玉以其名望所歸奉為監王願曰廣純然之
士用兵非其所長時江西郡縣皆傳檄下海內響應惟贛
州未附諸文獻計以為直矣道金玉而曰廣以昔寧庶人
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聲桓併力攻贛州人頽堅城大
兵隨之圍南昌金玉本無智略既遂師入城畏兵不敢

出戰惟曰責姜太保令其遺客號召四鄉義旅諸謀士知其亡在旦夕悉渡去官兵乘間鑿長溝四十餘里駕以飛橋往來圍困城內求戰不得以米七八十金教人而食已丑正月十九日城潰聲桓自救于城之東朔得仁為戰矢盡力竭乃死曰廣作六歌亦自盡一家死者三十餘人初曰廣與隱士漢儒裔交其將應金玉也使人邀與俱出辟既首事又邀致之乃入謁曰廣問曰事當若何不肯荅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失天下者非左與也包金則左孽考

闖校公與侯安所授之於十年間年號易名雖歸明之叛清耳今擅除爵怨殺人芟刑權若即有之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武永歷而為之是偽也僭偽二者春秋之所不許公與之同事後世且謂公何如人今西人轉相猜忌公能親于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曰輔綽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恥我竭心力為之不濟則死不餘則引身而退歸耕潞水之陽無從叛乱居美名天道所惡也姜沅吟無以荅後在圍城徘徊太息思其言而不

能用後悔何及也

逆史曰高宏圖姜曰廣固平世三公望也覩其捨讓之際
正議不挽亦可以想見其夙慨矣然非揆亂材至軍旅之
事九年所長議者徒見金玉舉事不成因以咎姜太保之
不智嗟乎國破君亡大事去矣忠臣之義苟有其會則宜
發于萬一矣豈暇擇其人計其利害哉文信國崎嶇山海尚
招義旅況乎居名城樹強兵擁戴興復而鄙夷不屑則太
保之所以不敢不出也故夫南昌之舉君子悲之



南疆逸史

列傳卷三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啟時自知縣入
為御史立羣枉之間持議侃侃卒為馮銓所陷編戍肅州
崇禎起故官累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尚書
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德事皆決于^北死慎言雖位家
宰從容僉名而已及南渡死國遂為要職而慎言以宿德
重望居之因命再理部事慎言上中興八議一曰議節料



淮安廬薦荆襄為鎖鑰重地自寇盜光斥城郭荒蕪宜申
命鎮撫大臣分戍增堡扼守險要東西開闢首尾相接添
戰艦于江淮之間沿北郡縣不積設兩百為倉猝轉運之
資二曰議僑藩諸王流離南竄不可不思所以處之擇浙
東之名州郡及閩粵間居焉其府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
三曰議開屯江北地廣名流全為畿輔若予其間招集流
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召夫屯為百夫長千夫屯為
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執使守禦富強一策也四曰

議招徠河北淪陷郡縣設立偽官有能誅擒者賞五曰議
寬宥諸臣陷賊得罪得已家屬在南企望歸正不宜以風
墮苛議堅其從賊之想若至自拔未歸尤宜矜嘉隨才錄
用不當批以死責六曰議舊帥忠烈之臣如范宗文倪元
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立宜贈恤以慰出魂其餘次朱詳
核勿有所遺七曰議敘起敘起敘起非龐雜不可不填
若逆披諸人無容更議其敘起成籍廢居者敘起清流不挽
毀譽八曰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抱工挽夫是煩有徒募

自外江衣服于官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室漸
食不已為患非細安輯直上也俱嘉納之未始大起廢籍
慎言荐吳牲鄭三使而召牲心見牲考故大學士先帝時
命之皆督師以逗留遣戍者也明阮大鍼方謀起用而詔致
有逆案不得輕議之文慎言秉銓持正度不可焦言誠意
伯嗣孔昭故與大鍼善因置酒約諸勳臣朝廷許慎言以
起釁次日朝辭羣詔于廷指慎言及牲為奸邪叱咤聲徹
殿陛慎言立班不辨高宏圖解之不退孔昭遂拔刀聲言

殺此老好慎言于人叢中展轉相避衆皆失色班行大亂
司禮太監贊周從殿上大聲叱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
始約刀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上曰文武
各宜和衷東何得偏競及出復具疏言之且謂慎言逆上時
懷二心慎言因引疾乞休可法聞以上言曰慎言之為非
為不當即諸臣以為可亦當平心入告何乃痛哭證呼
使驕將悍兵聞之不益輕動生長禍亂耶夫一辱而臣死
今君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

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但黨之禍自此
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人諸臣存此見也給事中王
萬象御史王孫著疏為慎言辨劾孔昭不敬上仁柔
置不問但慰留宏圖慎言而已姓阮受詔而慎言曰既
乞罷乃得致仕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蔭慎言六拜其表
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責官皇子安
在而臣之子亦妄回恩蔭况屢塵不定逐虎駭狼回首長
安山陵而下松楸未忝諸臣可以為心而猶侈口論功乎

七月加太子太保自慎言罷職之者徐石麒亦久居位七
鍼乃起其黨張棟為之提惟奉行焉既指揮賄賂之行諸
隸名逆案者書發銓用攻大壞矣時山西盡陷于賊慎言
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于背成分葉年
年六十九慎言少孤鞠于祖母為御史日在母亡乞歸執
喪三年子履旋壬子卒人賊陷陽城不受辱投崖死事
聞聘御史

徐石麒字寶厚號虞求嘉興人天啓壬午進士授工部

卷三

一五二

事以忤遂奄削籍崇禎中起官南京歷十二年始入為
政陞刑部侍郎署部事時平以刑威取下法官引律大抵
深文石麒麟多所平反尋進尚書論誅兵部尚書陳新申最
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江中五國起右都御史
未至改吏部尚書石麒麟以進賢退奸為任而馬阮植黨營
私貨賄公行權傾中外石麒麟以祖宗之法裁之士英欲得
侯封諷中人韓贊周入言之上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石
麒麟曰世宗以外藩入繼將封輔臣伯魯而楊廷和蔣冕

謙不受今國耻未雪諸臣俱引出自京不思廷和等耶且
侯油宗克復大統告受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
帝尚遺一勲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讞含殮今先帝梓宮何
處封桂岩何僅遺一健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恸大行祇
具文耳士英惡之凡所上考覈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
新以劾石麒麟陷樞臣以敗欽議士莫助之遂乞骸骨歸
南京不守扁舟水宿嘉興戍守將破石麒麟至城下呼曰吾
大臣不可野死常與城潰朝服自縊死 閏六月二十一

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逾二旬始殮顏色如生僕祖敏字
升同死時劉宗周在紹興於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至城外野寺死夫二公之意相反而其義則一士人為
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美之問中謚忠襄石麒麟博學強
識尤長于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性樂易書人與人言移日
不倦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所置有可經堂集
同時戶部尚書張有譽刑部尚書解掌龍兵部侍郎呂大
器工部侍郎高倬皆清脞有品行俱克和其職

張有譽字誰譽江陰人天啟二成進士以戶部主事擁稅
蕪湖力持清操崇禎中出為臨州知府累遷江西督糧副
使四川按察司俱有惠政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
方面官五人以有譽為首帝書其名于屏擢南京戶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兼奉道聞都城之變抵任
則福三立矣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補墊費諭回例數
倍杖解解戶有譽連疏諭之及其背後置獄執中虐獨舒
嘗因召對言統計一年經費須千餘萬公所入僅八百萬

不敷所當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為天下先時士英銳意起既大鍼而延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八月即傳旨用為戶部尚書高宏圖以有譽才望堪用而內降不可開封遂詔書羣臣亦文章論奏上不許自是傳陞紛然然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有需餉二十萬有譽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南京失守有譽逃之武康久之旋里仕宦二十年僅守先世遺產其治家居鄰俱堪為後

法年八十一而終

解學龍興化人萬歷己丑進士歷金華東昌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魏忠賢辭政以東林削藉崇禎中累遷太僕卿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時黃道周方得罪而學龍于荐舉屬更推引及之帝怒懲下獄杖八十遣戍福王立召起故宦十月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士英阮大鍼以賄為出入故案以不定學龍傲唐制以六等定罪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宋企吏部員外牛金星

卷三

列傳

一

舉人張麟然知府曹欽程少卿李振聲俞上猷黎志陞山西

學政陸之祺陝西高振漢兵科楊王休潼關劉世芳檢二等應

斬秋決者四人光時亨刑部華焯河南周鍾庶吉方允昌兵部

事三等應拔者七人陳右受備修楊拔起廖國遴王承曾

襄陽原毓宗天律何孕光庶吉項煜鈇四等應流者六五

知府八王孫蕙禮部梁兆陽錢伍坤大理侯恂王東鑑山西

使副陳萬象御史申芝芳給事金汝礪黃維祖舉揚廷鑑修陳羽

白劉大鞏裴希度張懋爵五等應徒者十人宋學蹟

通政參議沈元龍誅方拱軋論德繆沅工部呂兆龍傅振鐸給事

吳剛忠堪方以智傅鼎銓檢張家玉庶吉六等應拔者八

人潘同春吳泰來頌張琦駐王子曜行周壽明行取向列

星誅李則徐家麟建自絞以下聽贖應乞棄者十九八何

微瑞揚觀光詹張若麒以方大猷副黨崇雅戶部熊丈

舉吏部華初春太僕正龔鼎尊戴明說孫承澤劉昌給事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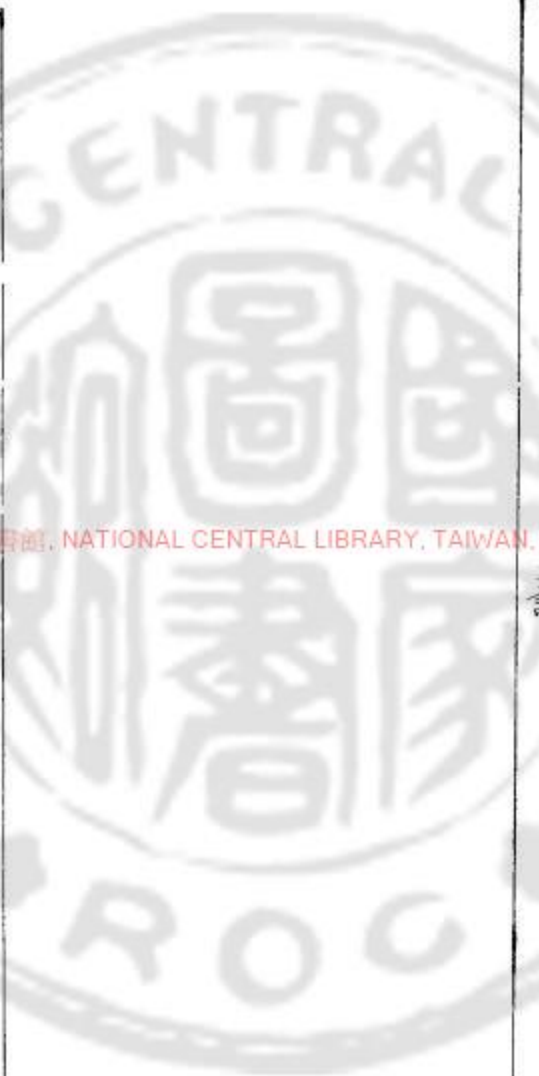
必泓張鳴駁御史薛所蘊趙京任通政高爾儼編衛周

祚黃紀孫襄中其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翁元益郭光給

卷三

丁丑年之

一



中魯粟吳尔燠史可程王自超白引謙梁清標楊栖鶴張
 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頴嗣廷宗庶吉士侯左祖懋泰
 吳之琦邵明魁中諸偉梅行龔想熙博士王顯璉王之淑王
 臯梅騫姬琨朱國壽吳嵩引六人未詳已奉旨錄用者十八人
 張縉彥書時敏給事中衛胤文韓四維諭蘇京御史黃爾琦施
 鳳儀行取知縣張正聲中顧大成中姜荃林詳疏上士英以輕
 重不稱意矯旨再議學龍乃加重周鍾光時亨各一等餘
 仍執前議帝必致殺周鍾而學龍欲為之緩死乃謀

之次輔三令
 正月乘士英在告上之意且請停刑鐸
 即擬俞旨內有平允之褒士英聞之怒然事已無及
 也大鍼及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致劾學龍學龍乃引疾
 大鍼復族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其曲庇行私遂
 削籍至四月左良玉犯關士英即傳旨殺周鍾光時亨而
 命死罪者遣戍流徙以下為民然學龍所定亦多未審其
 一等犯皆隕賊西行實未得而正法俱鼎銓張家玉後起
 兵死節最烈亦在五等中要之身未對理而懸擬罪名原

卷三
 丁丑年十一月列傳
 七

馬既之意亦不過借以快息仇制黨人立成自重而愛書
所據盡屬傳聞非為國家正典刊且學議通曉政務在崇
禎朝所敷奏皆開天下大計嘗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
奇歲餉四十餘萬關上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
萬何相懸至此召募給以厚糈舊兵以其餉厚也志氣入
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其為漏卮可勝言哉國初定文職
五萬四千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武時文增至一萬
六十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

主將者誠肯悉心計度況者沃之歲可得餉數十萬無憂
貧矣從來閩國之強莫若民富閩民之富莫若多粟亦嘗
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抑乎天京邊之水一石
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水喪之不曾
三倍是國之一民之三也令關餉一石抵銀四錢易錢則
米好者不过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又其下者則臭腐而
不可食以國之費與民之食又較之下管二倍是兵之一
國之三矣總計之則民費其大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

亦未嘗利也況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司
官司作奸以欺天子辰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為沙土
兼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為
無用之一矣然則如之何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
地闢而民有樂粟積而民有固志昔姜璘守天不經營
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散騎不能逞今略
倣其制畢力圖之溝涂之界則各樹土之所宜小可獲薪
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所施乎臣善其言竊下

所司議之然竟中格

高倬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德清全畢二縣徵為河南
道御史州場火以巡視不謹禰賊其後起廢屢遷南京大
僕卿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福王立用為工部右侍郎御
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諸器及官殿陳設寶玩金
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置御用器至一萬五千六百有
奇倬上言曰國家州郡民愁財匱宜力行節儉以為天下
先昔衛之亡也衛大夫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務農故

能立國楚卽今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宿于江淮嗷嗷告飢
目農伴無以應以致缺望掠食卽君臣緝素示以道乏彼
尚未必信也而乃雕鏤華東欲飾人平美觀乎皆不納明
年二月解學龍罷彈代其任及南都失守投繯而卒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
勲主事更歷四司至文選乞假歸以邑城庫惡倡率脩築
石甫竣而賊至大器佐有司拒守城獲全詔增秩尋出為
閩南道叅議遷固原平長武劇賊耀右僉都御史巡撫甘

肅勅罷總兵紫時華威望甚著遷兵部添設右侍郎大器
負才而性剛見天下多故久于軍旅意欲禋事上疏力辭
帝不許主京命以木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更司
北軍務未幾罷保定總督而設于九江以火器任之左良
玉與大器不和廷議憲其敗事乃以周甲表繼威代之而改
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禮部事十七年四月開北都變
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時潞王常汭已渡江在吳中前侍郎
錢謙益欲主之乃八說大器曰潞王修宗之孫神宗猶子

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生首者覬覦大位幾釀大禍今
孟其子勢必翻大案以報私仇視吾輩糾上罔矣公今主
禮兵二部事以若倡言誰敢異議大器然之慎言曰廣等
亦附焉昭書子史可法言福王不可立狀議未決而馬士
英與鎮將劉澤清等已率兵擁福王主可法不得已將具
啟遂王大器猶不肯署狀給事中李沾南所之曰今日之
事論典禮則禮莫重于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于衛主今
衆議僉同公獨持異沾請得以頸血澣公衣矣大器乃不

敢言卒迎福王監國踐帝祚遷大器吏部右侍郎遂以異
議見絀恒自危及可法出督師士英入輔政與劉孔昭比
欲盡起逆案諸人先荐阮大鍼為兵部侍郎舉朝大譁大
器知必不為增所容乃倡言以攻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覲
留政府紊亂紀綱顛倒邪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
悍無不顧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其子童稚列御都眷妹
婿無功冒授總戎烟煙若越其杰曰仰湯文懿等皆先朝
罪人盡登臚仕名器借越莫此為其總之吳姓鄭三俊臣

無一事之失而端方亮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鉞
臣雖不謂無一技之長而奸宄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
疏入士英大怒族劉澤清劾其心懷異圖未幾逮書續祚
周鏞下獄二人亦主議潞者也大器遂致仕去以平書監
國告廟文送內閣士英憾不已李沾復劾之乃起擁沾為
左都御史而命法司逮治大器以無可蹤跡而止謙益諂
附士英上書頌其功與大鉞深相結得為禮部尚書國事
幾不可為矣明年唐王立召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汀州變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立永明王命以原官入直
駕幸梧州召請留守東方遂去韶州久之入烏羅王司永
歷二年王應熊卒進大器少傅蓋晉西南諸軍賜劍使宜
行事其受涪州薄寇將軍李沾春來謁見大器以為可用
與相結徧歷揚辰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諸
譚文諸部會宗室朱容藩謀逆撤沾春大海等兵誅之赴
召至思南遵義守將王祥魁至其地謂曰吾歷觀川將揚
展志大而疎大海韜貪而無謀餘鄙劣不足數國家將何

藉以中興吾死月不瞑矣時已得疾留西月四年春次都
甸卒謚文肅子潛癸未進士隱居湖州不仕
逆史曰南都初建衆正盈朝其六卿之長皆民譽也在馬
阮執國命次第篡斥而國事亦變壞不可救然則小人亦何
利之有哉宏光之不終也議者多疵咎潞王之不得立以
為勝帝焉是不然王亦中材耳其居杭州常命內官轉訪
古玩南都守都御史劉宗周勸王監國守浙境王不可
及六兵至即與巡撫張重貞迎降蓋約叛將陳洪範之謀

也大理卿沈胤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
與馬士英等手鳴乎謙益之欲立潞王自為富貴計也使
其果欲為國擇賢則其後不先馬阮而賣國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有三十

丁

南疆逸史

列傳卷四

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菴山陰人學者所稱戩山先生者也
萬曆辛丑進士崇禎朝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請澤熊
姜之獄斥為民年已六十四矣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聞
之慟哭徒步涉江詣杭州以發喪討賊青巡撫黃鳴駿曰
哀詔未至何故發喪且今當靜以鎮之宗周敬然曰嘻此
何時安消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不思執戈泣

血激厲同仇反藉口鎮靜作違計耶于是發喪哭臨
畢與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於
南京以原官召宗周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上言今
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未西下渡江之心非陛下
決策親征亦何以定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
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南扼徐淮北注豫州西領
荆楚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
可言故事又言今日問罪之師當自諸臣之不職者始當

賊秦流晉漸偪畿南遠近洶洶西大江南北一二督撫
不開遣一騎以壯聲援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之
臣當誅新朝既立謂宜不俟終日首建北伐哭九廟屠梓
宮訪諸王萬無容自諉者而諸臣泄泄自安則舉朝皆自
之臣當誅詔報曰親統六師先以善勅嚴文武惟怯之大
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利旧官朕拜昌言宣付史
館是時宗周本無意于出謂中朝黨論方興何晦圖賊而
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然又耻不能致宗周急其一出及

方出而彈劾踵至其言諤諤引惡效根本少假借由是群
小側目馬士英言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
不臣也宋統鑑言宗周稱移輝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歎
以罪宗周處皇上劉澤清言宗周言定策之誅意在廢
立兵已伏於丹陽而是時浙兵適與京口防江兵相擊陶
士英聞之而信亦震恐宏圖乃言于上府諭曰昔漢宣起
于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者祖分左
右以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

圖巧庶幾君臣之間礼全終始宗周不得受命方宗周在
丹陽傳舍也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
坐亦心折不敢加害既入朝仍居蕭寺南渡亂政無不
危言奸黨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內外結連人皆散
忤宗周昌言非之及阮大鍼起用宗周曰大鍼進退江左
之興亡繫焉其視國事之顛連由疾病之在身也泣涕正
辭以奠廟堂之一悟迄不見省乃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宗
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由以出處卜國家治亂既

出國門都人士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明年宏
光出亡浙江亦不守宗周慟哭曰此予正命之時也門人
有以文謝故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
里留以俟復也王南都之變主身自焚其社稷僕在懸車
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若臣尚何之乎
若謂身不在位不當與君為存士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
故相江萬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生之宰相亦豈有逃死
之御史大夫哉扁舟碎墓懼于水淺不得死遂絕食二十

三

三日而卒閏六月八日也宗周死而浙東紳士孫嘉績熊
汝霖錢肅樂鄭遵謙等各起兵迎魯王監國紹興與大兵
相拒者一年人以為由宗周所倡云宗周以遺腹生家貧
母章氏育之外家幼端穎稍長即志聖賢之學內行
甫釋褐遭母喪為苦次中門外日哭其間尚書陶望齡弔
之歎曰世衰禮廢吾未見善居喪若列子者服闋以祖母
年高不謁選祖母亡哀瘠如初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
年自守所學不以時方變亂更術以進也懷宗綜核名寔

卷四
列傳

群小惴恐宗周以為此刑名之術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進帝每言宗執清敢言有古大臣風然終以為迂故不得以在位為人潛心理學清修篤行不愧衮影典人嚴正不可干以私著面折人過人皆敬憚之其學以慎獨為功以知天為歸其要本之誠敬作人譜以授學立占小學日會講其中典無錫高忠憲齊名說者謂明之火儒推薛胡陳玉而宗周似勝之所著有列子全書百餘卷及他著述二十餘種子均字伯絕甘貧樂道能守其節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執紼迂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墜澗中溯流而下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自少攻若為文典與原水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屢起屢蹶五遷而至少詹兼侍講學士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而嚴厲剛方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嘗上疏自陳言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知錢謙益鄭鄞時鄞方以扶母被大詬帝得疏駭異而忌者愈藉為口寔最後以劾楊嗣昌奮情入閣帝怒甚親召至平堂

詰責下獄。遣戍事具明。史南渡。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誑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乎？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九月，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洛汭之鍾簏，掃承德之松楸，上窺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沉鷲之將，簡士三萬，賫銀百萬，出轅榆葦橋，東踰破車渡，臨胸厯傳，輿直上益山，滄州七間，千四百里。

皆荒曠如升墟邑，惟臨胸安印、樂安、陽信之屬，稍可屯聚。可因穰而食，走七晝夜，至武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敵有嘯指，望宣大，閉門而避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上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泪而覲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下卽卽，以收漳衛，其用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于祝，可列裕所歡呼于大覲也。南京潰，唐王建號于福州，召為首輔。是時鄭芝龍專政，賜宴大臣，芝龍欲居第一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

芝龍辭絀由是與道周不和道周見芝龍殊無經略之志
求出閩自勦請兵言糧芝龍皆不應道周徒以忠義自發
旬日間得九千餘人親寫劄付熨語給為公賣得之者榮
于誥勅而應募者多不練之兵不能應敵由廣信撼衢州
婺源令某其門人也偽致降書道周行之決計深入曰國
家養育數百年士民豈無人心傳檄自歸命耳至婺源明
堂里大兵猝至一軍殲焉道周知為令所賣比後者俱退
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職方道士趙士超字浦卿為廷諸生中書

賴維謹字敬儒漳州諸生著春溶字時培漳州諸生道周
婦弟通判毛玉潔字去水六合人沙縣丞四人從道絕周
粒七日不死至徽州元旦張灯甚盛為魚龍諸戲道周與
士趨張然賦詩是夜雷雨大作統行三晝夜不止訓導吳
士繡呼其子祺生曰皇天震怒殆為黃先生手不食而卒
道周至江寧督帥洪承疇其鄉人也使人來言曰先生母
自若我可以保先六不死道周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
敗先帝痛其死親自祭哭為得尚存無賴小人冒名耳承

疇館而禮之上疏乞貸死朝旨不許道周在館與門人講習吟咏如常素善言翰都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碎也三月七日赴市見市有監福建門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於此可也南向再拜遂受刑士矩等四人偕死隆武聞之大哭追贈文明伯謚忠烈道周詩文敏捷精於歷數皇極諸書所著三易洞詮華象新書學者窮生不能通其說而道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自推行年終六十歲丙戌書之小冊始知其能前知也

逸史曰當明之季若劉黃二公豈非盛世之麟鳳哉惜乎出非其時夫道有隆汙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用兵之沒肇于突黃聖人未亟不亟講之也故易著蓍家藝尚射御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孔子六谷之會其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且克蓋得其道矣聖人可嘗諱言兵哉自晉人為清言宋人崇理學指武備為末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

文其能不天下靡然從之于是將鮮道德之選軍殘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戎貊交侵乃專用粗暴猛厲之夫奉以為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臣惟怯而不敢救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欽以下月格闕猷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欽用之不憚委曲綢繆撫綏之乃宗周概指其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

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古及今皆可施行也後世君子之行正論豈計時勢之不能乎八道周出閭之舉志則偉矣然以不練之兵甲糗糧百不一具又輕敵人之間亦入險地是棄師也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于敗亡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之乎世與君二公者君子諒其志焉可也

宏懋第字仲及號巖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

卷四

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十七年春奉命督師湖襄聞變誓
師西北會南京建號懋弟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以
右僉都御史視師江上時議遣使通好于國朝祭告大行
皇帝且冊封吳三桂而懋弟母死于天津訃至疏請終制
不許國請使北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以行以左
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馬紹愉副之紹愉
先帝時與陳新甲二為懋弟列罪者也而詔旨三經理河北
經理河北聯終聞東軍務懋弟言經理通和兩事也今以

之魚行則名寔乖將先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
往和乎至馬紹愉一若奉使辱國臣今豈可偕行二下叶
臨行上疏曰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
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為念三高皇帝之松
楸而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黍離之痛撫江左之遺
民而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沉之禍更望嚴諭諸
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為必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
可恃必能渡河而戰四而後能拒河而守必能拒河而守而

後能拱護旬却於萬金惟陛下幸察遂行賞銀十萬兩幣
數萬疋吏卒三千人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
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豪
傑稽首願効駭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
州聞吳三桂已封平西王于是遣使以冊命先授三桂喻
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王怒然朝議以禮來
且令使臣入見十一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四夷館懋第
曰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授我思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

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來迎之建菴乘車肅
隊而入懋第斬哀一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以為服將之
可乎荅曰國喪也兼有母喪國喪臣所國盡而母喪所猶
也迎者不能語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至責朝見懋第
欲以客禮耶林曰我皇帝殘祚不聞爾國朝貢使臣乃欲
擬客禮耶懋第曰我天朝使臣自應具主客禮見我皇上
正位繼統方圖中興何言朝貢及覆折辨聲色真厲洪範
紹愉俱變色乃曰此大事非可一日決如徐之剛林出明

日索國書懋第不答以所宜金幣及陵上之犒先之時大清初入中國朱冰齋中朝事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授之而懋第忱慨引義正氣不撓剛林嗟歎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為年禮以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乃陳太牢于寺廳率將士喪服為三日哭攝政王聞益重之而洪範已輸欵顧招劉澤清諸將以江南降附二十七日悉往使臣至滄州復偪懋第招恂還獨洪範狂得而大清兵已意南齊十一月朔五日也懋第上將士滄州以款騎北發改館太

醫院久之上攝政王傲曰恂弟奉命通兩國好今無故羈我使臣我士馬飢餓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釋險阻以勸國事不報明年正月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鏞等入見懋第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奉表南京遣金鏞揚三泰往道梗不得達三月十九日為哀表望祭先帝哭失声六月聞京失守其從弟懋泰先降為吏部郎者來見勸之降懋第叱曰我家無是人也遣出之閩六月十五日命刺頭中置文大憲有二志懋第怒殺之十九

日乃收入獄叅謀兵部司我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作
良佐至廷翰守備劉統五人從入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
不可斷我早辦一死矣艾大憲違我節制我自行我法救
我人與若何與越日復廷諭終不屈攝政王雅愛懋第敬
生之以問在廷漢臣而降臣愧見之無復言者王歎汝等
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終不失富貴莫應乃應出死至市
王又遣騎諭降者三終不應懋第頌五人曰得毋悔乎用
極日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向禮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

心盡矣端坐受刑行刑者亦揮泪大風晝晦捲市棚于雲
際現者無不泣下門人戚然徐元敷葬之彰義門白馬寺
側將士留滄州者聞之號泣散去蠟書至達于魯王懋第
之在太醫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遭痛詈朝士亦憚其忠
直遂不敢見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寧國人味良佐王廷
翰劉統皆上元人陳洪範異懋第得候明年六月十九日
病函連呼蒼爺至乞哀而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身

南疆巡史

列傳卷伍

袁繼成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遷
廣東道御史巡視中城以監會試疏縱謫南京行人司副
諭年遷禮部員外郎出為山西學道巡撫吳牲特疏荐之
巡撫張孫振弗善也引之逮問三晉士民赴闕訟冤得釋
進武昌叅議平賊呂源子嚴賊產數萬畝使民佃之以其
入為軍糧尋陞鄖伯撫治令都御史以賊陷襄陽不能禦

卷伍

列傳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建治遣戍以明年以荐復起總理河北屯以大學士吳牲
將出視師議設總督于九江控制吳楚乃加繼成兵部左
侍郎總督江楚應饒至蕪湖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成激
以忠義挽良玉西行時張獻忠方蹂躪楚地至安慶指江
中浮屍示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左良玉变色因責之
曰君侯功雖多適亦不少朝廷不遣責歲遣中使宣諭奈
何不圖報稱且人孰無死張睢阳死賀蘭進明亦死某寧
為睢阳死不為進明生也良王大感動遂提師復武昌繼

成至九江申軍是聯絡柯陳諸大姓兵扼端州窺賊所向而
吳牲得罪又改屯以呂大器代之大器與良玉不睦軍中
大珣帝曰今日表明日呂朕不知諸臣紛紛何見也於是復
以繼成代大器甲申四月開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
繼成遽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成慮寧南左右
無正人聞變必生異議亟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
良玉得詔果不肯拜問繼成言乃開讀如禮俄以擁戴功
晉四鎮伯爵繼成入見面陳封爵以勤有功無功而伯則

有功者不勅跋扈而伯愈不可言矣又言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加人尤當以紀綱肅下且君德剛毅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春冬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鴛顧奉六龍為澶淵之行又奏曰左良玉雖異圖然所部多降將不可不防臣當馳還汎地上是之維威因上疏時政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為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為之門戶令淮南江北無恙也叛將潰兵蟠踞其間小民囂然畏其樂生之心此可不加意

措置令就我戎索乎湖南新經賊亂千里蒿萊宜重簡臣撫治其地邊補庶吏輯和唯民招徠商賈巴蜀黔越之貨襄陽為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里鎮必宿兵宿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又言致治先得人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主勢曰車親

耻不雪其得偏安一隅枕幸耳國難維敘

所知若刘宗周吳姓黃道周楊廷麟葉廷

朝至今思其議論于後之禍敗灼如著龜使先帝早用其
言寧有今日馬士英以刺為己恨之亡何逆党諸人尽起
通政司楊維垣請三朝晏典重頒天下維成言要典一書
先帝特旨焚毀諸臣非屬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羅
織之書臣書未進亟寢之書既進亟焚之不聽刘澤清之
誣奏姜曰也廣維成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坏其事

於維成所奏用監司即縣官恣寢其所奏而阮大鍼在兵
部凡維成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勅印由是諸將愈解
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光壁黃朝宣等潰卒數萬人無所
屬奴掠薪黃間維成陰以恩撫之使無為良玉用疏請湖
南總督連蔭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方進良玉侯爵令
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光壁等軍其勢甚張維成遣書朝臣
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及
裁九江額餉六萬且以其比良玉欲移之

右侍郎又恐無以牽制良王遂不果僞太子起士英大
鉞欲借之以起大獄盡誅正人流傳洶洶而胤載方徧漢
沔左兵欲避寇而無名黃射在良王軍中因說良王清君
側惡救太子乙酉四月良王遂得撤教士英罪部署三十
六總兵而東時繼威聞賊南渡令其將守九江身率師以
援吉安甫登舟而聞左兵且至九江士民大恐珣泣留繼
威乃急移諸將家口入城以警兵心列兵城外拒戰士民
皆言我兵十不及三激之極不測若俟良王至諭之以理

且令諸將斂兵入守相機而勳繼威曰入城示之弱不可
而裨將郝効忠不待令隨其家入城矣良王感北岍書來
頓握手一別為太子死繼威至良王舟中良王言及太子
大哭繼威曰先帝旧恩不可忘今日新恩亦不可負公今
以撤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為疏良王從之成禮而別繼威
归集諸將涕泣曰兵諫非此也晉阳之甲春秋所惡我可
同乱乎當與諸君共守城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
者左營潛入縱火表營亦出勳郝効忠夜半出城門出良王

南陽通身
三十一
兵士遂入城殺掠繼成庶不能制冠帶欲自盡黃河泣拜
曰寧南無六國公以一死激成之大事去矣繼成乃止良
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臨侯矣血數升而
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自稱留侯邀繼成偕坐池州閱日
報大清兵已陷泗州偕儀陽黃澍夢庚陰遣人迎降繼成
孤舟避蘆葦中夢庚叔之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王亦欲禮
之為設宴不飲不交一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
而解之乃拘送北在道中八日不食不死至良鄉嘆曰此

謝疊山尽節處也又繼同行者又解之京就館夢庚將朝
刘學士曰盍與之同朝乎繼成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之
同叛乎次日內院剛林等復勸之朝且曰本朝為明討賊
今賊未絕君入仕得為先帝報仇繼成曰討賊清之惠也
今宏光帝何在而臣子可圖富貴乎刘學士曰宏光之立
是乎賊未討君未葬安得廷立繼成曰今上仁宗孫也倫
序宜繼大變之後社稷為重立君所以示四方有主也刘
又言宏光不道事之無益繼成曰吾君也君父之遊臣何

南疆志
敢知閱數日攝政王得討欽官之繼威文勵曰國亡與亡
古今通義某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背矣不忠之
臣清安所用之正知其不可奪乃改館選卒寸之幅巾袖
衣兀坐讀書終不剃頭明年六月二十四日遇害于藥市
繼威問何地曰藥市也繼威曰昔文先生死此吾得死所
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時為兵部右侍郎收其骸載以
充州子一漆不仕亦早死
逸史曰嗚呼司馬之志烈矣雖然吾于北使事亦嘆謀國

之無人也當是時江南雖立君敗亡之餘耳而吾朝應天
順人乘机入關將相和豫士馬精強甲兵堅利浸々乎有
席捲囊括之勢為江南計者曰輯重兵固守河淮而遣辨
士具玉帛卑辭納欽願為與國輸歲割大河為界凡降臣
家屬在城者悉撫眼之以繫其心毋令陰進說以內成
恐朝計未必從從南救之馬唯過也丙乃晏然自大執以
永平故事欲以屬國礼折插使之而所遣之使剛直不撓
佐以奸險悖送之免德子知不屈膝之為不辱命而不知

適以啓釁之為敗國也。夫秦革不避君子死將訖之煌煌聘問之吉而以縲經將事可乎。家國不能兩顧忠孝不得兩全懋第諄之則不智廷臣不言則不忠。改使御書不達使事不終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即無洪範之陰輸亦豈能有當乎。故夫忠臣之義全國為上。吾計是以衛國而不用而後死則可謂無憾也。江督之科左審矣而小人及齟齬之以自撤其藩籬使江督計得行以外一心左維有異志尚有所憚必不至於內向也。嗚乎天禍人國凶德參

會君子不幸而值其時計惟一死以報國耳若二公之忠節固昭昭乎日月爭光哉

黃得功字虎山合肥人少執鞭役屬人年壯必鬪投大帥為健卒遂隸遼陽藉為人忠勇善騎射師拔之帳前親軍戰輒衝鋒積功至遊擊入授山東陞參將旋充總兵官每臨陣飲酒數斗沐入敵營不顧生死利害人為黃闖子崇禎十五年流賊陷廬鳳奉詔鎮之歲時獻賊潛匿英士太湖間得功以騎王不往躡之遇于石牌獻忠俱不戰得

功退及相去丈許，遂以之反為逸去，乃收其所掠男女萬餘人，令各回鄉土，以甲仗輜重歸朝廷。尋又討平叛將劉超，封靖南伯。北京之變，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俱避賊，率兵南下。高傑字英吾，起群盜為自成親將，自成出戰，使守營，與其妾刑氏通，懼誅，挾以降官軍。從孫傳庭破賊于塚頭，得陞總兵。劉良佐字山東，總督朱大典部將也。從護祖陵，禦革在最後，收永城，亦有功。劉澤清字鶴洲，為山東總兵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攻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將畧

無所長而好聲色，喜利權，賂遺權貴，結納賓客，嘗以科臣韓如愈見劾，遣賊殺之。至是皆至江北，而傑軍尤暴悍。沿途焚掠，居氏驚竄，福王之立也。馬士英預與諸將結以聯制大臣，由是將諸各居擁戴功。王以靖南伯黃得功及廣昌伯劉良佐、興平伯高傑等轄鎮江守鎮，大兵南下，總兵許定國殺高傑，降後兵入，得功營。劉良佐禦之，亂箭中得功喉，得功死。良佐遂降焉。

周鑑字仲取，號辰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鑑舉鄉

卷五

自置邑口一列傳

七

試第一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蕪湖還朝抗疏諫帝
不當寵任中官罷斥言官帝怒削其籍鍾自是知名初鍾伯
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時以党附魏忠賢並列逆案鍾
深耻之遂籍後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名讀書
第山然好臧否人物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名愈高而謗議
滋起矣會廷臣多論荐者起故官入郎中復為給事中
韓如愈劾罷北都既陷南都諸大臣議迎立呂大器姜曰
廣並主潞王鍾與雷縉祚往來詎料來這福王立大器被

逐馬士英亦惡曰廣令其私人不統鍾誣劾之而指鍾與
縉祚為曰廣私黨且詆鍾推閔時貪肆狀士英亦自劾周
鍾之從逆牽連及鍾由是有詔俱逮治鍾叔父維持与鍾
弟前肅山知縣銓因奏言家中不幸鍾鍾兄弟成隙而鍾
乃偽撰功進表下江南策已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洗且鍾
于陛下登極時首倡異議別圖擁戴是鍾罪止一身鍾罪
寔在社稷也詔所司逆訊先是阮大鍼徙居金陵招撰匪
類流言遠近為翻逆案之計諸名士碩景等出留都防亂

公揭以討之主名者鑣也。由是大鉞憾甚，必欲殺之。獄急，則囑御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于士英。為輯事者所獲，丹衷坐謫。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愔曰：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續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稱皇太子。明年冒稱皇后，希踵王即故智。實由二人訛訕新政，造謗宮闈，故訛言煩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弮叢野，乘間竊發書而光祿卿初吉與鑣同邑，以詈鑣得為戶部侍郎。初，鑣友人相城左國棟

蕪湖沈士柱皆列名公揭為大鉞所汙，恨至是避大鉞客左良玉所。及良玉募兵犯闕，傳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大鉞，搆陷鑣與續祚。士英大鉞益怒，謂良玉之兵鑣實召之，遂傳旨賜二人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書于腹，乃就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麗逸史

列傳卷六

周鍾字介生，鑣從弟也。為諸生，有盛名。舉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甫半載，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頽居。恩荐之，牛金星用為簡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訖，廣敗類入，其被訕此，謗而家弟子遇于塗，至不交。指一攝鍾既降賊，鑣明

翁等益被以惡名，朝中傳其

勸進表有獨夫投首

比堯舜而有武功邁湯武

而無慙德等語莫不齒初鍾與弟遇阮大鍼于酒肆席間弟與語不合推之舉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為謝而劉澤清之鎮山東也募鍾名奉五百金以交歡鍾拒勿納由是二人冰恨之至是方周與與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遂奏曰給事中光時亨阻南遷致使先帝身殞社稷而身先從賊又大逆之光如庶吉士周鍾者勸建朱已勸南聞其嘗馳馬于先帝梓宮前臣不勝髮

以其伯叔也為逆奄爪牙今鍾復為闖賊梟獍種惡兩世宜加族誅周銓周鏞其兄弟也均宜從坐遂被逮初士英之起大鍼也為廷臣所阻怒甚大鍼謂人曰彼阻逆案我立順案相對耳以闖國稱順也由是痛斥從賊諸人其以鍾為首者以鍾自為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目為黨魁而不知復社者舉揚之標榜非東沐也鍾既繫獄數求解于士英不可得及之定罪刑官解學龍置鍾于次等待繫士英徽旨詰問學

改從一等而以停刑請士

英怒學龍以此去位

為御史張孫振再鞫杖鍾三

十居數日而左兵也遂與時亨武懷同棄市

雷纘祚字介公太人崇禎庚午與于柳十三年帝思破格用人乃命舉首悉就銓用為部寺司屬及卅縣吏凡二百六十三人時孫庚辰將用命勒石太學以張大之而纘祚得刑部主事踰年擢武德兵備僉事山東之被兵也纘祚固守德州有詔獎勵纘祚乃劾督師范志完繼兵深掠及行賄事志完之入朝與志完面質卒誅志完而令纘祚

遂任初纘祚之來也意驕甚自謂且有殊擢及是頓沮喪而廷臣遂忌之尋以憂去姜曰廣之謀立潞王也纘祚參其謀及福王立士英遂借纘祚以傾曰廣纘祚曰廣之門人也劉孔昭嘗語大鉞曰當迺立時曰廣與纘祚偏言上不可立當設法阻之大鉞遂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不知纘祚欲設何法可為拳心曰廣尚不能為賈充而纘祚公欲為成濟乃命嚴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復劾其不孝不忠至四月遂與鍾俱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

蓋大鉞輩亟以殺之斤初少詹事吳偉業奉使出都大鉞語之上仁柔一切生殺予奪予與致公主烏歸語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父歡也又曰周鎮九時亨聽之公論周鎮無死法惟額祿不可赦而御史張孫振必欲盡殺之給事中錢增曰鎮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之黃宗義曰徐時霖為鎮而噬鍾反因鍾而害鎮大鉞無心于殺鍾又因鎮以累鍾事之不可知如斯要之立乎亂人之朝而傾險穢薄一趨蕭牆宜其不免也悲夫

逸史曰响二 兩波君臣豈不哀哉大敵已偏而廟堂嬉戲若無事然及揚州既破文武大僚倉皇集議竊之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即降志辱身亦甘心也蓋羣思異國也兵科吳适至兵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言曰長江之險北兵豈能飛渡耶君何深慮乎是一騎未至君相先逃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 臣部尚書錢謙益首具啓迎豫王渡江百官或降或竄奔走恐後矣其降者公侯則徐允爵來國朝常延齡湯國祚柳祚昌徐宏爵李祖

廷頌鳴却張拱日孫維城鄧之郁方一元郭祚永焦夢熊
劉印吉張承吉郭存義黃中鼎常應後齊贊元大學士則
王鐸蔡奕深都御史則李治唐世濟卯之麟侍郎則李喬
朱之臣梁雲構翰林詹事則陳子鼎程正揆李景瀛劉正
宗張居正陳之遴給事中則錢增陸朗丁允之王之晉御
史則張孫振徐復揚袁宏勛王燦其餘即曹司下僚不
可勝計而獨劉成治黃端伯數人者挺然不屈矚然不澤
豈非布衣之鳴鳳哉且此數人者位非尊也祿非厚也權

非重也無討疆城守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冷曹散秩其
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高皇帝陵寢之旁霧集所
憑僅此數人之仰答其平居有講學東林蹄台徒衆者相
與標榜而首倡邪謀醜顏屈膝曾不愧恥至今人反詆譽
之神獨何即鳴乎世之哀也三代直道泯沒書矣當豫王
之將至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迎之于郊趙之龍錢謙
益奉輿圖冊籍箴手中途四拜以獻將入城大雨沾濕百
官雨衣無敢後者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官謙益封

府庫以鎖鑰導王以入之龍集梨園子弟數百人長筵廣
樂通王南向坐奉觴上壽張幕天壇佳牛醴酒大饗將士
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伯劉澤清率其軍士投戈解
甲稽首歸命且請擒宏光帝以自効焉于是不足五日間田
雄果扶帝而至矣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甲戌進士初知蘆陵縣
南渡補國子監助教歷陞刑署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
封庫成治怒奮拳擊之之龍走得免豫王入城成治獨閉

戶不出汎已聞王命百官旅見出使謁者須註册晨起呼
名凡官吏俱寅往午歸否則妻子為俘成治慨然曰國家
養士三百年豈遂無一忠義以報累朝恩也舉筆題其壁
曰鍾山之氣赫々洋洋歸于帝側保此冠裳遂自縊

禮部主事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為寧波
杭州推官皆古吳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伯聰穎雜治儒
墨百家之學性冲淡夷曠虛懷下士每則諸生以文藝
釋子以語錄下逮金丹符籙雜然競進者恒數百人端伯

應接從容莫不悅服而去其治行最優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于聖元守而不果已而潛心儒學慨然欲自刻名節初端伯少時思道棄世俗自署私印曰海峽道人至是忽改篆曰忠孝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之更有進也益王與鄭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疏論之益王怒乃避跡于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荐起之乙酉授主事數月而南京不守或謂曰公如老衲盍浮沉山野間乎端伯曰臨難毋尚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耶豫王之

召百官也端伯不至從者固請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王命召之兵入先種其妾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耳我不救謁也乃拘之去方中大袖見王不拜王甚重之嗔以大官不可曰以方外禮之可乎亦不可王問宏光何君曰聖君曰何以指昏為聖曰子不言父道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曰何以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遂下獄中作明夷錄自跋曰以中易數疏成靈符符旁初筮得明夷再筮得箕子之明夷今江南狂狴夢是或人欲三、于

我寧死不從也。薇荒來，秀萬象明茂，豈不信而有激哉！大帥高其義，欲少，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宗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端伯正坐待命，一卒左及之，手顛棄，刀走一卒，石及之，亦顛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盍刺吾心。卒知之而絕。一僕拱立于其側，擇之不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謚忠節。端伯，冰于禪而卒，歸于忠義，以死當兩京，墮沒大臣之不能死者，輒因緣扶拂，稱濟洞宗嗣，以自文其偷生之末路。豈端伯所謂藉口釋氏

者乎？噫！可歎也。

戶部主事吳嘉肩字絕如，華亭人。明子舉于鄉，南渡官理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欲歸，遂待者曰：往則殺死耳，幸而不過難，且歸為後圖。嘉肩曰：是何言歟！君士則率土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遂止車城外，報恩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攜官服至方正學祠下，拜曰：願從先生于地下，令後世知。不與先生同志也。從容縊于樹。一僕欲為解之一僕曰：嗟乎！之人有成言矣，解之心不聽，不如已。

卷六

列傳

也氣遂絕

中書舍人龔廷祥子伯興無錫人癸未進士明年而涼師
昭宏光立廷祥知其不能久立不欲出既而念母老莫得
誥命以宗上親慨然歎曰仕不仕我已策名吏部矣國難
不可避也且以族親乎乃入都授中書舍人四月命下旬
日而揚州不守天子遣邊舉朝迎廷祥曰嗟乎吾知國
亡不意其如是速也吾豈忍言恩乎因乎道書其子曰捐
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與

吏部主事駱天閑約同死天閑懷及至文廟跪告先師欲
自刎為其僕所持不得死廷祥至府中拜訖大呼曰吾不
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公授武定橋下死

欽天監五官掣壺陳于階字詹一上海人嘗從大學士徐
光啓學廷祥授是職南渡令督造火器大兵至歎曰吾
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死何以見徐公哉縊死天主堂
嗚乎此可謂不負徐公矣

逸史曰予于著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且以見

賢人君子淪于下僚而奸回賣國之徒以居高位國之所
以亡也或曰其時天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
予削而不書何也曰非死義也宏光既出城中無主百姓
羣破獄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過王鐸羣毆之曰汝何故假
我先帝子拔其鬚且書張捷聞之恐其及已也欲走丹陽
門閉不得出倉皇與僧懷璧趨雞鳴寺之人復窘之懷璧
勸之死不得已乃縊維垣亦患滿及樞二妾投井死置三
棺旁殮二妾中題己名置中堂身微服夜避至上橋為冤

家所殺死如是得謂之死義乎且夫維垣身附逆案名在
丹書馬阮比之拔置顯秩首以須臾請自是羣小鴟張
睽翮而至亂政亟行以速取也張捷身為家宰曾不救正
惟馬阮意旨是奉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殺賈
舉卅綽々入者死之春秋削而不書朗文定以為是皆逆
君之惡從于昏亂不得以死節名然則使張楊慨然殉國
猶賈舉類耳況予不得已而為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
予于是史之作發潛德闡幽負旁搜遠探雖市夫曰隸苟

其死義必不敢遺豈于大僚而反略之惟其微之而信考之而核而後敢書故慎之而後所傳不妄故可以告之天下萬世也

凌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至保定降賊駟遁至臨清臨清亦陷賊誅求富室駟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權佩州印部署鄉勇又說賊將降之倫斬賊官信清濟寧同日復與德州諸生謝陞遙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記傳以

為故相謝陞者也駟間道使人上書請收拾山東通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岬相對者為甬灣宜設水師一旅于此與青濟義勇暗相結援東即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然駟亦時與

新刻通書益派軍難以自立也

國朝以兵科給事中授之駟不受十七年七月東昌下駟走大名冬至南京陞見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山東已

卷六

南疆史

列傳

上

潰駟乃入河南上方略云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盡守
做古人合縱之策。破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
各寨為州郡以守為戰以農為兵臣寢食河干創痕夙裂
不敢自逸詔命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特歸正之人然
實無一軍以相策應者及許定國殺高傑走降

大清與李際遇道大兵從河南渡河駟行部至歸德兵猝
至遣人入城說降駟斬之次日守者閉門迎降駟將欽樂
自殺豫王令生致凌御史否者城且屠駟歎曰與其仇慨

而狹小民何如從容而全大義遂往見從子潤生從之長
揖不拜豫王賜觴勸之駟請不飲明日王見駟無降意取
學道蔡鳳監守道吳琦于駟前斬之且白公以首領易虛
名乎駟曰已辨一死矣遣之貂裘革鳥皆不受是夜謂潤
生曰吾艱險倍嘗欲守此土以為江南屏蔽今已矣臣志
未盡死有餘恨又以書謂豫王曰大江以南天之所限否
則揚子江頭凌御足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遂與潤生已
死豫王命殯之吏民皆大哭失散事聞贈兵部侍郎當江

南初建日謂畫^北而守可以前安孰知門庭撤而堂與必
不固也使乘大兵亦下之日一軍北出與駟特備大勢
我中原尚可徐收即不然大軍南馳亦未能傳檄定也豫
王心重綱不忍殺之有以哉

何剛字懋人上海人也庚午舉于鄉為人英毅有才略知
天下將亂與其同郡士結義社抵排迂儒徐言鴻步之輩
講求經濟以庶幾于功名及其成就多實學而剛與陳子
龍徐孚遠為之魁所交多當世奇士東陽許都亦豪傑自

喜者也嘗從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精兵處也高皇帝
嘗用之乎亂矣盍及今成一旅以待用乎許都諾歸而散
財結容招致數千人後為邑令姚孫棐所陷十七年春剛
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
亂非所以戢亂也今天下所急莫如治兵之才然平生未
嘗學一旦畀以兵戎之任孰能勝之臣願陛下親簡強壯
英敏之士令知兵大臣教習之曰講韜鈴練筋骨壯膽氣
陛下時召試之其有成者中復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

功當一面臣嘗遊東陽義鳥見其人智勇奮發忠義慨
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緒采遺以
繼光法申詳約束開導勸率以收徽發之奇才歲餘可使
赴湯蹈火因荐許都及進士杭州姚奇肩生員桐城周政
陝西劉湘客時都已前死而剛不知帝壯其言即授兵部職
方司主事募兵益萃福王立陳子龍入為給事中言守江
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臣昔召募得二千人
請委何剛訓練從之九月命防篙子港轉本司員外即時

朝廷草創庶務繁興皆非所急剛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
宮室不必修禮樂百官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士智謀者
決策廉明者理財勇悍者臨戎朝政爵祿務不出三者驅
天下林能而國之求富必富求強必強荐浸無絃制空言
快後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是株守以待
盡也惟廟堂不以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爵人則真才皆為
國用而朝廷亦少浮議矣今大度之士分兵四出求草莽
英雄得才多者受上賞則英雄皆畢命疆場而內地下鮮

寇盜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以賜爵或以贖刑則海峽右
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實矣今臣竊觀廟堂經國者之
欲襲晉宋之餘業恐未必能效晉宋也史可法甚奇其才
大軍敗徐泗之軍退屯在窟舖剛以其軍會之及徧揚州
因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死無益也不如出城犇台援
兵以為後圖剛歎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
復應者剛為國家死則死之為知己死則死之濡忍而無
成非智士也城陷以弓弦自縊死之噫剛之才雖不盡用

而其死則亦烈矣



國家圖書館

南疆逸史

列傳卷七

初多佳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壬戌進士授興化府
推官時方弱冠時為人美乎姿骨更易之及視事民間情偽無
不盡知始相驚歎入為御史並烈帝治尚鯨核多佳言如
此則人臣救過不遑揣摩迎合漸至規避天下事益不可
為矣出按蘇松宜興邑紳以陳泰暴于其鄉民聚焚其廬
室發其祖墓洵洵洵不故多佳單騎撫定之懲其倡首者奸

卷七

南疆逸史列傳



民結黨立天主名號預行吳中郡縣有司不能制多佳庶
得其恩掩捕之名紳士父會鞠城隍廟成曰可殺即時杖
死之民忭首稱快表礼清修之士以子慕朱熹宣宏基等
奉羊酒鼓吹騎從道門謁見而疏其學行于朝請授翰林
院待詔士林傳誦為一時盛事踰年請終養歸劉宗周
遊其學益進崇禎十五年冬起掌河南道宗周以學諫嬰
帝怒多佳言清望直臣宜留以表率百官奉旨切責以
京察不當面斥吳昌時于朝是時昌時方附首輔声勢赫

奕未幾果敗北都陷多佳方以御史制南畿卷群臣奉福

王至衆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為兵馬大元帥多佳曰今日

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尚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帝制

監國于是以五月初三日監國是日內傳即位多佳曰今

日監國明日即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服除之後從之尋

出按撫江南六月陞大理寺卿轉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

先是北京之變縉紳之授偽職者鄉邑各出檄文討之奸

人因之擇其衆所怨者以爲利蘇州之項煜錢位坤

卷七

自皇皇已列傳

宋學顯湯有慶四家^情必與其振之使俱不如感之使伏國法誠
申人心自正朝廷宜將從遂諸^臣灼知其是者先行處分使
士庶無所藉口而後治其乘亂之罪則兩得矣奄人欲
敵衛多佳言詔獄之弊以煇煉為工羅織為事^臣朝臣
爪牙寔權臣鷹犬恠酷等子果固平反從無徐^臣
弊招承多出于拷掠怨憤充積于京畿致絕苞苴苞苴
盛歎清奸究奸究益多廷杖之弊刑章不以司寇撲責多

以直臣朝廷徒受懷諫之名天下反以忠直之譽三者弊
政當永行禁革廷臣亦多諫者姜曰廣復力待之乃止鎮
將于永寧等駐鎮江強攫民物浙兵見之不平相與而
浙將戰死鎮兵乘勢焚掠居民被害者十餘里^十佳聞之
率兵自蘇州晝夜兼馳而至鎮兵怵其威名舟車^十斬首
數十變遂定當是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顧未嘗惠情
江南也聞多佳布置周詳沿江設屯故不敢猝犯傑駐師
瓜洲篤書約會于大沈^傑傑意多^臣士畏縮必不敢輕

渡江至朗風且大作，佳才小舟岸邊，衛從小吏數人出，沒波浪中，湏臾泊岸，傑見之大驚，下拜曰：「傑不意公之勇如是也。」多佳勉以共獎王室，忱慨流涕。傑唯唯曰：「聞人多矣，如公者，甘為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陳張瑾共飲，明日別去。馬士英駟除異已者，令張孫振劫之，因以病告。歸三吳之民，泣送載道，總于雲門山舍。大兵抵州，使者以書幣至，越不受，其妻慮其死，令家人環守之，不得死。多佳乃洋洋如平時，防守稍疎，閏六月五日出，至

寓山之舍，頌飲至夜分，遣從者出，唯屬山人在，星月微明，望南山，歎曰：「山川人物皆屬幻景，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一世矣。」已而山人亦卧，死分後事，自攜獨獨投梅花閣，可沒水而死。家人覺而尋之，爛猶未見，跋也。魯王贈兵部尚書，謚文敏。多佳舉止蘊藉，見者愛其和雅，及處事決斷，凜如宗周，告以舍生所取義之說，現多佳容，殉節可謂不負其生平矣。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元青，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于鄉，為人

卷七

高邁不矜細行嘗與友人陸培有違言陸氏黨為文逐之
潛夫不與較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耳豈以翰墨爭是非哉
十六年授開封府推官時河以南皆為賊蹂躪惟河北未
破諸將帥皆在潛夫渡河至杞縣依汝寧西平寨副將
劉洪起以居峙芻茭監卒伍及京師陷報至乃慟哭令其
下盡縞素率洪起兵先駟至杞俘其偽官擊賊將陳德於
柳園大破之獲牛馬輜重無算福王已立于南京潛夫傳
露布至中朝大喜即擢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潛夫

朝

奏言中興在進取王業才偏安山東河南皆王土也六閭
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王師
誠分建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中原知朝廷有進
取之心衆心必盡奮爭為我用于是計遠近畫城堡俾之
分守而我將帥屯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則
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子也汴梁義勇
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萬餘衆稍給糗糧臣當率以先
駟諸藩為臣後勦則河南六郡可以及茲畫河為固南

卷七

清獻通考卷七

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之上恢復可冀下之淮江永安
此今日之計也若不思外拒專時退守督撫紛紜盡集兩
淮而舉土地甲兵之衆委之他人臣恐江注亦未可保也
時馬士英不恤國計佯應之而陰紕其言當是時聞封汝
寧間列寨以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列寨以十數蕭應訓
最大洛陽列寨以十數李際遇最大諸帥中洪獨起志在
本朝潛天請予印為軍士英不聽而用其姻越其杰巡撫
河南潛夫便道省親五日即赴河上其杰老嫗且不知兵

總督張彥振止提空不能駭駕諸將他將聞潛夫來
頗有归意十月蕭應訓後南陽舞陽桐柏及泌陽諸縣遣
其子三杰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為拔告身鼓吹旌旗前導
出三杰大喜過望謁其杰其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意真
其賄倨辞色以見之詎為賊三杰泣而去大恨潛夫按行
諸寨寨帥列旗帳鼓吹迎送而其之杰取閉門不出謁
其杰猜潛夫術使之日夜潛于士英士英怒十二月召潛夫
还以凌駟代之明年三月而有偽妃童氏之事上初封

德昌娶黃氏繼李氏再繼董氏封三妃曰洛隋與上相失
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潛夫奏妃欲在上不
問妃乃詣其杰自陳本末刘良佐奉之如妃禮送之都下
上不納送鎮撫司拷問士英因謂潛夫妄謁妖妇逮問下
獄南京潰得归浙東立國潛夫謁守山陰加太僕寺少卿
監軍浙西潛夫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列舟江上浙
江失守謂其妻妾二孟氏曰我為忠臣尔為烈女泉下差
為不惡秉燭書絕命詞拜祖廟携妻妾至化龍橋下曰

不圖孟氏有此二女心皆令其先下自乃况

王瑞梅字聖木永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蘇州推官改河
閩入為工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為邵襄兵備道會張
獻忠受撫瑞梅言于總理熊文燦曰撫之權惟我操則可
不得委于賊賊以撫愚我愚我豈可以撫自愚文燦意以為
挽撫事瑞梅曰非挽撫是濟撫也今左比王等能办賊而
南漳費一選光化周士鳳之兵四面分防皆勦敵也当分
于穀城之近却下令会勤以窘賊賊惧而降則心折而不

敢或否則玩而嘗我我則何以制其變也文燦不從瑞旃知事必敗亟陳解散隨征又農三冊天不從乃自為數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已不聽瑞旃曰天下事可知矣繼而群盜混世王整世王北天王小秦王過天星偏處均房間復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旃曰爭撫必墮賊計且倉卒之間前後受撫節袞皆賊藪矣文燦堅執不從夫幾狀志果及留書于壁且條上官名姓列所取格之月日多寡于其下且曰不受獻忠餞者節袞道王瑞旃一人牛由是名大

著尋以憂_下歸南渡授太僕寺少卿將用為湖廣巡撫南京潰不果唐魯各有除授督理浙東兵餉大兵入溫州諭降不應丁亥五月十五日為瑞旃生日置酒高會下出則縊死寢室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驗視拾五日云逸史曰凌駟以下五人者皆經濟才也柯剛陳潛夫個悅奇偉言多大略凌駟和勇佳冰沉有謀輔以儒術焉使界之重任未必不足以削平禍亂而卒無成者何也使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尽而忌阻之者衆也自古金陵立國必以

河洛為屏蔽荆襄為門戶故劉裕桓溫嘗出銳師親率比
伐宿重兵于徐鳳而後江南得偏安為當明之末季自成
奔突之寇得城不守京師雖陷中原猶明土也盼望王師
如時雨焉苟有賢君疾遣重臣撫鎮之控引河淮聯絡山
左其間琳野寨帥龍跳虎吼之士咸仰中興之主可以共
功而且望風响附爭先効命大兵即入關君燕雀未解
渡河南收晉宋之業未失也乃委而去之視為異域至有
人焉勦立軍府疾呼望援曾未策應馴至士民失望豪杰

解休驕將勁旅盡為敵用此豈謂天亡之哉瑞璠之策撫
事審矣文燦庸愚有謀不信以釀滔天之禍嗚呼為人主
者奈何置庸愚于高位使事机惘惘而絕奇智者沉淪下
僚見其敗而不得救有志之士所以撫膺而太息也

徐汧字九一另勿希長洲人崇禎戊辰建士選庶吉士授
檢討遷右諭德苗道周之謫也汧上疏請與偕罷斥上切
責之奉使封江西益藩以病請在籍開京師陷恟幾絕
汧雅好文遊畜聲妓至是恚屏去獨居一室南渡起少詹

事不赴致書在事諸臣言今日賢奸之辨不可不嚴而異
同之見不可不化在諸君以君民為心以職掌為務其忠
君愛民清白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
公者君子也否則小人執此為衡流品明陞叙當矣也必
人私異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傷厲有如一曰卒使
海內鼎沸社稷印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事未精
神智慮不為君民不念職掌乃至膜視主上委身寇仇豈
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以隨之然則明党相傾亦何利之有

今喪敗之餘久思危懼宜戒前車勿蹈覆轍尊取介特立
立之人尚悃悃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誠以功各修職業
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友撐傾側者也大兵渡江
謂其子曰國事不友吾死迫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
聞縊城不守夜自縊僕救之而甦其友未殺曰公大臣也
野死可乎汧曰城郡非吾土也我何家有閔六月十一日
自沉于虎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勝不刺頭之身以
見先人于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歲暑數日不腐色如生

南疆遺集 十一
即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坊字昭法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節死隱居不仕有高行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受業于高忠憲公拔龍為主靜之孝授工部主事值魏奄亂政告歸崇禎二年補原官轉員外郎督琉璃廠減經費民數萬以繕城工其冬大兵入塞諸曹郎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立致城下有斃者而允誠守德勝門獨完因帝嘉當為調兵部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盡孝南渡起補吏部

署文選司事到署十三日臨謝去乙酉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刺頭者執至江寧蒲漢官並以緩言斂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曰予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誠髮不可刺身不可降因賊絕命詩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尚灑字靜現亦違制同執巡撫令其歸家尚灑不肯終與允誠同死僕孽成聞允誠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至訃至僕朱孝亦號哭而死

揚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為諸生以氣質自任天啟丙寅送

卷七

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十人謁巡撫歡
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聲振地掖尉呵間即擊殺之已而
逮御史黃尊素又至驛中士民共出關門焚其舟殺其駕
帖巡撫毛一鷺俱禍根究亂民殺五人以謝奄蘇人義而
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乃得免然亦以此知名
崇禎庚午舉人應天鄉試第一乙酉避地河濱浙東遙授
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亦自館晦改号復庵在
隱鄒尉山丁亥四月吳勝沁友為之蓮萼者戴之傷

之門人也事敗併廷樞被鞫于舟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
慕文信國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被縛以後餓五日徧
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伯國斬燕市不
異俯仰忻然可以無憾五月朔大帥會鞠于吳江之泗州
寺廷樞不屈巡撫重其名命之剗頭廷樞曰破頭事小剗
頭事大乃殺于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
刃首墜地復曰死為大明鬼刑者為咋其君禮而殞之
刘懔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朱赴而

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亥上海諸生飲浩
通欵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以嚀為首其書為趙
騎所獲巡撫曙二不肯屈膝乃語曰尔反乎曙曰誠有
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定不識欵也巡撫亦知其罪第惡其
詞氣激烈檻送金陵卒不辨不獄八旬于九月十九日赴
市賦詩別母而死或曰死亦君子之重也可以死可以無
死則君子不必死若楊刘二君者其于明士也非臣也且
其事誣而不辨母乃过歎或曰不然二君者其願死公六

特未得其死所耳苟有其會視如歸焉豈復肯濡首以
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不死也而當時之觀顏偷生者
乃真死也

陸培字鯤廷仁和人父運昌嘗和吉水永豐縣有異政培
負後才美爭儀善雋文然行誼修飾嘗客華亭主人妾從
屏後窺而悅之遣青衣致意培不荅立放舟去登崇禎庚
辰進士不謁選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以時年少出而與
之上下議論人人以為弗如也其所為詩文人人爭效之

號金陵體性峻急遇高才即輕身下之有不可意輒嘆自
叱去之於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其與人交重然諾急
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南都搜行人十月朔吏科熊汝
霖蔡真淮安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便道回家與其女陸彥
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土大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
請發兵拒守而秉貞已與洪範謀挾潞王已降令曰太
后在此危駕者誅培慟哭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
乃攜家避橫山之相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放廷之旨

公職行人無守土貴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已與亡
亦可乎培仰天歎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
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取酒酌其妻
將自裁其妻防之甚嚴培乃止一日紹其妻脫身自故里
健戶自縊家人破壁救之復甦培志曰奈何若我夜作絕
命詞拜其二僕以絕殺之曰成我志者汝惠也登案就縊
從容而死年二十九閩中贈尚寶司卿忠毅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少豪宕好声妓性高邁家藏法書

名兩尊彝古器物客至摩評品漆焚香賦詩竟日無倦語
天啟辛酉舉于鄉歷福寧教諭南平知縣南雄同知時光
澤妖亂撫按交章留請詔以同知攝光澤縣事至則單騎
往諭降之時帝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庶能更至京臨軒親
試不次擢用按撫以道焜名上銓曹為故事即丞無考選
者題陞兵部主事道焜言皇上破格以待非常銓臣援故
故例而蘄考選非陛下搜羅賢豪至意上許候考會國亡
不果大兵入浙慨然謂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上知過

思當死久矣所以不死者將以有為也宏光之立小人盈
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濡滯至今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
以故事被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天下且謂屬吏中固無
人也及潞王降乃收錄死均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荐授寧都知縣廉公有惠政修
城垣足兵食數月守具悉備有賊印旭東行劫鄰邑守城
撤向榮捕之何榮捐金購賊得其魁七八賊散及闖賊寇
江西去寧都百里而軍向榮晝夜登陣賊知有備不知犯

南朝通史
卷之七
明年七月偵賊五百屯馬羊坑先有十人伏闕下向榮立
捕殺之陳屍于郊乃自督鄉勇銜枚出擊斬賊二百餘生
擒渠帥十五人餘皆竄去總督袁繼成御史周燦文章以
荐因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榮遂被劾明年夏
江東夾守大兵長駟攻城向榮衣冠投項材之野死

逸史曰此數君子者皆直諫氣節之士也使其立于平世
豈不彬彬乎王國之羽儀哉學不被乎時才不展乎世從
容引義以自畢其志蓋列祖聖宗養士之澤于是乎見也

當明之季江浙熾成衣冠甲第偏于郊圻轉化樞秉國鈞
翰林侍從臺省殫濟滌滌高軒鳴駟呵擁于長安道上者
半江浙士也于是尚詩書說禮樂相矜以文墨相接以儒
雅而佞巧机詐舞智恃勢者亦時出于其間迨乎江翻海
覆陵北谷遷而挺然以網常自任者郡不數人其餘惟怯
澳恣與時俱化嗚乎今之哀敵凌夷有自來矣



百藝通史

南疆逸史

列傳卷八

金声字正希休寧人少好學為應舉者多甚亦之恩名傾一時登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自大安口闌入京師戒嚴声上言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九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有岫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顧陛下錄用申甫練敢戰之士為披吭捋虛之申舉甫者雲南人少遇異八

授以兵法遊長安以其術于諸公卿独声信之至是荐為
疏入立召見申甫授副總兵以声為御史監軍當是時權
貴人似不習兵又與声素相友又忌甫以白衣起用無兵
與甫聽其召募而日夜下兵符侃使出戰秀之當敵甫不
得已慟哭夜引衆縋城出至蘆溝橋全軍覆沒權貴人乃
請声不知人声遂謝病歸十六年春以陞陝晉為士英調
黔兵勦寇过徽州大掠声勿推官吳翔鳳率鄉兵盡緘之
為二英所劾帝知其無罪差不同起為修撰會母年未赴

南渡邊右僉都御史不出二十多故與其邑人江天一
日夜練義勇以慮變乙酉夏大兵破池州將及歙寧声奉
為祖像率百姓哭臨起兵誦恢復天一一徽州為形勝地
諸具皆有阻隘可守而績溪之面當孔道其地独平逸宜
築閘于此夏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為砥柱遂築紫巖山閘屯
軍其中分守六嶺於是即祖德應之于寧固尹民興應之
于石埭郡邑相繼復声拜表關中而閩召遣中書童赤心
授声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軍務声刊布詔書

南中始知閩地有主已而清將張天祿攻績溪天一授兵
登陴守禦司出迎戰殺傷數千人相持累月會軍無見糧
而祖德民興等多敗死大兵乃以少騎牽制天一于績溪
大兵入績溪聲為揚守壯所獲聲曰敵民之守吾使之也
若執吾去勿殘吾民天一及之聲曰石有荏母不可
死笑謝曰馬有人共事而逃其難者時南都改服已久聲
與天一等裁冠大帶而入而各散現總督朱降声礼而館

公不領十月十八日帶詣江陰門臨刑遣人耳語天一大
呼曰先生之千秋在此刻也声謂刑者曰但絕我氣無斷
我頸于是然鬚仰面飲刀而沒同死天一陳際遇吳
國瓚余元英閩中贈声礼部尚書謚文毅天一礼部主事
其時同声起兵者斂县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閩
士英都司汪以玉先後被執

夏允彝字彞仲華亭人少敏悟與同郡陳子龍大倉宏溥
長洲楊廷樞俱以文名弱冠奔于御益肆力于學又二十

年登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樂知縣有異政居丑年邑大治
將奔卓異會母丁憂仕江南建國權考功主事丁丑
八月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者以逆罪二之
允彙避于野投之書曰有清革命萬物維新明室廢臣理
應爰際其何所赴死願有一言為清朝策者昔金人渡江
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未嘗不曰士馬即中原之
地亦奔以授宏拜昌劉豫而不自有者誠以南土界黠多
險險冰昧毒蛇匝地聚攻白雪吐嘔霍亂以時而發同

若中國北人之吏于南者亦以為病况塞外來者其能堪
此乎昔蒙古為之南更者以三月至九月以一切吏事華
人為政至賦稅盡逋自海漕之外無一為未及七八十年
而兵漸劇魁蝟毛而起江南大亂河九瓦解是江南為元
累而不為元利矣向使元割江南予南歲犖會繪以突北
地則元之疆土歷世未艾也愚為今計莫若以淮為界存
明之宗社而責其歲幣于名甚隆于利可以惟執事裁之
書入不報是時總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允彙入其軍

為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卒市井無賴子見敵輒感迄于無成淞淞江破或說之入海趙閱允彛曰吾昔吏閩閩中入郡或怀思我今往輔新主圖再奔策固善然奔事一不當而逃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允彛經紀其喪即歿死其兄之旭諷以方外允彛曰是多方以求活耳當事重其名欲招致之曰夏君來我大用之即不顧今一見我允彛曰譬之負奴或歿嫁之奴不可則語之

曰即勿從姑出其面奴將塞其惟以出乎柙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況於松塘苑浮水面衣帶不帶三日而黃道周奉隆武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台書則方險矣使者哭而去明年贈左春坊左庶子謚文忠所著有禹貢合注而幸存錄為絕筆子完淳字存古四歲能屬文弱冠才添橫逸江左等儼丙戌上書監國授中書舍人監國航海完淳拜表慰問為邏者所得見殺允彛死二年而其兄兄之旭貢生以匿陳子龍官跡捕之自縊于文廟顏子位

旁其道云予自若弟殉節即欲借死彼以孤寡見託未
息也然不向城市坐省兩年于茲矣今者吳鎮不忘本朝
一時趨附机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党坐坐叛名嗟乎
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予幼請聖
賢之書今死在聖賢之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于新
朝之法也其賦許曰嗟予薄祐少遭不造皇路多虛撫膺思
報穰之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宰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
濟天顏邑救松江守歲寒之義至死勿避仲也怀沙身無

暇屈惜哉卧子何不早决故曰君逝故友云亡吾將安归
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魯壁墮之避哉尼父余敢对揚

陳子龍字卧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時穎異以經世自任
喜縱橫之術與郡人別樹幾社海內多宗之為文法王李
加以富麗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相詆訕不肯下發崇禎丁
拜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叙盟社
之交先是東陽許都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得人
見又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松江為廉徐孚遠

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飯以職
隱然于城也子龍在紹興因與許都遊數荐之上官不能
用東陽令姚徐棊貪而虐與都有違會言都有母喪送葬
者數千人令疑有變遂以及聞都党執令若之旬日聞聚
數萬人下東陽義烏浦江三縣浙東震動然都一無所殺
掠遣從者謝長吏而已巡按左先調兵行勸民各保寨
拒敵官兵大敗子龍並騎性諭之都即解散其衆以二百
人隨子龍來降光先忌其功即論殺都子龍救之不得大

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先尤庸懦天都以一書生能
聚萬衆其才必有過不省感知已一言投戈謝博比豈悖
逆之人哉激于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走險耳使赦其死
令率所撫衆渡江逐賊自贈想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令
衆衆俊之士駢首困尽子龍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
降之功績不叙官兵勦殺平民連誅無罪賊平數月驛騷
不得寧嗚呼卽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矣以招撫功擁兵
糾給事中子龍冰痛負都不赴也南都起兵科子龍言句

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享之斯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親奮故能光復日物未有迹居法宮之中履安處順而可以城定禍亂者今省人情世習不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沉恨中原之榛莽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無恙否而先帝后之梓宮何在輿言及此陛下當嘗胆卧薪宵衣時食而群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志意以報仇雪耻是務庶中原可守旧京可復功門山東河北義旗開集



咸拭目以望王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拔擊之雄慰趙魏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皆不折而歸賊則豪傑皆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遠駕幸京營大閱之後弭節江許大集舟師分命武臣一至蕪湖一至涼口以視檢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詔親征六師北渡歸重淮泗令一軍由白毫以入汝雄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以襲漢巴屬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投首可計日待矣天言防江之策莫過

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又言備邊三害又請收復延陽
皆當時至計也前用也甲申八月請假歸里馬士英亦
忌之恐其奉潞王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子龍也南京不
守閏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普衆沈沈龍亦
總督兵部尚書子龍稱監軍右給事中延至水師總兵黃
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道李向中等
為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授兵
部尚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子成棟破松江子龍逃

匿無何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
傷客其所教之及徐道人所舟山黃斌卿會率師來攻而
已從中取事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兆期于丁亥四月
十五六兩日水師至松江勝兆為謀不密國人皆知之同
知揚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于總督總督殺勝兆部將之
在年取者果光勝勝兆知事洩亦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
使其中軍將一員人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海師已于十
四夜為颶風所沒世勛永義登東南城頭而望烽烟冥然
卷八

兩人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箭召勝兆所親信者及
殺之戴之僂。死執勝兆送提督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子
龍之命事華亭夏之旭同奔嘉慶兵急于侯炯曾匿其僕
刈削家已遷他。以顧天達所官跡捕至嘉定執政曾而慙
官巴山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鎖于舟中泊峰塘橋
下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十五日也其以匿子龍
死者延安推官顧咸正訖生侯政曾夏之旭咎寬也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為人多智以好談經世之學崇禎

臣勇三身

九

中由國子生為內閣中書舍人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梗議
復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
運書五卷因戶部尚書倪元璐進上請以廟灣六船試之
月餘廷揚上謂元璐驚曰我已奏言公去奈矣何尚在廷
揚後曰糧運已。矣元璐即入奏帝大喜授廷揚戶部郎
中。以每歲轉漕運各半令駐登州專領其事明年加先
祿守少卿福王。以原官防江兼理餉務領江北諸軍南
京失守廷揚奔再山依黃斌卿以居浙閩俱被石僉。御

卷八

列傳

五

史搃督直浙水師兵勝兆之將率事也請兵于浙斌猶
豫未發廷揚謂事机之來不可失于是慨然請行丁亥
四日率總兵蔡聰等六百餘人從舟山抵常熟福山十四
日抵鹿苑夜分以公發舟膠于沙遂見執入見巡撫南面
坐曰事之不濟命也致于江寧總督與廷揚有曰欲制頭
而宥之廷揚不可遂與部曲十四人固日死其卒百六人
殺于姜門無一降者人以比田橫之士云

逸史曰金陵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

之氣復不甘自晦適會其變怵慨投袂誓不死領固其忠
義奮發於其所施有以成之也議者徒見其奉事
之不遂禍延宗戚因以咎其不智嗟乎明之亡也士大夫
皆皆公植私蔑視君親名教既隳禍亂遂作有諸君子而
後人知義之貴也君國之急于身家者也其遺教萬世
者遠矣夫豈不知事之唯成哉惟知其不可而尤為之此
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成仁也

熊開元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朝以給事中謫

司副劾首輔周延儒得罪與給事中姜采同下獄謂所能
姜之獄者也卒遣戍杭州其明年宏光立起史糾給事
中丁內外琅下赴關中建國以工部召疏請終喪連擢太
常寺少卿金部少卿再疏辭詔報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數
逆者老臣凋喪宗周多佳石麒麟等既皆捐軀故予聞元之
至旦夕以冀旣在郊閔慰于飢渴及入對眷禮有加開元
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所納散明覺
上嘉納之明日特勅授御營從征東閣大學士兼行在右

副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而躁競者爭以口舌
得官開元惡之力持資格并疏諸生錢邦芑言事詔旨特
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帝重違其意命以司務得非
時言事實同御史權明年正月駕在建寧開元以帝外優
禮輔臣而事取之漸疏乞罷不許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開
元力爭不令入院却御史合疏劾之乃引予假自是帝出
幸皆不及扈從汀州敗棄之為信于蘇之灵若開元棄精
內典遂嗣其法稱善知識者三十年七十餘而終

章正宸字羽侯号格菴会稽人徙居同里刘宗周以學
行著登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礼科給事中後以事
謫戍均州南渡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晋宋為
更難當事者壯壯衛安居處自娛兩月以未聞文吏錫鞶
矣不聞獻敵聞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聞至成引道矣不
聞敵愾聞諸生撻堂矣不聞請纆如此可曰興朝氣衆平
臣愚以為今宜以進取為第一我進取不銳守禦必不堅
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戍戡偽官為朝廷効

死不及此時電掣星馳風雷奔赴便朕絡壁壘倡義申討
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机也今急撤四鎮渡河與河北
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道通而後塞并陞
絕孟津扼武關以奪隴右隴右士民怨賊入骨願臨川大
師賊不難平也陛下宜縞素誓師親臨淮上聲靈所及人
切同仇登乃却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煩興議者
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豈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其
言甚切時弊然不能用也馬士英欲用阮大誠以甲寅起

卷八

南疆紀 列傳

先侍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官封廷諡書言有譽雖賢而傅陞之弊必不可啟下聽及大鉞竟用乃抗疏求去正宸清嚴方正為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死允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至是忤權貴轉為大理寺丞實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明年江南亡浙東奉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正宸不受仍署旧官又明年事敗溺水不死自尽又不死以僧服去不知所終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高祖春芳大學士祖思誠礼部尚

書清登崇禎辛未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未年以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府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柳風沐雨備極辛苦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襦舍皆從安樂憶艰难以勵儉也陛下亦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起恐全威之天膏血亦殫而況今日乎乞中筭曰外廢無用之金玉器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為之勿謂儉小而

宗社幸其九月又言今各鎮自行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
器械曾不念自農之限各監局稱為御用計增設金錢
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以憲之乞勅各
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為出時廟堂無復報
仇討賊之忠但修文法飾太平而清乎其間亦請追謚
開國名世又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廟好諛大臣胡
廣陳琰等惡謚又請追封馮勝傳及德為王賜之謚皆德
議然人訖其所言非急務也是時已尊懿文太子為孝康皇

帝清請與獻帝並祀于別廟而奉孝宗為不祀之宗不
聽北朝之陷鎮遠侯顧肇述等十五人為賊所殺諸勳臣
朱國弼等請于殉國雖例贈陰廟祭清言肇述等或禁或
榜半膏賊及非難殉也同時文臣若內閣邱瑜方岳貴等
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訖相半詞祭祀懸何獨文武異施
乃已又請裁宮中默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金議者謂時政
雖亂然言官尚有權惜乎所爭者少無裨文計然清左省
中芳為清正嘗陳內治之說言六府之揣句或曰為人能

辛苦何謂也者母荒于... 瑯宮孫某
也引規諷時事云明年二月進大理寺卿請...
修寔錄又請修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鎮及南都
失守归隱于家以著述自娛閏四十年乃卒

尺考



南疆逸史

列傳卷九

李模字子木號灌溪兵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由東莞知縣入為御史巡按真定諸府與分守中官陳鉞夷相劾奏貶秩出為南京國子監典籍南都既建封黃得功等為侯伯謂之四鎮模上言當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効桑榆之效帝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質亦



在戴罪之科而與之定策其何以安諾將果性忠義必天
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為
河南趙御史見時事不可為請告還家不復出國歿後里
居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微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崇禎甲崇以御史
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
盛王贊持手服立雨中大教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
身代役時可聘立乘肩輿冒雨而去且慰縣令人兩賢之

遷朝其所荐大吏以駐敗貶秩三等南渡起召復故官掌
河南道事數言宜罷嚴衛停燕飲君臣交儆早決大計用
光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言都御史劉宗周牽
連朝士甚眾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是社稷臣耳鼎厭外
轉誠誣善類以暢已私非人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
為之其事乃御史黃澍之訐馬士英也銜之入骨而澍
按湖廣有織被錦衣劉喬希士英指劾之章下法司宗
周怒喬將救澍可聘曰喬希將相指目也而澍貪亦有跡

請行必按何騰蛟奏時謂得體宗同初劾臺江從賊者
三十三人及李思宗周欽取其議可聘不可而止可聘
掌臺班與學科章正宸持論侃侃羣小憚之乃徙戎藉起
張孫振為河南道孫振貪橫與阮馬比直陵沾出其上諸
壞法辭紀事爭先為之臺網掃地矣左良玉犯關馬士英
盡撤江北兵禦之才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
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額壽而命劉良佐遂鎮馬士英戰
手墨之于御前舉朝失色南都失守可聘歸老于家姚思

孝官髮為僧思孝友廉俱與可聘同鄉思孝辛未進士在
諫垣論列最多號稱職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縣坐事罷

十六年吏部尚書鄭三俊荐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
遂丁內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卓起兵山中與浙
東諸軍遙為聲援隆武帝立堡入朝陳志卓戰功勸帝奔
閩幸楚謂何騰蛟可依鄭芝龍不可依且曰中興天子須
馬上成功皇上先將而後為帝湖南有新撫諸營至尊親

三
徠效光武馭銅馬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其少若乃千
騎萬乘出入警蹕以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帝大喜詔廷
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即授兵科給事中封志卓仁武
伯堡以服末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江上義師從之既至
浙中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事乎魯王者詆曰堡以降北來
為間謀耳王以語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
彼舉志卓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來何^罪羅而見執
國安曰此乃鄭氏意也因出示芝龍書曰今我繼之去去

勿入閩入閩必殺之我不敢得過鄭氏也潛夫以告堡曰
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死於益亦命也明年夏再謁帝
以勅印上帝欲奪情堡固辭不許芝龍謂且大用也族愈
甚大學士曾櫻曰上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堡以八月辭
朝未幾帝蒙難堡流寓他所永歷二年冬詣行在授禮科
給事中堡九直不畏強禦遇事敢言甫受職疏陳八事劾
慶國公陽和傳十可斬并及文安侯馬吉祥司禮監龐天
壽^天學士嚴起恒時吉祥方倚上寵掌錦衣典武政一切

諫勅符命及奉使四方關領吏兵二部文憑劄付悉出其
手氣焰甚張至是負懼盡謝諸務由是直殿大振諸輕剽
喜事南陽伯李元膺左都御史袁彭年必詹事劉湘谷給
事中丁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歡是時朝臣各分氣類從成
棟宋歸者兵部尚書曹暉工部尚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
天耀大理寺卿潘魯緯通政司毛毓祥太僕寺卿李綺為
一類自誇反止功氣凌朝士從廣西扈駕至者大學士嚴
超垣上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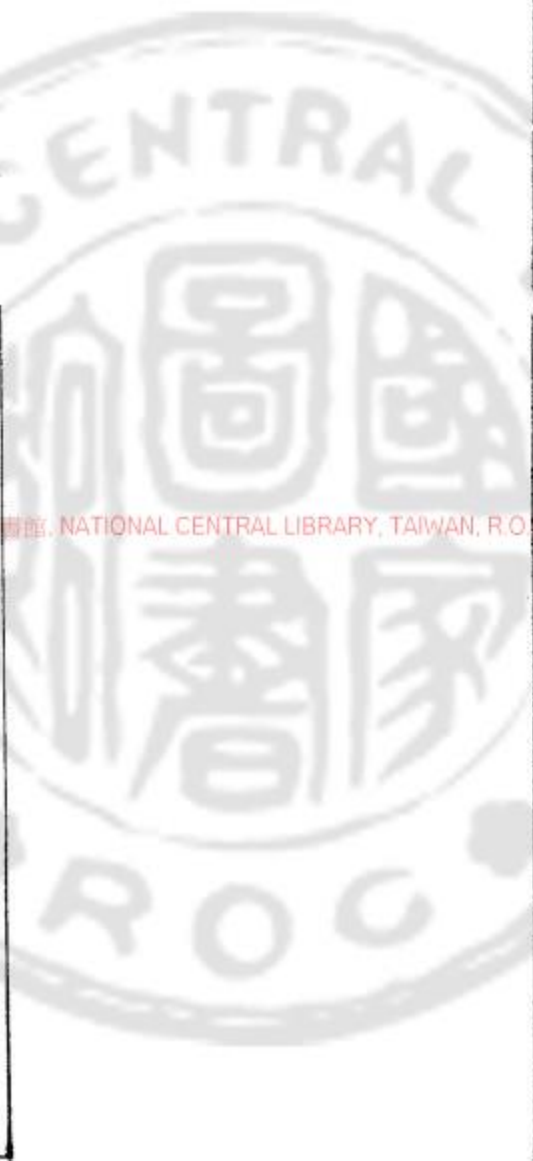
吳其富共士彭富復德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為一類自
恃舊臣嗤諸人嘗事異姓以之乃分吳楚兩局主兵局者
內則天麟孝起貞毓給事中李用錫外則督師大學士塔
盾錫王化澄反恃即萬翔程源郭之奇以他方人為之魁
皆向結為吉祥外之結陳邦傳以自助王楚局者彭年時
魁正發皆楚人而湘谷以秦人望以浙人為之輔皆外結
瞿式耜內結李元膺以自強然朝權皆歸元膺彭年與同
反並倚為腹心勢尤甚一日論事帝前語不遜帝責以君

且之我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比日惠國以五千錢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也安在帝變色由是惡之湘客精通文墨由是存舉入仕受知於式耜為人貪而狡多智教時魁等動必盜之時魁起家進士為人剛毅使氣家富而好振擢利堅清操絕俗衣食皆資之二人故情好莫逆然性秘刺不述人情正發依倚諸人聽其指使而皆以元肩為歸終日聚謀專攬朝政因有假山帛邱之號以彭年為帛頭時魁為帛尾湘客帛皮帛才正發帛矢假山以元肩本姓

賈訖諸臣倚之以張威也堡既初邦傳邦傳大怒明年正月奏言堡謂臣元將元兵請即令堡監臣軍現臣十萬鐵騎且堡昔日臨清曾受偽命詎至天麟抵几笑曰道隱善罵人今亦遭人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而來何未悉所謂監軍可即集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堡固未嘗降賊見之憤恚時魁因邀言官十六人詣闕評天麟曰堡論邦傳即令監軍令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即與之耶相與登殿陛大譁齊官擲印而出皆曰我輩不復仕矣帝方坐

內殿與侍臣論事聞之大驚諭元肩取送前旨令諸臣供職元肩遂引去而詔何吾驕黃士俊入輔吾驕為元肩所荐既至知時魁等意不屬因辭位元肩強留之秉政六月卒不為堡等所喜交章詆排至八月去堡又初王化澄貪鄙無物望經廷侍班堡面叱之化澄憤碎其冠服入時魁等往闕入內閣指揮閣臣授以意閣臣唯唯從命湘客尤工窺闕出則邀思嫁禍閣臣患之請建文帝華殿于正殿旁九月告若成帝御殿輔臣侍坐擬旨以為帝堵肩錫立功湖

南其入朝也堡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為援張廷宴孫可望使者且面責之滇于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獨與之抗肩錫失色徐曰我辛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于何有朝士多不宜之孫可望遣使乞封王堡以異姓無封王例上疏力爭及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堡即請斬執恭以正國法可望以怨恨愈甚扈其言多循資構拘成例小數不能權衡時勢以濟艱難此其短也其後又連劾侍郎尚翔程源吳負輒等廷臣無不指擊一



卷一百一十一
一
一

月章至六十五 政出私門爵賞過濫堡一切引繩批
根由是諸臣必欲置之死遂及于禍四年二月上幸梧州
陳邦傳統兵入衛乃修舊怨而貞毓之奇程源萬翔等倚
之與給事中李用旃張孝起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鑰
王命來陳元肩彭全等合疏論彭年湘容時魁堡正發把
持朝政朋黨誤國十大罪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
錦衣獄瞿式耜聞之再疏申救上不聽大學士嚴起恒請
對水殿不待入疏沙際求免刑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

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表何在二語當萬死蓋早為
飛語以撼太子祁首張鳳鳴受密旨將因是殺堡乃於古
廟中陳刑具用厥衛故事嚴刑鞠之拷掠慘酷堡大呼二
祖列宗餘皆祿^祈哀招賄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成堡時
遠戍湘容正發時魁論贖已而李元肩高必正入朝咸為
堡申雪帝意漸解庶吉士錢秉鐙因言堡被刑最劇左足
已拆相踵止一僕又墮水死安能^嫩鑿萬里遠戍金齒乃
改清浪漸^衛堡移^三桂林是冬桂林破雉髮為僧後二十餘

年而終

逸史曰言路之開至明盛矣高皇帝鑒壅蔽之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事而以封駁糾彈歸臺諫由是其權愈重其始也糾主惡劾權奸產民隱朝綱凜焉盛矣美矣洎其弊也朋党比周假公植私毀譽亂真義之所暱庶來可為克意之所觸周孔可為昭即有經綸才幹之士為國家任艱鉅抱忠壯者稍拂其意必百計敗壞其功以伸己之說于是賢智毒蛇于內將師鈴東于外使人主眩瞶于

是非而莫知適從事机屢失賢奸不辨豈非言路太橫而無所以擇之哉門中立國之日淺而其風未熄故馬既得借爪牛干張孫振筆^輩以肆其虐至于崎嶇兩粵間而五虎之威猶能專執朝命噫可畏哉^當時臺諫之選常極清流其要在慎擇其人而已若開元正宸諸人皆言路錚錚者也然無救于敗亡金堡之昌言不諱權倖^憚慢而比匪怙勢以受酷刑悲夫

張國維字^玉至^東陽人朱大典字^未菴^菴金華人兩人皆起

家進士崇禎初以僉都御史出為巡撫國維應天大典
山東皆善用兵勦平寇盜著有勞績而國維廣教望重遂
入為兵部尚書大典貪黷為言官所糾落職坐莊國維奉
使赴江浙練兵宏光立召遷部協理戎政加太子太傅國
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涼口為東輔蕪湖為西輔京師為
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及為阮大飭亂武國維知事
不可為請告歸大典家居都御史劉宗周令其募兵勸王
以除前罪大典乃率兵三千至南京吏部尚言徐石麟言

大典維貪其人才乏倚也今河南殘破可令為巡撫練士
卒具糗糧三司切劾而馬士英以其豪富不以賄請也乃
矯旨責問石麟大典不得已自援于士英始以其兵入衛
未幾加兵部尚書總督上江軍務王師南下帝避之太平
府大典來謁謀幸杭州命大典以兵先發大典乃歸而治
兵于家及南京亡杭州亦不守大師遣使者至郡縣徵戶
口冊籍餘姚知縣王曰俞棄城遁教諭某某奉冊籍降即
以為知縣役治馳道若役若役者大典餘姚人孫嘉績突

縣治鳴鐘鼓斬令以殉嘉績字碩膚天學士如蔣之孫也仕至兵部職方司郎中宏光起為九江道僉事去赴而國亡當是時王師所過郡邑官民非迎則走而嘉績猝然發難由是浙東響應國維亦起兵東陽以應之及魯王監國紹興國維大典俱拜東閣大學士嘉績陞右僉都御史是時唐王立于閩大典駐兵金華與閩相近亦自通于隆武建大典宏淵明太學士封婺安伯時義兵雲集分汎防江乃進國維少傳賜上方劍以督師八月復富陽九月復

于潛樹木城于綠江要害諸管犄角為持以計十月隆武帝頒詔至紹王惶急欲退避國維馳入朝令毋宣讀而上書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併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閩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徒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議定明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

勸之入山以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士者文山疊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而死年五十二大典在軍留阮大鍼與共事而金華士庶不容檄數其罪逐之大鍼怒走詣方國安營搆兩軍令之交惡隆武屢詔解之勿聽已而大兵渡浙江阮大鍼降願破金華以報新恩初大鍼在金華大典與之圍城至西門大典語之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則倚禦宜嚴至是大鍼用大礮專攻西門城崩殺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大典全家慙死先是有紹興金姓者從軍金

華常至南鎮祈夢上鎮神書一古字于其掌安以語人人莫測也金華屠後收集城中積屍每十口共一墳葬之然後知為古之應焉嘉績後亦進文淵閣大學士從魯王出海至舟山卒于道隆現中嘉績之舉丁丑進士也其縣令夢嘉績殿試第一名榜發不聽及嘉績葬舟山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進士第一名者也

逸史曰因維之撫應天也建蘇州九里石塘及瀕湖諸隄修松江捍海塘立社學設常平倉蘇人尤德之至今虎邱

祠為南渡用之一籌莫展飄然引疾豈知其危亂不欲同
其汙予至小試于防江危矣大典平登州巨欸其功甚偉
然以大鍼之兒而大典昵之謔構兩軍以敗國事扶其小
隙殘兵以逞非比匪之傷耶嘉績倉猝建義其謀非素定
也然魯王則由之監國事雖不成迴翔海上者十餘年義
士依之冠裳勿替則嘉績有以啓之也吾是以附之張司
馬之列焉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

沈宸荃號彤菴慈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南渡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勵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臣分皆訖切時事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世晝日深儀文與作粉飾太平党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臨危也餉現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

二百四千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二鎮又京管各京口
浦口各鎮又起淮徐哉此即小民賣勇粥女有司敲骨剝
髓亦未能足非皇上卧薪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衣中
原河北淪為異域風塵未靖觸目心悲又何暇討及服御
儀文之間乎又劾經略王永言張縉彥言永吉失机之時
先帝援置總督貸其罪而隆其任思亦渥矣乃擁兵近甸
視賊入京不急救援奉身先竄縉彥以漕郎驟與中樞不
念先帝特達之知而詭顏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即如

以赤誅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之故屈法用之自宜猛建
功勲洗滌前恥乃遽巡視望逗留淮海間至合未聞荷戈
先驅一矢加敵也因并及總督黃希憲及巡撫何謙邱祖
德魯化龍等棄汎逃竄疏入命俱訊治至日郊天中旨改
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
明祀天不可緩不聽是時朝政日乱而宸荃獨守正不阿
羣小無不恨之而掌道張孫振尤甚出為湖廣僉事宸荃
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曰公以千金為督省中可得

也宸荃曰我豈賄進哉已而其人復來曰公不須行金矣
馬相君方收人望但稱門下士可也宸荃曰掃門求仕吾
亦恥之至是有吏要以千金曰部疏上從否惟在內閣可
以轉移容以其語未告宸荃曰若如吏言我將為吏用矣
既而南都亡舉兵邑中魯王擢僉都御史從之至閩進工
部尚書戊子十月與劉沂春並入為東閣大學士明年從
至浙海壬辰從至中左所艤舟南日山為颶風漂沒宸荃
從亡其父居家當事齟齬之父亦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毒

思其親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莫不憐之

陳函輝字休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
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游日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罷
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
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
害于事而左君撫拾小過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
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之及大兵徇浙江
郡縣向附魯王駐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

高皇帝子孫也。報恥繼統，于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尚可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救勇自踐，所以擁吳稱霸也。王若起事，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盡忠於王。」會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迺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王至紹興，王監國拜禮部侍郎，進禮兵二部尚書。張國維督師江上，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旅，華衣呵殿，相為誇

耀，以授兵方王二鎮。日事爭餉，義兵衛敬函輝，歎曰：「大事去矣。夫魚種蠱之才，而有鼯同之倭，何以能以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亡。半道阻亂，兵與王相失，返台州之雲峰，入文心僧舍，賦詩十章自沉，死年五十七。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敏乙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崇禎時，歷官右庶子，以與修三朝要典不得大用。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仰受杖，家居不以事干瀆。有司色中大利大害，則言之。魯王監國擢兵部尚書，時內閣田仰

與義與伯鄭遵謙爭運餉二軍格鬥喋血禁之煌至乃申
嚴軍紀將士猶戢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
勢愈危朝政愈繁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
先帝祭嘗朱脩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嘗請封則當思
先帝宗廟未嘗請庶則當思先帝子孫未嘗請謚則當思
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舟山將乞師日本煌寄書黃
斌卿止之江淮失守王航海有欲據城抗守者王以徒害
民生不可大盟諸門任其避難由是一城獲全煌賦絕句

詩投城東下渡橋下久之浮于水而曰忠臣不易為也復
奮力自沉而死

高岱字魯瞻號曰甫會稽人崇禎時武舉也魯王招為兵
部主事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
文輕武嗚呼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粗人以
致寇盜克亦不能抗禦神州陸沉職是故也我本武學授
是文職偏側捨攘無益毫髮南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戡
山吾鄉先生也晉當師之即絕粒其子諸生朗亦氣節士

日夜守之岱越八日不死而雍髮令下朗泣辞其父曰大人決志弃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矐月曰有是我若乃能先我朗衣冠泛小舟招舟子曰我欲禱神亟駕出海視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水中舟子急待之嚙其臂帻巾而下岱聞笑曰兒果似我自是不復言又數日卒其同邑葉汝植字衡生庚子舉于鄉浙東建國與岱同官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聞變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于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于墓耳與妻王氏偕

赴水王氏被救次日復死之

董守諭字文公鄞縣人漢孝子黯之裔也天啟甲子舉于鄉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甚高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雋也魯王監國召為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亦嘉績熊汝霖未旨起事然皆書生不知兵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之孫熊所統惟召募之街卒田兒數百人屬方王方王兵既盛反惡當國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

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義餉勸損無名之微也孫熊諸
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友某邑正餉某義兵友某邑義餉
也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之殿陛譁然守諭曰諸
君起義旅而起尺天威不守朝廷之去乎乃稍退戶部主
事部之營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寧海給上
藩金華歸諸國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諸臣議皆非也
夫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絕以之饋義兵名存而實無
即守饋其臣司管庫者請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

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方王雖不從然其議正無
以難也之仁請稅漁舟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
已辨漁丁稅矣今扁舸苛求民不堪命祿小民且不自安
人心一搖國何以立王乃止之仁以請行稅人法塞浙鄞
之金錢湖為田而凡大夕之祀田官賣之以給軍三疏皆
下部議兵士露及其門以待覆守諭不顧力持不可之仁
大怒謂行朝大臣自不敢裁量幕府小臣敢尔阻大事耶
乃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

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因數召守諭諸軍將殺之王不能
禁陰舍避之守諭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聽于
主上武寧雖悍將何為者桓溫劉裕雄才鉅勳亦托言晉
陽之甲不友故以一歡獲執朝臣王寧死王前聽武寧以
臣血濺丹墀耳于是舉朝皆憤怒曰之仁反耶何敢無王
命而害餉臣之仁卒迫大義而正明年在烈帝大祥守諭
詣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陞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及
六月大兵慶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浮沉閭巷異時以

舉人入仕者皆出復就公車守諭獨杜門著書張肯堂死
其孤以俘入求遂里有司徵狀于縉紳莫敢應守諭歎曰
此忠裔也可使莫助乎監司驚曰公素馬節今何勇來立
聽之卒年六十九同時有王正中者字仲撫直隸保定人
崇禎丁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以兵部
職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亦立布魁
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者繫纆之交錯道路
郡縣不敢呵問正中卒死鍊鄉兵赴任既視事令各營取
券十

餉必絀縣累查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
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兵擊殺之行朝忌者
初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于王曰梧之見殺犯衆怒也
正中何罪乃止時諸將張國柱曰仰荆本微各車兵先進
過餘姚江舳艫蔽空正中令嚴不敢犯其後國柱從定海
入縱兵大掠百姓洵上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
不得志縣人倚正中如嚴城烏陞監祭御史喜星象律呂
象象學嘗進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

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葬千山陰

逸史曰越城監國其君臣本無大略而授國成于悍師民
之苦兵甚于盜也藉非董王諸臣力摧其鐸擁護孤弱民
之塗炭豈能歷一歲哉雖無救于亂亡然友持一時民即
受一時之賜矣魯王之亡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
而曰吾死此孰知吾節乃立旗幟鼓吹張蓋入松江大兵
謂其降也護至金陵我冠大袖肩輿而入都人聚觀總督
令易服雞髮笑曰我握兵柄爵通侯諒人小事不無成死

固分也然葬于鯨鯢身三示明後世音史何以徵信故就此求死耳乃欲以是汙我耶遂見殺嗚乎烈矣論者謂其始降後悔并沒其節亦太苛也予是以憫之附之魯臣之末焉

沈履祥號復菴慈溪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甌寧二縣宏光立上治平要策又上貴戚疏頗見採納浙東都御史督餉台州台州陷走山谷中搜山得之殺于野其弟求屍得其首于桑園得其身于亂屍中以服帶尚可據也紉而

合之

逸史曰魯王之事無妄言者其在浙東閩有君矣其在海上粵有君矣所惜者諸臣故國舊君之恩依依不釋問閩相從不避險阻典宗之張陸有同烈焉然諸臣亦多襟事魯唐其專心于魯者若張熊孫錢而外惟宸奎以下數人為其才略亦不能有所展布然蒙難而能正其忠有足悲者是用誌之以示後人也

林望字子野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海寧縣丁能名邑

卷一

有妖人能緣壁走簷伏水中一二日以劍術惑眾聚斂數百人聞都城陷將舉事望偵知即捕破之兵士乘亂鼓譟者悉治以法已而弃官去閩中立國上欲置之左右黃道周督師請與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僉舉召望遂授吏部郎立職清峻一時請托遂絕扈上至汀州江楚迎駕疏相繼至上欲出汀州入贛清舟已渡閩關上倉猝西行清兵散江而下羣臣不能從望涕慟而返走山中時歌時哭有所怨憤

形之篇章讀者無不泣下丁亥七月魯王由海入閩郡邑響慶福清人擁塗為兵主望別于父曰兒當死久矣受命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蹕不終當死再使延命漏網偷生恐以不令之名貽父母羞乃納屨負戈襍徒旅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勤兵戰矢中喉死望之友人葉子器者在營中為大兵所獲使之作書招望子器受紙筆書絕命詞投之亦被殺其宗人汝蕭字心泐以鄉舉知浦縣天啟朝官御史廵城杖內侍曾進傳國興魏忠賢亂政不能殺也

時稱其剛直江南立國起為雲南臨沅道以海疆不清貶之魯王至闕微拜兵部左侍郎總督義師丁亥十月攻福清兵潰被執除夕服金屑死

劉中藩字荐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抗言鎮兵回籍被拷掠歸唐王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霖不奉詔中藩返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荐之隆武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中藩取苧寮菁寮諸種人訓練為卒時稱能軍閩敗率衆歸魯王復福

寧長樂進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藩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樂為用力其兵最盛鄭來專主閩事心弗善也中藩亦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來不聽中藩在福寧采反掠其地王師乘之來攻城中藩善守所殺傷四五千入戊子十月王師乃距城十里掘濠樹棚環之城中求戰不得明年四月食盡中藩知必陷為父自祭吞金死其時中書舍人陳世亨聞晉至閩亦以一旅復固安援兵莫繼被執不屈死而永復長樂

之復陷也給事中鄒正畿御史林蓮經字守一王恩可
自教

朱繼祚莆田人萬曆己未進士選入翰林累官至南京禮
部尚書而罷南渡時起故官協詹事府事未赴南都陷陞
武帝嗣佐召拜東閣大學士明年八月扈駕幸汀州無何
帝蒙難繼祚遂鄉魯王監國之三年正月王在閩安鎮鄰
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與同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守
城者為監司彭過凱故宏光時御史也令其將出戰而已

登陣樹大明旗幟其將不敢入過凱遂以城降繼祚入守
之三月王師至城復破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崐知
縣郁廷諫並死之芬嘉善人崐莆田人俱癸未進士廷諫
杭州人也魯王二年中所復郡縣至是盡失云

張肯堂字載寧號鮑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知潛縣濯
御史巡按福建後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江南立國
肯堂選兵三千令副將周之蕃率以助防以塞書篋

為賊數萬出沒劫掠肯堂按行勦蕪踰年悉平唐王入

通于水口驛加兵部右侍郎尋為吏部尚書改左都御史
賜上方劍專理兵馬錢糧節制諸鎮便宜 事丙戌上
至延平以肯堂為留守尋議率師由海道入長江歸取金
陵以屬肯堂改總制浙直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室芝將
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將後軍
行有日矣鄭芝龍密疏上之以郭必昌代為總制必昌芝
龍之私人也上乃命肯堂回福京監鄉試事畢赴行在未
幾上出延平肯堂不及從會周室芝遂自浙海遂入其軍駐

海壇山尋取海口海口破肯堂由海入浙既駿之禪將周
宏益叔之于路丁亥六月至翁洲黃斌卿館之有所謀不
用肯堂鬱鬱無所發舒知且必亡以孫茂猗托之故汝應
元堂與人書曰銅槃之役僕豈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
鵠之一羽哉魯王既失閩地駐健跳所肯堂勸黃斌卿迎
之不聽及定西侯張名振殺斌卿始迎魯王入翁洲拜為
東閣大學士居二年辛卯八月王聞大清 渡海張名振
與英義將軍阮駿扈之出翁洲肯堂居守 一月城陷

先一日肯堂冠帶北面叩首將就縊聞門人蘇兆入已縊
死廡下肯堂取酒酬之曰蘇君待我遂醒雪交亭視其
子婦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次第就縊乃題詩于襟
自縊于亭之中梁其僕張俊彭欽從死汝應元己為僧至
軍門乞以葬將亦義而許之雪交亭者植一梅一梨其開
花常相接因以名亭乃肯堂讀書之地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一

吳鍾巒字巒猗震舟武進人弱冠為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舉成進士時年已五十八矣崇禎八年也授長興知縣以札抗奄人崔璘為所誣降紹興照磨移桂林府推官南渡陞吏部主事未至而金陵亡赴閩中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負草萊猶恐不支尚

欲拒人言耶鄭氏席上患之欲往贛州鍾魯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地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終吳楚猶可自固倘舍此他圖閩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上不悅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遁跡海濱魯王之出海也鄭彩以其軍奉之率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魯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下濟以死繼之王以為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乘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皆即三品以下不屑署

也至所在游江河者則又假造符至取弼官爵偃仰邱園而云聯絡楚齊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十萬以此鼓譟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核定集兵則藉其軍籍職官則考其勅符王是之陞禮部尚書從王遂浙海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率見于上僕工拜起人笑其迂鍾魯曰濟上多士維周之頑可以亂世失教士耶王在翁洲鍾魯退處普陀及聞城圍急鍾魯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矣難吾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逐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

吾已辭行不得往死吾老矣不于此時此土捐軀狗義即一旦疾病死何以對吾友見先帝于地下哉復渡海入翁洲辛卯八月至文廟右廡設高廡積薪其下城破捧先師神位登座舉火自焚年七十五

朱永祐字爰啓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罷官唐王立起太常寺少卿出監平海將軍周鶴芝軍勸鄭定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趙牧刺之亦不果魯王至與鶴芝收復海口鎮東下城將以居王尋不能守丁亥偕

張肯堂徐多遠至翁洲永祐好獎借人上下咸得其歡心故雖黃斌卿之猜忌亦相善也及斌卿誅王駐翁洲以為吏部侍郎進尚書城破病不能起曰雞髮則生永祐曰我髮可雞何待今日刺其脇而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露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乃尔耶血遂正

李向中號立齋鍾詳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調秀水大華漕壩南渡遷車駕司郎中出為蘇松道副使閩申授尚寶寺卿魯王入閩召巡撫福軍城破從王至浙轉兵部

尚書是時諸臣寄命舟楫日矣風餐面目黧黑獨向中白
誓如故君又喪城外大兵取翁洲召之辭因發兵浦之以
練縶入見帥謂之曰賜汝不至捕沙而至何說也向中曰
前辭官今來就戮耳遂殺之

林瑛字玉之福建人官戶部主事同母妻靖女五人航海
入浙靖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為
人紉衣給食已而女死兵入翁洲瑛與陳氏分梁而縊其
餘死事者左都督張名湯定西侯名振弟也名振扈王出

名揚居守城陷毋完氏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安洋將軍
劉世勳通政使會稽鄭遵謙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主
事蘇州江用揖會稽董元會福建穴萬年臨山衛李開國
長洲顧珣顧宗堯中書舍人吳縣蘇兆人工部所印

鄞縣戴仲明叅謀順天顧用揖諸生福建林瑛皆自殺而
錦衣衛指揮大興人王朝相奉王心陳氏貴妃張氏義陽
王妃杜氏俱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太監劉朝幾等
死者凡十八人

逸史曰魯王自浙至閩所克復者二府一州二十七縣謂
非林塗諸人力哉亦幾上一成一旅之聚矣然卒無成者
則夫也大本已摧乃欲藉枋櫟以志林者不亦遠乎其後
隆慶者惟舟山二年舟山環海原為昌國州越王句踐欲
置夫差甬東地即此也明隸定海設叅將一員隆武命黃
斌卿鎮之遂欲雄據其地王至不約率為定西諸將所誅
王乃駢蹕為大兵出攻歷年而後下豈其地勢險要固于
燕山金陵歟非也語曰同黨抗虎十大撓推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蓋明之遺臣在焉舟山破而明之遺臣盡矣其無
義多于兩都者何也曰當日諸臣之不死者有二其一私
妻子保富貴偷生無恥之小人也其一懷才未試抱甲晉
之忠矢田單之智庶幾後王得當以報者也至舟山而二
者之臣無矣幕富貴者必不至至者皆志在死忠者也地
未天荒鯨鮑為伍豈尚有餘望哉此君子無責焉亦無獲
焉獲之以其始至也非以其死終也責之無可責焉至此
而臣事畢矣雖然我聞之海上百十洲三島神仙聚焉安

知諸君子非以兵解而棲托其際者乎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以治行高入為戶科給事中在廷名敢言卒致忤意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宏光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因計復仇處堂未已且為罔穴始之武興文爭繼而文興武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士英銳意起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材草澤中尚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至此舉毋乃負先帝負皇

上乎四鎮之設也汝霖言一鎮之餉主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江以北開屯設府曾堂與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未幾奄人欲復敵衛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敵衛一節貽怨臣民因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降叛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管健卒徒為寇籍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破格用人而通才督撫首鼠兩端起遷一執羅拜賊廷思先帝之何以失即

知今日之何以得矣。申九月奉詔淮南陸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中揣摩日熟少宰樞或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官詹延賍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出詔議繁與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党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眈眈得官送身應募以備推辨告變之用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翻上之鄰未已置國師子閔聞是私圖而得志黃曰充庭青紫塞路南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即其語無不切是迄不見用魯王監

國紹興晝江而守汝霖謂非長計欲令諸師畢渡不聽乃率所部千人從小疊渡江進至海寧集其艾老豪杰激揚忠義灑泪誓衆聞者莫不感動旋拜轅門者且萬人列行伍分汎地以本色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兵中如響應一時號為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閩中詔使劉中濬至議開讀禮汝霖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耳若我能復抗城主上早登大號已是有

君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方議迎詔未晚也時張國維亦持此議于是人心始定丙戌六月朔浙江潰汝霖隨魯王從海道至閩會隆武蒙難郡縣盡降王以汝霖為東閣大學士會兵于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王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于鄭彩上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之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稟擬恒右瑞彩積恨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洋船常恐遵謙之龍衣已也汝霖自閩安至琅琦

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與汝霖奴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御相問遺戎即以合謀告變汝霖遂為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

錢肅樂字希敬號漢孫又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書過目不忘為諸生有名成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上瀕海而富多貴族豪奴黠吏相緣為奸其暴惡之名習拳勇健訟舞智肅樂立往嚴明視事精敏居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乙酉六月杭州不守浙東議降肅樂大合縉

神諸生於城隍廟開陳大義謀起兵邑人有不利者陰致書定海大帥王之仁謂翁者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庸妄書生指肅樂也之仁至反從肅樂時郡縣有司皆逃肅樂乃建牙行事封府庫收符鑰標兵皆來受約束兵餉成集乃遣人迎魯王監國肅樂亦至紹興晝江防守分汎瓜歷耀右僉都御史覆左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七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蜚遁不肖棄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社稷賜卹諭祭朝

典未條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拉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裨羣社四也朝章令甲委諸冰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如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衣博帶滿自太平譙笑滿舟之中回翔赫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鴉鳥怪報東從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有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飢死執于戊衛社稷

以戰死文臣牙門降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地水衣
食取辨于舟揖調發既煩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
困于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
動之非有罪也而勤加標掠牢囚以刑死大軍所過沿門
供給怒罵及于婦女以辱死甲歛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
毒齊起以憂死今日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及
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喘亡以不刺髮
死十也若不圖變許不知所稅駕矣朝議虛地分餉以紹

與八邑各有義師止供本郡寧波轉給王藩肅樂言臣師
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遠敵但臣自舉義以來大取未嘗終
不敢歸安廬墓敬共之日單下入任濟則君之靈也不濟
則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泛海入閩陸武授以原官閩亦尋
敗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至肅樂乃出進兵部尚書王謂
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于一肅樂請以建
國公鄭彩為元我諸鎮皆受其節制又言兵貴精練七兵
非旦夕事也請自建國以下六大管每管挑選敢死善戰

之士別為六軍一切封拜挂印悉停罷懸六金印于此今日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把總守備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為然自是兵威頓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鄭成功所營之地也成功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二年故王改次長垣鄭彩自以其軍連破郡邑成功不與焉是年十月肅樂殞明年戊子歷書為魯王三年于是海上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鑾皆隱遁不起肅樂荐春為右副都御史鍾鑾為通政司且寄書兩人曰

時平則高枕耳世亂則美寨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隆武遣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與馬思理林正亨因入直肅樂每日繫河船子王舟之次票擬章奏封進則牽舟別去匡坐讀書而已先是大學士制中添起兵福安次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曰將軍不聞有宋末年一王不在海上父陸不再舟中乎後世率以

正統歸之而況于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
乎忠義率非具人也以言乎保身亦非其策也依鼎沸以
稱安策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詰鄭彩降彩欲使
私人守之中漆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漆書不直彩
彩使人刺得之相見彩故誦書中語肅樂因有血病至是
憂憤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贈太保謚忠介故相葉向
高曾孫廷晟葬于福清之黃蘗山

張煌言字元著號右水鄞縣人幼豪邁能文章善射崇禎

壬午舉于鄉魯王立國煌言與肅樂同事授翰林院編修
出籌軍旅入典制詰丙戌師潰入海依黃斌卿于舟山明
年松江吳勝兆反以右僉都御史監定西侯張名振軍以
應之至崇明颶風覆舟煌言脫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部
上虞之平岡上寨庚寅魯王居舟山煌言復從之舟山破
從王之閩海時鄭成功繼橫海上兵頗盛遙奉挂綯粵王
為之寄分而已癸未冬返浙明年復監右振軍入長江登
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烽火達于江寧以上游師未

至左次崇明須臾舟入長江掠瓜洲儀徵抵燕子磯江寧震動而即徒軍弱中原無響應者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戍戍永歷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成功北行又監其軍抵羊山孽龍為虐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于是反旆己亥成功令先取崇明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脫有疎虞建廷有據不聽以煌言為前軍陷瓜洲議師所向成功欲先江寧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預共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為之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

規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非之即請煌言往永儀徵五十里使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規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小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慮江楚之援師且至也控扼蕪湖足以制上游七日煌言至桑湖相度形勢一軍內漂陽以窺廣德一軍鎮他州以截上流一軍援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徧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平寧國地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

繫昌宣城軍國南寧太平旌德貴池而陵銅陵東流建德
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
廣德無為和州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七縣煌言考察黜陟
長史卅牧行部事江楚魯衛人士多諸軍所受約未歸許
起兵相應無何而江寧之敗聞煌言方受徽卅降乃返蕪
湖和煌言語成功曰師者易生地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
金陵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
向克復收兵麟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為旦

夕且下士卒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課知之以輕騎襲
破前屯成功方食猝移帳遁明軍灶未就官兵傾城出戰
兵無鬥志大敗成功亦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而去
于是橫江之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入鄱陽
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赫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歷
霍山英山渡東溪嶺返師奄至士卒皆竄止一重一卒從
遂失道士人止之路士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
衆導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向念有故人賣藥于安慶之高

河準求一人尊至其好惡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及識為
張司馬憐其志義尊之佛縱陽湖出江渡黃直抵東流之
張家灘隨行建德邪門兩山中煌言方病瘧力疾至休寧
買棹入嚴州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
以達海壩樹毒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入閩
海遠客羅子木至臺灣責成功出師不聽明年煌言復歸
浙海甲辰散兵居于懸巖懸巖在海中荒濟無居人山南
多沒港通舟其陰嶼岩峭壁于時閩粵守平惟煌言尚在

議者謂煌言不死海寇復逞朝旨急攝之係累其妻子族
屬以待煌言之小技降欲致之以為功與其徒數十人老
普陀偽為行脚僧會煌言以糴舟至糴人為其僧也昵之
小技出力以脅糴人今言其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
然公不可得也公蓄兩猿以看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
鳴木抄公得為備矣小技乃于夜半出行之首綠蘿嶺嶺
而入暗中執煌言并其從者羅子木楊冠玉七月十七日
至寧波張師舉酒饗之公以矣公言曰父死不能葬國

亡不能救有死餘事

上賓督撫向下無不敬

九月七日遇害年四十五子

死鎮江煌言精於六壬兵屯

驚而追騎已及糴舟未返占課

告曰上帝日中取汝與其友王來

人張文嘉萬其大葬之于南屏之隱

玉郵縣人

逸史曰熊

公及張司馬二人者天下才也使當明之

盛世且與王了烈矣不幸而值未流謀之不見用用之不

得盡其才譬之九尺之軀俯首矮擔中吁可悲也然錢阮

于強師熊既凶終張亦憤恨甚矣盜賊山人豈可以共功

名哉司馬之殉義也予尚童推粗知人事見長老述之末

嘗不流涕也

嗚乎封疆之吏與地存亡之臣之通

義也明之末也為賊所殺及賊至則捧頭鼠竄

卷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

一

列郡士山崩求其捐瘞以沒者寡多一問一有之豈非歲寒
之松柏歟予于死事之殘者此各誌之以傳矣其餘守官
不去者嬰慘酷而自甘雖他事無所表見而亦不敢湮沒
自宏光迄永曆均列其姓氏云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一

揚州自史閣部死義外文吏得九人為知府任民育字時
澤濟寧舉人善騎射為鄉里捍患里人徐標巡撫真定荐
其才用為贊畫經理屯務明年授潁州知州兵燹之後戶
口死亡略盡而征賦如故民育乃按州田計一萬九千頃
荒者半為於是併八十堡為四十五止徵現戶民甚德之
甲申冬陞揚州知府可法甚任之以去服乎鎮淮門城破

馳歸易緋服坐堂曰此吾土也嘗死此左右皆奔散獨
吏陞甚者待兵至欲難之出不行遂死之妻子投井死陸
某亦自經以殉司知曲從直與其子分守東門父子皆死
從直字完初遼東舉人也監軍同知王績爵字佑中鄞縣
人以祖蔭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漂水篆清介剛直忤
上官投劾歸乙酉起揚州監軍同知可法謂曰君書生不
知兵奏改京職可乎績爵曰下官世受國恩豈敢避艱願
從明公死不顧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焉城破遂從死

江都知縣唐志畏字一畏號雪松與績爵同邑癸未進士
年少果敢決步高傑將士在城暴橫志畏屢戰之及受挫
不勝憤求解職會新喻羅伏龍玉可法即命代之伏龍由
舉人知梓潼縣代志畏受事甫三日城即陷兩人皆死于
兵而志畏妻子僕隸閤門殪焉無一脫歸者其時兩淮益
運使楊振熙揚州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正江都縣丞
王志瑞亦皆死振熙臨海舉人鉉彭澤舉人道正餘姚人
志瑞字研方孝豐人諸人行事惜乎執焉

先伯父司理公諱璜姓溫氏原名以介字于石珥寶忠湖
州烏程人生三歲而孤母陸太孺人苦節五十年卒被旌
于朝少為諸生有學名譽赫然湛沚于易為教授大師性
至孝母歿庐于墓出入必為父以告丙子舉于鄉始易名
癸未成進士年五十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京師報
陷公慟哭誓死亟訓民兵繕城堞靖寇盜為保障計明年
南都亦覆知府秦祖襄遁諸僚屬悉遁口歎曰城無民主
且自相屠乃盡力攝其中召士民慰諭之衆感泣列守遠

近從而保守教萬家會僉都御史金敬舉兵績溪公與為
將角且轉餉給其軍而徙家屬于瀟坑村舍諸吏不得通
家問凡四閱月報敗嚴兵登陴郡人黃澍以城獻公抽刀
將自刎吏叩頭曰不念夫人公子乎公曰孺人欲偕我死
趨歸瀟坑釀酒以談夜闌僕婢咸寢長女宝德年十五假
寐茅孺人趣之起女曰何為曰死耳女延頸授悅未絕復
刃之孺人整衣寤公取刀絕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
絕乃書遺令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薄棺火葬不必殮屍

投筆長嘯抽刀自刎殺如雷震乙酉九月二十四日也越日復甦居人昇至幕府視其創皆驚歎進之食揮之又五日兩手裂其喉而死先君往迎其喪而撫其孤先君幼學于公性尤方介公歿隱居終身

頌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與兄咸正俱登癸未進士咸正授延安推官而咸建得錢唐令錢唐本劇縣是時連歲水浸米價騰貴民至削樹皮採野菜為食而二餉疊加催愈急長吏以解額為殿最里甲往往畏經倉門咸建二軍分

兩稅為十限令同甲自相曉諭不以官符追攝集父老告之曰寇患若此朝廷師旅徵餉非得已也尔曹受列邑亦仁獨不思急公分上憂而煩我道晉隸乎民歡曰使君愛我我何敢以連課負使君輸者填溢無後期者涼師變聞人情洵懼咸建出令曰天未厭明德新天子詔即至若等毋恐戢奸警備愈嚴宏光立御史彭過廳士英私人也出榜浙江橫甚遣奴客四出剽掠百姓憤聚譁于署過颺出兵擊殺七千餘人民洵思變成建馳撫之得已過颺施

初罷及揚州夾守馬士英方圍安鄭彩軍咸集錢唐城中
鼎沸咸建率吏卒日夜防禦軍得稍散大兵即至巡撫張
秉直惟擾不知所為總兵陳洪範助之納款咸廷爭之不
能得秉直遂挾潞王出降咸建棄官去太師遣騎追及于
吳江遂抗詞不屈閏六月朔殺于忠清坊士民徒號涕泣
懸首城樓一蠅不集閣中贈太僕少卿謚忠節咸正之選
推官也延安已為賊所陷未赴而京師變需次子家一在
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欲與提督吳勝兆共舉軍為人

匿咸巨子天達所捕跡得之子龍死咸正執于江子龍督
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荅曰汝知洪
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與二子天達天邁俱免殺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建州貢生兵部侍郎階泰從父也崇
禎末授臨安知縣而無錫貢生迺俊民方為訓導自彩居
官廉多惠政尤振興文教與俊民相得甚歡臨安乃山縣
谷醇朴易治自彩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
及大兵至浙省城大吏皆迎降邑人大震自彩歎曰臨安

彈丸地以戰則無兵以守則無食且尔民素不習兵革無
不若父老為也册印俱在聽邑人之所為我老矣豈復北
面事二姓乎與其姪階豫携家人入梅陂俊民亦匿山中
士民遂賫册印赴省大帥問曰若令安在士民刑曰唐令
君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能守土已入山隱矣大
帥曰果賢耶我遂汝册印令若迺奉之我不必別遣吏也
士民入山迺自彩出堅不可闕兩月大帥聞自彩終不出
下教置令新令至欲自媚詭上言自彩山中陰集兵虞有

變總督張存仁乃遣兵執自彩俘其家是時八月值下丁
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為學博猶廟祀也我在豈可令六
聖缺一祀乎刑牲具醴侵晨入城行禮甫初獻而執唐令
之兵至見堂上我冠博袖執笏者問何人或告之曰學官
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殺于功臣山下自彩不不屈總督
曰昔有宋受命吳越納土臨安故事也若毋自古我知汝
與夷故不加兵縣民德汝多矣行且荐于朝慰諭百端自
彩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總督指其家曰獨不念少妾幼

子乎自彩曰大丈夫豈以子女易大節卒與其姪偕死妾
呼曰主死妾願從官若憐我幼子有乳姬在延頸受刃
其子既長遇蜀人得歸隆武贈自彩太常寺少卿階豫字
敬子亦貢生贈太常博士而後民竟無為請謚者

唐王立國之日淺而其時死節之士甚衆蓋皆前之遺臣
未殞南北之難而留其身以有待者也既各為傳今錄其
守土而死者

鄭為虹字天玉揚州進士知浦城縣上初入閩知其廉吏

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乃擢巡閩御史留浦城有武將強
奪商人米為虹繩之以法人言其市恩邀譽上知其忠不
問丑令兼巡上游丰宗肅然將士斂手鄭芝龍既懷二心
盡轍閩隘守兵聞浙東陷先回臨安其將施福亦歸仙霞
二百里間空無一兵大兵抵閩安行無阻為虹歎曰食肉
者不忠而屠民以殉之乎遂浦城啓門縱百姓云自刎丙
子八月也同時守閩者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
不能從師求為弟子執役每會講輒從旁竊聽遂知書能

屬父舉庚辰進士知義有能被擢兵科給事中治兵餉京
畿從上至建寧上以仙霞重地使閩人自為守及閩破大
鵬被執南向立曰封疆失守吾分應死大兵射殺之

王士和字萬育金溪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上
言六事文職廣而妄銜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
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勞移
蹕頻而民生日苦上讀之曰此苦口良葯也朕乃以夕省
覽尔諸文武亦共儆戒令刊所奏分賜之召士和賜對丙

戈夏轉兵部主事尋知延平府時延平為上駐蹕地委重
之八月仙霞關不守上倉猝奔汀洲留兵部侍郎守復泰
偕士和居守大兵至士和謂士民曰吾受聖恩義不可生
汝等當自為計毋使數萬生靈膏斧鉞也士民環泣其友
亦勸之止士和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君何為出此言且
吾一介書生數月而恭二千石君恩厚矣不死人且謂主
上不知人北面再拜繫印于腰自縊死

王景亮字武臣吳江進士南渡授中書舍人隆武改監察

御史加太僕寺卿巡按金衢熟督學改奉命通好于魯衢
州唐魯之交政令不一景亮居以之未有報命也城陷
於馮家園而衢州道伍經正推官鄧氏忠江山知縣方台
皆不屈死武臣則胡上琛字逢聖福州右衛指揮使也性
喜讀書時自吟咏年十八赴京襲職隆武加陞錦衣
衛扈從延州遇變而返大兵入城曰吾此臣也豈可偷生
令人入山採毒州其妻劉氏聞之願同死上琛喜爾婦
人能之耶遂衣冠同拜天地祖宗各舉酒飲藥而死

梁于溪字飲先江都人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酉大兵至
郡邑望風迎款于溪獨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帥次其降
不可繫于南昌獄中者五十三日作詩文以見志各有慰
之者于溪曰國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北面受辱子一
小令所囑焉濟然古有忠孝名節在人自立耳令帥又欲
官之客聞而賀于溪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吊官我者可
吊而不可賀死者形亡官者神威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
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

王成字元壽松江舉人。成化學正佐有司城守有功歷工部主事推稅蕪湖時上游梗于賊商少而稅額增城書請如舊從之南都陞本部郎中出守建昌加副使以清正祿乙酉六月金帥入南昌城與布政使夏萬亨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允浩等謀曰事亟矣國無主何以集衆乃奉益王監國大兵進攻建昌七月朔城陷王出走被執不屈送武昌

劉允浩字集生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家居聞北京陷欲

西行說劉澤清起兵而寇至萊州允浩與張國士等擊走之奉母南行時寇盜接踵聞其名不敢害抵淮與亨得功相結慨然欲立功報國史可法壯之欲留之軍前允浩不可謁選南都授建昌推官同輔益王大兵來攻允浩督戰甚力殺傷過當城陷猶率衆巷戰中矢被執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婺源教諭陞西平知縣時河南寇盜萬亨修備甚嚴居三年改知夏邑地小不足用兵戒常頓兵城下萬亨解諭

劉超叛督師丁啟睿率諸

軍討之屯軍者且數萬。小成不缺于供萬亨力也。宏光立使運太后因陞江西布政使議者以為驟乃改魚。分巡南昌瑞州保寧王避寇南昌其舍人景橫萬亨執而笞之一府洵皆持白刃作難民與格鬥將焚王府萬亨諭之始止尋陞按察使署布政事南京頃萬亨撫其母至撫州屬於門生南昌已為金帥所據乃入建昌奉益王建昌破金帥以萬亨得民心將藉以撫定江西曰公行且為我大吏萬亨書絕命詞見志金帥知不可降然不欲加害

送之楚帥一門死于建昌者三十餘人萬亨至武昌與王域劉允浩王養正施以略魯忠省俱死傳者江西米屍城下武昌人收葬之於沱峇河題曰六君子之墓養正字蒙脩四川進士也餘二人失考

李翔字騰舉邵武人崇禎己卯以貢廷試會詔求言翔上書切直幾得禍闕中授新城知縣先是大兵逼新城舊令譚夢聞降借犒師以飲民財奸徒乘之民弗堪其擾道兵之守闕者誅令之之。令之人日相殘殺匝月未

定尚書兵眷技巡閱未詳。八所全難其人持疏用翔將
入邑尚欲拒之翔單騎入城斬党令者一人餘置不問。八
大服未發鄉民與豪家有爭數十人譟城下翔諭之不止
且入城抄掠翔揚言永勝伯鄭彩兵且至乃遣三百人紅
抹首攝弓矢從南門入衆皆奔已而知其詐也明日復聚
翔曰烏合之衆易與耳一不懲艾衆且效尤率兵以出且
戰且撫斬為首數人而定鄭彩初駐新城聞大兵至而逃
監軍張家王邀翔共守翔乃召募義勇日夜戒嚴親率十

人出演武場督師大兵已從他道馳入義勇咸散從翔返
者僅三千人比至城下則尚留三人耳翔直前斬三級而
入四顧徬徨謂三人曰汝等可去我入城死矣策馬復出
大呼曰我新城令也兵扼之送至建昌置立不跪大帥勸
之酒翔舉杯擲地師遂斬之贈光祿寺少卿謚忠壯
徐伯昌字子期江西新城人幼穎敏好學聞杭州黃汝亨
名徒步涉江師之已又之楚事郭子章子家皆得其指受
家赤貧夫婦竟日同食一。日被亭衣不厭也補庠生

督學蔡世德甚器之其後汝學江西伯昌方居憂
招之往謝不見人曰子昔者千里師之今咫尺而拒之耶
荅曰向者求師非見學使也且我豈以師故越喪而往哉
攜其子先春山中讀書晝夜不輟庚午舉於鄉隆武立授
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奉命至江西招集義旅歷新城廣
昌至寧都會大兵被金板拒徇江西諸郡縣伯昌遂力守
寧都被圍者一年城陷大書于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
死不知達權生乃自縊庚寅二月初十也城之未圍也先

春奉母及妻匿山中復出從父之城下僕告曰敵兵且至
盍避之先春曰大人在城奈何舍之僕曰已往廣昌矣先
春不信奮袖而行遂及于難先是伯昌有堂姪世名字仲
嘉丁卯舉人隆武授龍溪知縣甫蒞任而大兵入仙霞關
鄭芝龍迎降全閩皆潰世名獨不屈是其子常吉出常吉
曰父在兒烏往未幾彼執皆遇害士民棺殮之葬淺土新
守令至哀其忠各捐金贖其二孫助其歸喪世名諱幹脩
髯性豪俠志氣慷慨為孝孫日盡事愛其才贈以金隨手

輒盡死。劔黃楊王亨誨皆其僕也。三四人同殉云。
逸史曰：二君皆以孝廉起家，皆死忠。又皆有子死孝。忠孝
一門，何其盛哉！必如是，庶不愧孝廉也夫。

其以禦賊死者，湖東守備黃克善合祀人也。甲申七月，福
建閩羅宗三家賊流入磁龜，官兵合勦克善斬獲獨多。馬
蹶遇害，將死，將其鬚語賊曰：「母令血染我鬚，賊亦壯之。」

吳錫玉字輯五，歙人也。知南康，通判柯城，賊寇南康，錫玉
手提鐵鞭率壯丁數百人往勦，時賊已去城二十里，錫玉

追及賊，阻橋，據岡為陣，錫玉發一矢中賊冠，賊拔嗅之，羣
曰：「來傳毒及下岡，返擊錫玉。」錫玉于是躍馬獨前，持鞭殺
數賊，遂遇害。其死尤烈，贈按察使僉事。



五
三
二
一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三

左兵之亂死者四人皆微員也可以愧諸大吏矣彭永春
武陵人九江衛經歷四月四日左兵突入城永春曰我官
雖卑然食朝廷之祿遇難不可以不死具衣冠命一僕舉
火焚署書于屏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子女六人
俱焚死

徐可行字三山九江衛指揮僉事城陷聞都司董世明自



列于城樓上妻史氏妾姚氏偕二子俱赴水死大才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投外死妻鄒氏子婦陳氏繼之可行大書于屏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以報投筆北向拜自經于望京門城樓成啓字伯祐應夫人以貢生授湖口縣主簿左兵圍城啓具公服端坐於庭俄而亂兵掩至啓叱曰國家養汝將以靖亂何反為亂賊猝之下索其金復叱曰我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被殺

孫大華德化民也左兵肆掠民不勝憤起殺一兵次日衆露刃而噪總督袁繼威不得已命寬殺兵者莫得市民大華慨然曰殺身以安衆我何惜一死乃挺身出曰殺兵者我也與衆何與遂斬以殉一城得解嗚乎民與顏佩韋五人何異世固不乏義士哉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曆中舉人除聞喜縣知縣累官貴州布政使耀為人淳朴所至以和厚得民心孫可望將入境耀言于巡撫請發兵民守禦巡撫以衆寡不敵死之俄

賊衆掩至耀率家僮守拒城陷猶手以書賊以禮請曰
公秦人也若降當位宰相耀怒罵不屈賊械其妾婢三十
人于前日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愈烈賊斷其舌支解之妾
婢皆死

曾益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授兵部司務歷主事陞貴州平
安道孫可望圍貴陽益裹兵拒守數月城破一門死難弟
拭為蒲圻令亦死于賊

王運開字子朗四川夾江舉人授永昌府推官署金騰道

劉廷標字霞起福建上杭人通判永昌攝府篆沙定洲之
亂黔國公沐大波走永昌及孫可望入滇破定洲陽言為
黔國公復仇屠臨定曲靖下楚雄大理移檄走永昌迺天
波歸大波信之將遣子送欵是時運開廷標方守瀾滄拒
戰天波止之且諭以其印往兩人曰印在我而聽公以印
往亡是我降也且賊言何可信不聽兩人悉遣家人走騰
越運開耆弟運閔字子遠在署運開謂之曰弟未仕可以
無死將吾妾俱西勿在此亂人意士民皆感且屠諸運

生龔茂

字子龍

江天險控扼全

可為矣

遂登陴守禦賊兵日熾城陷乃自焚死

陳六奇字鳴鶴龍江衛人萬曆戊午舉人知貴陵縣廉平
民多愛之常曰我以公事夜歸民家必東炬以照輿從其
無男子者婦女于門內應焉吾何功于邑人而堪此見之
慨然忍不加惠乎後知曲靖南寧縣城破被殺于東門
徐道與惟州人官雲南都司經歷署師宗州事廉潔愛民
民以叙官孫可望等入雲南屠曲靖道與集上民論之曰

癸軍事春申浦之敗與華亭諸生載泐皆赴水死衣工陸
厚元城陷積薪千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
其妻及子皆焚死

城守乎六民曰力薄兵寡何以拒賊道與曰然若等何罪
徒膏兵乃可速去毋顧我死我分也士民請偕去厲報曰
失守封疆吾安所逃死言訖鬚眉奮張衆洒泪而去倉中
止一僕出白金二錠授之曰此俸金也一以賜汝一以治
棺殮我僕哭請從死道與曰尔死誰收我骨僕乃去舉酒
自飲賊入大罵賊令出迺其將擲手中酒危喙之曰我朝
廷命吏皆從賊求活耶罵不絕口遂被殺同時張朝綱廣
通

通
漢州同知解職歸可
兵至謂其妻馮

氏曰曾。恩不顧對賊兩並縊死不許生懼慟絕而蘇
葬親訖亦縊死

那嵩沅江土司知府也已亥正月上入緬道沅江嵩與子
那素奉上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飲以送曰此行
上供者少聊以佐之上去即起兵吳帥攻之城陷登樓自

焚一家皆燼焉吳帥即逆賊三桂也

龍吉兆龍吉佐乃麻衣土司也辛丑二月為吳帥所獲帥
問奈何改反西人同辭罵曰我受國恩三百載仗義守死

何名為死師又曰爾獨不畏死耶兩人曰我盡忠而死誠
賢于汝之不忠不孝而生吳師怒截其舌而斬之

逸史曰傳有之國君死社稷今之藩臬郡縣守令非即古
之方伯連師侯伯子男之名歟古者世其土民猶其家之
子弟為今者不世其土然既治之則即以其家視之儼然
曰吾尔公祖也尔父母也尔宜衣食我而民亦遂曰固我
公祖也我父母也殫其地之出竭其力之入金玉之貴筐
珠之綠肥脂鮮果之治土木儀衛之具莫不致其美好阜

其信用不足則輕其長老之養以奉之不足則奪其妻子
之生以奉之又不足則鄰里相姪稱貸以奉之又不足則
赤肌膚受榜笞而不辭若是而冤抑之不申爭辨之不决
盜賊之不禁夫災流行水旱飢饉不為之恤嗚呼是直土
寇也然且國有大故則挈囊擔簣蒙裳而遁甚者以土奉
賊為己功夫彼固不知死社稷之義矣獨不知失陷城池
之律乎法令失陷城池者斬是即失社稷之義也非酷也
特以後世不明其義而借律以示之耳明之死事者不必矣

乃之知守土之義者不概見吳越閩粵滇黔名都大邑半
天下守出之吏不下數千員而慷慨殉義者寥寥若此豈
乱世崩離文字殘缺失之紀載歟吾于是傳即斗粟未秋
要荒土司不敢略焉嗚呼其時之擁名城享厚積而竄降
相繼者以視此之諸君子不如螢火之較列星哉

于戲子每讀尚書至多士多方未嘗不廢言而三歎也當
其時周之克殷數年矣以武周之聖撫循安靖德亦至矣
而文司政者之感商之民若不忍一日志周公不得已反

覆于三命之去齒以消其興亡之感然則周之頑民敬之
義士也南都之建其君相以覓戡亡其國竊怪廟堂之上
忠義之士何寥々也以為聖祖列宗培養三百年不應偷
薄至此及覩其後而義旅四起反側者歷二十餘年而後
之嗚乎此可以見禮士之效矣其人其事不謹以起兵見
者既別為傳而列其以兵事始終者焉

自北騎南下諸郡文武吏以版籍開門迎附反為之守江
南副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之門生也頓兵海

上獨不屈先是有十將官者屯兵千餘陳湖中湖旁諸生
陸世鑰慮其為亂亦聚千餘人名為犄角寔防過也適下
令雞髮鄉民皆驚而吏番乘勢魚肉其民亦洵上思亂
十將官因之邀世鑰起兵殺吏晉而焚其舟于是松江兵科
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陰與陳湖兵通志葵乃與
叅將魯之瑛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入澉泖將窺蘇州允
彝出入軍中飛書檄聯絡士大夫四方聞之爭為響應華
亭別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木微中書舍

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使蔡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蔣若來崑山則鄞陽撫者僉都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吳江則職方吳易總兵黃蜚大倉則總兵張士儀宜興則行人盧象觀南則連休寧僉都御史金穀面則達于浙中而嘉興吏部尚書徐石麒翰林屠象美嘉善職方監軍錢紳知縣錢默平湖總兵陳梧海寧舉人周宗彛等競以家資助軍為恢復計方清之丁金陵也兵數十萬及克蘇杭又藉郡邑無賴子弟剽掠以充勢益甚其一軍駐金陵一

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淞等處久彛計欲與志葵入據蘇州斷其首尾石甘等率嘉湖民兵子龍亨遠旃默等聯絡浙東西之師共得辨南寇欲扼而守之峒曾率其邑兵聯絡海東師荆本徵張士儀等殲駐海上省甸容二澤宜興之兵直走南京馳檄九江督袁繼咸及江楚江比諸將將規望順遂間者使艦江中伺敵窮北渡半濟而後擊之定計約蘇州副將魯之瑛以三百人先登斬首門而入素怯乃攻蘇州副將魯之瑛以三百人先登斬首門而入

清帥匿其騎于學官兵入城四五里不見敵自疑欲退騎
兵出突馳之三百人皆陷之與門死於是軍兵爭思引退
志葵不能止允彛流涕遍拜之得少留時兵中民兵十餘
萬客賈僧道咸東助師及嘉興平湖嘉善江陰華亭青浦
嘉定崑山上海句容溧陽所在遂殺長吏為明守得首級
輜重器械無算城守僅百日然諸民兵皆猝起無甲仗又
少馬什不償一蘇據倉廩阻壁城方聞外變督民薙髮尤
急又慮民開城出則嚴關諸城門率騎撫城中掩殺數千

人民不得不刈髮一刈則駢之登陣守禦志葵數出師力
攻不得入而清兵駐杭及沿海者復大出攻所陷諸郡邑
邑紳懼禍潛通于清兵遂潰或執或殺今錄其大概云
侯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給事中震揚子也登天啟
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崇禎初改授吏部出為江西
學道尋拜叅政分守嘉湖鄭二俊為吏部尚書舉天下卓
異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至而北都陷南渡起左
通政以疾辭南都潰峒曾避於鄉乙酉六月李成棟以水

陸兵駐吳淞所過攘掠民甚憤揚竿四起嘉定團練鄉兵
破成棟舟師于新涇士民為城守計推峒曾為主慷慨誓
師遂新令張維熙與同邑黃淳耀唐全昌夏雲蛟等分門
而守設謀備禦西窺太倉東扼吳淞各邑響應數發兵攻
城中出兵邀擊一敗之于羅店再敗之于倉橋成棟怒
大修改具破婁塘通太倉自率師未攻峒曾乞師于總兵
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赴援一戰不利東甲
遁去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崩一角

架巨木支之至四日而益注城大崩成柱遂薄東門而上
峒曾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閤指揮鄉民爭欲扶之
去峒曾曰我既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拜家廟自
溺池中叱二子速行二子皆曰願從父死相抱入水未絕
而兵至釣得之又峒曾曾以狗故將王公湯死于陣成棟
以別將守城而去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
之叔自野輿棺入收其屍方殮有哭報自外來者則金生
負篋而至也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幼好學性中和湛靜喜怒不形于色至談古今忠義名節則持論侃侃不少假借登崇禎癸未進士見天下已亂而人猶營進不已賦詩南歸宏光立不謁選大兵圍城佐峒曾調兵及城破淳耀與弟淵耀入草菴僧無黃淳耀方外交也謂曰君未受職可以無死淳耀曰大明進士宜為國死今托上人死此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淳耀死此嗚乎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朕不沒此心而已與淵

耀分左右就縊年四十一暴死七晝夜面無改色淵耀字偉恭邑諸生律已嚴恪與其兄相師友講誦弗輟至是怡然就死

張錫眉字介茲上海人庚午舉人素有志行嘗孤館獨坐一女子窺之投簪于几上正容不動明日即辭歸亦終不言也歲大祲力請有司發粟賑之復募以葬殍者以千計好行其德如此城破死于兵妾何氏抱女亦赴水死

龔用圖字知淵辛酉舉人選秀水教諭乙酉棄官歸龔民

自宋元以來祿父敵故家兄用廣方嚴有志操用圖精研
經學互相師友鄉人稱之城破兄弟皆投水死

夏雲蛟字啟霖嘉定諸生家貧篤行好學與黃淳耀齊名
與唐全昌俱為所殺

沈猶龍字雲生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間官至福建
巡撫招降海盜鄭芝龍威名始著陞兵部侍郎總督兩廣
歸里福王立召入為兵部添設右侍郎季待問字存我癸
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七月大兵遣安撫使至有常指揮者

執而殺之徧招郡人助餉郡人苦之共推猶龍起兵猶龍
乃集紳士為城守計而吳志葵亦自蘇遷師與黃蜚兵屯
泖湖八月大兵至泖湖戰于春申浦以輕舟截浦乘風縱
火志葵舟重不能運湖落風烈水師多盡志葵蜚皆見批
遂率師圍松江令降紳董迎對為間事敗郡人殺之已而
有假黃蜚軍號者突至猶龍聞門下疑而太兵遂入以紅
巾抹首俄而中脫皆辨髮也衆大驚喧呼北兵至守卒皆
負猶龍出東門中流矢死于濠李待問殺于織梁局初待

江漢道真
段夢旂服衣裾有死狐織錦四字以為中翰死也至是竟
死于局所

章簡字坤能申子舉人嘗知羅源縣守南門被執不屈而
死華亭教諭陸永明字嵩年丹陽舉人先有書與其子曰
大兵已渡江我自謂有三不可生者平日以節義自命亦
嘗以勉人一也賦性直梗觸境輒動工也且我之名命之
父修短視明三也城破題詩明倫堂自縊尚寶司丞徐念
祖與妻張氏妾陸氏李氏同縊有舉人傳微之者叅吳志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四

同時太倉諸生三淳王湛皆起兵攻城王大倉臣族也湛字道光性尤剛毅薙髮令下慨然語淳曰吾誓與髮為存亡即集里人陳說大義靛與泪俱衆曰若欲何為湛曰新守強劫民其吾以衆往當無不擁陷者里中從者數百人淳湛與其友蔡仲昭魏希臣橫刀前駢圍城亡中登陣笑曰此口合耳何能為衆砲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傷乃傳令

兵者于是禁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烟不起人寂
寂然衆謂其怯也以扉遮天石向城辱罵越日則單衣荷
戈直抵濠畔自衣至未盛暑飢疲守者乃開門以十二騎
突馳之衆方解衣揮汗遂大潰淳先受傷赴水死湛斫一
騎未及為所殺仲昭弟臣俱戰死

常毅諸生徐守貞奉母避兵于鄉兵起守貞以母病不
能遷兄守靈謂之曰尔生我留方相讓而兵坐守靈遁去
母與妹俱投井死守貞亟從之兵挽其髮守貞踞坐而罵

執于井旁其友馮知十猝遇大兵于客舍奮臂搭門中矢
而死

江陰小邑也而城守之嚴江以南無若之者羽賴于典史
閻應元候承祖之守金山衛亦似之應元字履亨順天通
州人崇禎末投江陰典史江盜百艘乘潮之黃田港應元
率鄉兵據戰連殲二人寇退以功陞英德主簿道遠未赴
寓居沙山乙酉南都郡邑降州檄至江陰諸生許用昌言
于羽倫堂曰司可斷髮不可刺衆曰然則城守乎相與設

太祖曰水拜且哭城內。應者萬人推新尉陳明選主兵。問選曰我不如閣君當爲之屬大事。于是馳騎迎應。九應九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于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死計。衆曰諾。乃問曰有餉乎。巨商程璧前曰某願輸三萬五千金。給者次第集。又問曰有軍實乎。明進曰前兵備道所製火葯大器。故在也。發之得大藥三百。粟銀錢九千石。大礮及鳥鎗千張。乃令曰輸不必金。兄救粟芻橐布帛酒醢鹽醢皆走耳。且曰城苟完何

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惶恤乎家衆曰然。于是餉粗具。乃治樓櫓。修堵堞。令戶出男子一守城。餘丁傳餐。已乃分城而守。令鄉兵出伏四郊。待游騎至而殲焉。部署甫定。內外圍合。當是時大兵所過邑無堅城。守土吏或降或走。即閉門抵拒。攻之輒拔。遲不過旬日。故漫視南土。謂可以無血刃。而得江陰。失守甚矣。兵至境上。輒賊殺相與大駭。于是大兵薄城下者。一萬。則管數百圍。十重依尹山起壘。下敢城中矢集如雨。城上樓發大礮。擊之夜遣壯士縋城下

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死者數千移管去居民黃雲善
弩傳以毒藥中輒斃瑞製水銳近者糜爛應元初新
意製鐵鏈繫以長繩能刺人于城大軍架大礮擊城上垣
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紐護之取室棺定以上障
潰處又命人運石視缺者壘馬又嘗矢盡乃東彙為人夜
立陣間城上擊鼓鳴金大噪若將緹城研營者大軍驚矢
蝟集比曉獲矢無算凡守禦之法殫極智巧大軍乃濟師
遣降將刘良佐來助臨城呼應元與語應元曰我一典史

蟻蝨臣耳猶不志故因汝爵為列候振重兵不能為國捍
禦反為敵前駘有何面目向我一人耶良佐慙而退八月
松江破李成棟率所部十四萬駘至黃蜚吳志葵作書招
降志葵至城下陳說利害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搴旗為
人所縛死已晚矣何喋喋為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携具
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報歌
之其報悽惋大兵別者守為泣下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
令明無犯法者不誦賞然輕財賞賜不吝傷者親為表創

死則將酒而哭之明廷寬厚和煦善撫循士卒往往涕
相旁居士皆樂為之死雖知危急不少變外兵既成攻愈
急礮發徹晝夜城中死傷日積矢石亦盡二十一日大雨
如注城傾大軍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巷戰所當披靡殺
傷以千數奪門不得出投于前河水淺不死遂被執良佐
持之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為見貝勒不屈膝死于栖霞禪
院用德明選自焚死城中屍骸枕籍街巷皆滿凡攻守八
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大兵死者亦六七萬嗟乎應元

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兩京得如應元者守之明豈
其亡哉隆武聞而泣曰吾家子孫過江陰人雖三尺童子
亦當敬而拜之應元至今廟食江陰其死事可記者邑人
兵部主事沈鼎科字銳臣辛未進士城陷自縊家人葉殮
之不守而去兵斲椎取其骨中書舍人戚勳字百屏甲申
假歸至臨清聞國變臨清人欲留之叅軍勳曰非我死所
南渡初奉勅督陞節事陞而國亡佐應元守城上陷呂妻
子授之巾悅視其既縊北面再拜自起舉人之憾乃自縊

從死者十二人江陰訓導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魁而南
向自劾于明倫堂其王氏與其孀妹結社投水俱死而武
進流寓諸生呂九韶江陰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于城將
陷皆痛飲自刎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貢生與弟毓初俱有名毓祺志于禪
學而性慷慨其門人諸生徐起字珮玉亦有氣節江陰城
守毓祺與超起兵行塘以應城中魯王遷授兵部尚書賜
勅即江陰破毓祺亡命走淮南超與其黨栖山中明年冬

率王春等十四人襲江陰十四人俱死超被獲見知縣劉
景緯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尔父母官耶胡不跪言為獻
曰此降臣耳何父母為景緯吐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
謀逆者意有所親在獄欲劫取之耶超曰我何親在獄志
不忘明欲有所為耳景緯曰若然子必死矣超曰吾固不
欲生也景緯曰子誠奇士吾將荐之以官超曰汝大明進
士位至監司亦不卒矣令降而為令汝為官不能自揮而
為吾擇官乎景緯曰吾非得已偕以吏逸耳超曰汝卜吏

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致呈身於敵舍羞何沾哉昇綽
慚連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殺之已而聞毓祺亦與同事
以其子晞兄弟下獄而跡捕毓祺毓祺在秦州寄書其所
善江純一者用故時官印識而為純一之客所得純一懼
禍遂告變毓祺見執入江寧獄令其具爰書索筆書曰道
童君親教先忠孝某避禪已久豈有官情義憤激中情不
容已明主嘉誠遣使受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七文以廣
官死有餘辜謹挖印待已丑三月獄成門人鄧大臨告之

毓祺命取龍衣自殮跌坐而逝當事戮其屍大臨號泣贖
其屍歸葬變服而黃冠去大臨字西起常熟人晞共論入
官配功臣家鄉人飲金贖之教諭毗陵晞有學行不愧其
父妻周氏死節甚烈有邵長衡為之傳云

侯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松江之起兵也集諸鎮
議承祖率兵至欲共襄大軍而兵志葵去之阻其謀承祖
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為存亡耳歸而治
兵設守禦未幾志葵果敗松江亦破進攻金山承祖坐牌

晚間親受矢石敵緣城。六乃之屢進屢却不能入八月二十四日江陰既陷李成棟還師取之守卒皆疲俄有內應者啟水門以入承祖以其子傑卷戰衆且盡傑被執罵不絕口遂見殺承祖亦執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與子孫不替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父廟前曰此吾死所再拜于先師遂受刃

寧國之兵主之者邱祖德而麻三衛吳漢超等附焉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寧國府推官以才調濟

南超授按察司僉事分巡東昌十四年夏給事中張上言土寇與流寇異土寇皆飢民耳聚則盜散則農計莫善於撫今祖德既授殊擢宜令專理撫事帝從之寇果多散以功遷。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京師陷李賊檄降祖德斬其使中軍梅應元作亂入劫印祖德將自刎士民衛之出境過魯王于道同之過淮時四川大亂祖德無家可歸乃流寓寧國南都既覆七月起兵以應金毅是時郟城已失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類苗王一衛金。萬日吉麻三

衡等兵攻郡城不克退。中七月二十日、兵破寨獲其父子送江寧不屈磔死閩中贈太子太師文部尚書麻三衡字孟捷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也生有異相好習武事與沈素民梅朗三徐律守沈士柱皆知名于時三衡尤以詩酒自豪既起兵與太平胡阮恒阮善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共稱七家軍皆諸生也駐兵稽亭每戰三衡策馬舞刀先登陷陣敵人望而畏之後以衆寡不敵被獲殺于江寧七家皆死

吳漢超字許公宣城諸生也為人強直有胆略冰沉不露甲甲之變哭于廟與其友湯廷鉉謀募師赴難會宏先立乃止已而南渡復失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退保寧國境衆無_志者乃走涇縣從起兵民興兵涇縣之城守不減江陰大兵以而後克損傷者什二八故至今聞二縣之名輒破胆漢超力也師潰匿葉陽苗塗人徐淮聚衆駐華陽聞漢超名禮而致之用其謀連破句容溧陽高淳溧水涇縣太平諸縣漢超曰我兵_衆而守城則無以_戰我以控

驕凶出使彼疲于奔命。曰乘此伍員所以覆楚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然是時國旂喪亡。民心已渙。而漢超復無以撫定之。故終無成。丙戌正月四日。襄寧國府已入城。同知王家梁勒兵巷戰。郡人老顧其家。莫有鬥志。遂潰。託傳。之。知為漢超王兵。于是圍其家。令曰。不出其族。漢超乃歸。死問其同事。漢超曰。郡中千萬。占誰非吾黨。不可一二。教也。臨刑終不屈。膝割其腹。膽長三寸。其妻戚民乃墜樓而死。

池州則奉朱盛濃為主。而吳應箕_六恚之。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領袖也。言論風旨。士爭超之。公卿以下。視其感否。以為榮辱。阮大鍼在京。都應箕率諸名士。噪而逐之。大鍼不敢動。然憤甚。欲甘心焉。宏光立。應箕亡命。走他鄉。乙酉。起兵攻池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潰。逃婺源。祁門。界為黃總兵所獲。不肯屈。將戮之。市應箕。回不可。遷于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應箕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伸頭謂總兵曰。以此煩公。遂_七

龐昌胤字再玉四川西充人崇禎丁丑廷士知青陽縣國
亡棄官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敗被執行三
五溪橋店夜扁戶而卧明日推窓入則已死矣然卒不知
其如何死也

江二之師起于盧象觀而方明葛麟皆與合軍者也象觀
字幼哲總督忠烈公象昇之弟也癸未成進士授金溪知
縣未仕改中書舍人忠烈智勇知兵有謀略為督撫甚著
威名象觀習其家學以仕晚未見用也大兵既渡江象觀

與宗室朱議漉過于西湖相與痛哭入忠肅祠誓同起兵
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為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
金陵人朱君兆奇士也為象觀計曰京城雄冰攻之卒未
易渡而大兵四面萃于我敗之道也公蓋謀內應者乎象
觀曰如何君兆曰某習知邑中之豪願與君先入公定師
期告我從中起事舉火以應君已而道僧至君兆所約之
期僧至清師告變清師蒙守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誑外
現薄兵城下燒太平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觀大敗精銳

盡喪議漚亦實中得道與象現至宜興初收士卒出
攻溧陽又敗象現亡入太湖而廣德心田都司方明迎議
漚入其軍明字聞之素與吳興高傑相結起兵據廣德既奉
議漚義師多應之于是破孝豐臨安寧國等縣軍報大振
隆武聞之封議漚為瑞昌王方明等授官有差無何清師
張天祿自徽州出攻方時不能禦棄王走浙東鎮江人浦
文煥匿王于茅山民舍久之其部曲喜正至鎮江買弓事
見有司捕正渠治之遂得王王遇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

嚼齒大罵曰吾死何足惜吾王一日南在人心一日未散
鼠子乃壞我大事奮起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
死孝傳之天下後世義士頌述焉不然我老民也誰服之
至金陵洪承疇欲屈之不可遂被殺一女亦不食死其明
年方明回之長兵有疑其為諜者執至防將郭鼎所一小
卒識之指曰方明也遂斬之象現之入太湖也與葛麟王
期昇合有衆二萬奉通城王朱或徵居長興八月二十八
日大戰于小涓葛麟死大亡盛之象現知不免起糾其衆

曰我兄弟受國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自投于河有小卒起而掖之出彖現曰愛我不如成我也復自沉而死陳坦公總兵毛重叅將俱戰死

葛麟字公具陽人與象現同舉于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力弓宏光至巡撫祁彖佳荐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不至家而走海上同總兵吳志葵起兵復青浦志葵敗見擒清卒無所歸推麟為帥麟乃引舟入太湖

是時職方郎中王貽昇起兵西山奉通城王麟乃與期昇合未幾盧象現亦至軍遂盛期昇不能為軍以兵盛肆掠鄰境而已民若其暴引大兵焚期昇舟期昇遁象現危甚麟望見火先率三舟衝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持長矛力戰舟師過者皆披靡連殲六七十人于水大兵素聞其名反戰羣指目之彖曰長而肥者葛帥也萬箭注之而發揮矛如風矢不能甚乃擲炬于舟舟焚麟亡

無錫人顧杲以起兵未遂先為人所殺尤可嗚杲字子芳
端文公憲成之孫為人粗豪尚氣以名節自任端文講學
東林書院清流多從之由是東林遂為党魁皆引端文自
重而兵為其宗子故雖未仕而名甚高阮大鍼既廢居金
陵思結納後進以延譽乃蓄名謳製新報日置酒高會士
雅會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鑣惡之曰此乱萌也固牒檄
名曰南都防乱引諸名士以排之而唯于為首者杲曰舍
我其誰大鍼意大沮恨甚及大鍼得志杲猶無所顧忌為

萬言書名曰狝忠上于當事邦彥佳撫吳嘉其義為築禮
賢館招之保護之甚至大鍼以募人劾之有徐下首應募
士英即擬旨逮問而副都御史邵之麟與杲有連稽共駕
帖未旬日而國亡事得解天兵抵常州知縣林飾道邑人
王如玉顧君起獻降策杲方起兵以應江上過之砂山杲
怒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是時砂山人國練以
禦盜不知其為杲也言之聲起批杲之無以自明乃曰顧
誅知王君起而後死砂山人聽之于是被害既而審知為

景也則大悔立祠祀焉有果之恩行常州人字伯貞知
曹州歸里乙酉從軍于孟河兵敗父子俱死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五

陸世鑰字兆魚以財雄于陳湖會國變散財募士保障鄉里湖旁諸生沈自微輕財任俠亦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于湖自微死其弟中書舍人自炳收其船以集兵主事吳易因之以起易字曰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不謁選而歸宏光立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奇其才授職方司主事叅軍淮上乙酉奉檄督餉未復命而南京不守六月大



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有諸生吳鑑者字子儀欲起兵誅之會黃蜚兵至無錫鑑大喜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守詢其黨與抗報曰孔子孟子張睢陽顏^平年原是也何問為殺于胥門易聞而憐之起兵擒國佐殺以祭鑑授其父汝延令于是舉人孫兆奎諸生華京英且等皆募去至以水師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多所殺傷大兵之所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雜農民散處湖畔大兵掠民舟以濟劫人操之前散處

者未操其舟揖至中流猝鑿沈之溺死者無算是時部郎王朝昇吳景宣等奉通城王朱威微起兵西山免長興而居之然兵不及易之強故皆依易以為佐東浙授易兵部尚書封長與伯閔亦授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忠義伯八月總兵吳兆勝以舟師至既敗葛麟象現等軍引兵追易二十四日出戰塘口獲敵舟二十次日大雨不設備為大兵所襲大敗易子身走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溺死一軍盡覆華京先駮妻子入水搭殺數人卒繼之子與博戰相

持溺死沈自炳與其弟自駒及趙汝桂吳旦奇皆戰死自炳字君晦自駒字君牧汝桂字子玉旦字尔亦京字吐與皆諸生中之有志行知名于時者也孫兆奎兵敗將走念易妻子在軍中恐被辱視其赴水然後去遂為追兵所獲至江寧見總督洪承疇大言曰先帝時有一法承疇督師敗績自死封疆先帝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法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為一人事耳駢出斬之時義旅四起多肆劫掠推世鑰毀其家以集衆禁

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必死故其軍獨靜後知事不成為僧去明年春吳江人周瑞復起兵屯長白蕩江副將討之而敗八百人皆死軍散復振遂迎易入營集飲夫人孫璋家偵者知之引大兵猝至易與曼青並執殺于杭州州橋門孫璋父子亦死易部將茹父略餘姚人字振先驍勇善戰必從軍長與為千大長浙西既降父略遂携壯士十餘人入太湖從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死乃歸易卜復禮之奏授總兵每持長矛陷陣易八月之敗文略手刃

數千人身亦被十餘鎗血盡而仆兵猶知其佯死戮及之
大兵去稍甦捧其頭而走至尋溪休於野廟下既見而識
之日子非茹某耶持之而泣歎以良藥百日始愈間行至
長興訪母與妻子皆遇害矣丙戌正月又從軍于麻湖與
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集而亡其將周志韜突圍出收餘
衆自保魯王遙授叅將明年夏兵敗赴水死

其與易同起兵太湖者有李總兵失其邑里名字而諸生
任源逸吳福之徐崇遠等皆所為源遂亦沉有大略凡所

在起兵因往來諸寒求可與成事者皆不稱意喟然

天下事遂無可為乎我視諸軍皆兒戲耳家居久之福之
起兵約與之就李氏于青城柵福之字介公閩中禮部尚
書鍾繼子也鍾繼在閩時以書誡其子縣負忠義至是
與李合軍與夫兵數戰李氏兵潰自刎源遂被執至溧陽
當事命之跪源遂曰若非明臣耶見我不愧死而尚欲屈
我乎當事曰子年尚少盍以待之源遂曰汝惟有待故至
此乎何待下死耳遂死福之自言其衣曰我之不良遭此

舟焚從李觀王冒險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
再舉再克
全平失利公既成仁吾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
新章投湖
面死安遠字世修武進人兵敗被擒不屈見殺妻楊氏妾
蕙香皆死之

通城王之起兵也長興人金有鑑奉之有鑑字改玉有勇
力王以為總兵六月率許昇北為沈士宏金艷色等破湖
州守十餘日督兵萬餘攻長興敗之吏員王士麟引兵會
之再取長興士麟戰死十月有鑑敗于呂山王遣金

毛蜚如等率眾二二奪長興不克又遣總兵賈應龍
現吳永昌叅將金筠鹿等率兵十餘助之敗回梅溪關王
弟威滌被闔于合村有鑑援之身中二矢收健卒數十人
間行走宜與與岑元泰保鳳州寨十二月大兵至山寨
敗之再敗又敗之明年正月復攻長興有鑑元泰俱陷陣
而已

昌明字閣本與象現同奉瑞昌主事署為益記推官兵敗
於西川嶺與有鑑合軍死于長興西門

其餘所止蠶起者漂陽則諸生謝球涇縣司兵部郎中尹
民與諸生趙初院益城則司石磐廣德則太學生吳源長
如舉興化則諸生張明聖等十四人而繆弼吉兄弟最
有戰功至英霍之間義寨相望不可勝數謝球兵備道弼
新子也既起兵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九月被執
使人輸資球曰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哉至漂陽殺之趙
初浣字雪度與尹民興等守涇縣大兵敗之乃克民興
遁入福建而初浣見殺遂屠其城司石磐與豐都司

鹽城兵敗執至淮安見北撫不跪都司欲脫之曰此
之為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吾定首事下獄六十
餘日痛飲狂歌臨刑大罵而死吳源長起兵後山與表君
量等攻廣德破之至湖州而敗其時漂陽副將錢國華起
兵遣奉瑞昌王者亦戰敗殺于對埠繆弼吉與其弟弼言
自督力車場益丁也乙酉秋淮人王翹林等奉新昌王
宗至起兵克益城與化弼吉弼言應之殺官兵數百人防
禦清江驍兵猝集弼吉持長矛連刺騎兵餘人叢箭而

死焉言仍集眾攻城發有斬獲衝其營不動弱言轉戰不
息飢不得食遂被擒帥愛其勇欲釋之不屈乃殺之東浙
具以奉將其餘十四人亦皆死

史可法之守揚州也記言不死戊子春廬州馮宏圖因之
稱吾人衆遠近以為信多應之者攻英山霍山六安皆下
之已而敗沒無為州吳光宇巢縣葉士章皆以內應見殺
是時英靈之間各建義寨共四十有八周損傅夢弼傅謙
之挂璿義堂和尚侯應龍王弼之屬周損麻城人崇

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御史大兵入江西損走福建降
武授兵部尚書閔敗損歸麻城與其姪周羽儀起兵石城
王朱統錡在飛旗寨乃率潰卒數百人馬數千匹歸之夢
弼者以貴州選貢授泗州教諭獻禦寇策有功陞鳳陽同
知尋安慶知府及安慶破出走潛山晤皖澗寨傅謙之者
皆內典史桂璿者鄱陽諸生嘗起義從淮上義堂和尚
者故公安貢生國變為僧至是皆歸統錡其後統錡敗諸
人皆見執霍山侯應龍與張圖客易國士等有兵萬人佩

義興 車印與三將合軍攻雲

元退克舒城潛山間

已丑自劉家園出攻獅子塞及

之營管家渡又移

軍寨正月寨破俘之江寧不屈死之王鼎字安羅田

縣人知涑川縣歸里乙酉與曹角昌起兵戊子秋破廬

州不守轉戰斬黃問屢有斬獲己丑粵中進兵部尚書總

督鳳陽庚寅二月戰潛山太湖間兵敗死于江寧

大兵之下浙江也傳檄而定兵不血刃郡縣皆置官吏矣

閏六月薙髮令下嘉興民不從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相與

殺秀水令胡之臣閉門拒守而推翰林屠象美主兵象美
嘗敕令備兵者也乃逆鎮將陳梧為帥兵部主事錢棟毀
其家以招兵吏部尚書徐石麟亦入受盟然皆文士不知
兵士卒亦市井子無甲杖器械清師在杭聞嘉興反遣騎
收石象之城上聞胡笳報已膽眩陳梧率眾禦之三塔大
敗象美出走亂民追殺之復聚守十六日而城陷北兵入
屠其城徐石麟自縊錢棟殺于

走浙東嘉興之城

守也 身舉人劉宗彥集田

身應之諸生鄭雪訪

祖臂呼市上集

不便潛引清兵擊

之弟宗琦戰死宗彞一門皆死

浙東既以義旅奉魯王監國畫江而守而熊汝霖獨以不
首九詩論汝霖敷陳大義有進士俞元良者宗毅緩慨然
曰豈公一人之事某烏敢獨後遂任城守未幾敗死

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乙酉閏六月與參將方死元章起兵
以錢塘人張超芬為將破餘杭不守十二月走于潛大兵
破之遁去元章戰死丙戌十月又戰江山大兵圍之兵敗

遁入處州山中十一月出玉山其兄志元偽稱志卓已卒
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是月與詹兆恒同破永豐其後遷
徙無常乙未冬入海攻崇明歿於陣浙東封仁武伯而起
芬被執至抗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讀書臨刑有詩云
頭能遇鏡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王翊字完勳餘姚人王江字長升慈谿人兩人俱邑庠生
皆有智略而翊尤強毅魯王監

手濱與江上師

為君援授兵部職方司三事折

至舟山說

黃斌卿攻寧波許約以應歸而

太文瓚諸生

華夏屠獻宸揚文琦董德欽三

兵至從中廷事

為降紳謝三賓告變夏等捕入獄

斌卿以舟師望大

兵孽却之吏詰夏等之同謀者夏慷慨封曰忠義之士何
可多得無已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等誅死而翔不
得名捕翊遂結寨于四明山翊主兵江主餉戊子三月破
上虞殺攝印官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入四明
與朔合兵徐杜嶼浙撫遣兵攻破之且令村民團練人

以為守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將遠將軍俞國望山寨
第匿民舍久之翊謂其部曰兵雖健非團練為向導則山
形險惡未易窺也被固明赤子乃敢導敵為寇亦不可不
誅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衆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
至蘭餘人京師亦出已丑春再破上虞走上虞縣得縣印
當是時浙東山寨山陰則石仲芳會稽則王什亨天樞
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李汝霖應慶十里之間屹然
相望然則擄掠暴橫而平剛張皇言一

以祥且耕且

屯獨不擾民又卑弱不成軍惟翊一於善然四明八百
里之內設五營五司翊善治軍恭惡者立時誅死賞罰
明信四明之爭訟者不至有司而至營翊所到無不服
悅江勸分富室履畝而稅人競樂輸列城望之如嚴敵城
門為之晝闌守令皆荐誠通使六月魯王之健跳所分使
出祭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江戶部朝士皆以為賞薄尋
朝舟山現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撫至
浙湖州拍袞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得渡海發使入四

明山翊之前管黃中道烹其使我公遂去庚寅三月入沔
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入使破新昌之扶席山九月大兵將
攻舟山謀曰內寇不除何以靖外乃大會師于大藍山帳
房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遁入海京第已病不
能行為降將所殺辛卯七月翊薨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
盡翊傍惶無所倚二十四日行之北溪為匪結一軌是
夜大星墜地野雞皆鳴過春仁成絕命詩其在繫也每日
束幘掠髻謂守丞白使汝曹猶見此笑官

二日羣帥會記于泛海翊坐地上曰毋言此既利鈍天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類金帥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乞以跪而向翊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其從者亦義士也大兵之入山也江母為金帥所得以之招江七削髮以僧服見適遂杭州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勸蹊鄰居無不厭者江憐妾而黜其妻七亦攘臂渡江登車去聞者莫不薄其為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

迄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定西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報勢浸衰調倫見殺江傷箭而卒其時休寧人趙立言亦以餘衆棲山中會江上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戊子正月朔立言將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大兵至立言逆戰殺數人馬墮墜水死一恨國楹至其家欲殺之乃為官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江右自左夢庚降其部將金穀桓不願北行請于豫王取

江西以自劾報桓本無智略其至也惟殺掠以立威于是諸郡各城守義兵起也始于建昌而廣信撫饒繼之惟贛州之守為最久其被害也亦最酷其後報桓反覆南昌復殲焉數年之間江右生民盡矣今日守土者別見列其義兵於左



南疆逸史

列傳卷十六

鄧思銘字建侯南城諸生北郊陷即號台諸生設武備名曰庠兵欲以抒國難有司聞知阻曰兵可庠也乃散乙酉南城奉益王舉兵思銘入幕籌畫城破被執大罵繫于竿百射之每發一矢思銘呼曰未中要害亟六矢罵曰後時不能殺我汝技何劣也有頃方死

揚應和字惠生揚居以字於浹皆新城諸生也大兵逼新

城紳士欲出戰應和痛哭則言遂止既而曰我一身當敵
禍不及諸公也族弟屠父歎曰壯哉吾兄可無與之共事
者乎提刀而出同就北強之俯伏不屈既死死不休猶作
擊刺狀人見之無不嗟歎者

廣信之守胡夢泰詹兆恒皆其部人也而周初萬文英
等亦以義兵共守烏夢泰字反豸鉛山人兆恒字仲常永
豐人兩人皆起家進士為縣令有能名兆恒先擢南京監
察御史吏部舉天下廉能吏千人夢泰與烏仲常念畿輔

州縣殘破欲得治行已見效者撫之而夢泰得唐縣京師
陷遂南歸南渡時兆恒轉大理寺丞阮大誠之起兆恒上
疏切諫言逆案一書先帝定之宸衷須之天下萬世共凜
況在緒統敢有紊越党人巧為蒙蔽謂為上大賊亂之
才適以敗國豈足佐理陛下誠取書而觀之應悔置左右
之誤國矣阮入不報七月陞兆恒本等左少卿明年二月
歸里隆武授兵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并授夢泰兵科給事
中協守廣信廣信為闕入是是時大兵方取江西大學

士黃道周之出閩也開廣信以急復遣監軍御史周定初
兵部員外郎萬文英分兵往援之

周定初字雪翌萬文英字仲實俱南昌進士也夢泰傾家
募士與文英力守鉛山有唐個者字著夫太平諸生熊開
元荐其才隆武授兵部主事募兵出閩得款二人丙戌四
月大兵至鉛山個猝與之遇與文英合軍大戰個陷陣死
文英戰敗孳家投前湖鉛山遂破夢泰與其妻同縊死八
月諸軍皆潰廣信破定初見殺兆恒奔懷玉山其時副使

胡璘琦徽州人總兵汪碩畫皆以兵素廣信碩畫與大兵
過於貴溪兵敗不屈死璘琦城破自刎兆恒在山中聚衆
數千人自保明年三月出攻衢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于馬
嶺又有進士徐敬時者與楊文李克升起兵上廣信之九
仙山至甲午正月寨破皆被殺

陳叅耒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宣城知縣入為
戶科給事中南京以原官起不赴閩中擢僉都御史益王
之起兵也王域等奉之監國耒亦將從之同里按察使

漆嘉和舉人戴國事謂曰公既受闕命矣今作以益王將
奉王臣闕乎則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亦危
自損身家而不顧本以效忠而先懷二心以事人誰諒
之乃止已而建康失援城卒破王出走因事降反為之用
恭未恨之曰吾乃為賊所給被因為敵游說也意欲誅之
顧兵力薄不能顯抗仍相通好圖取上高舉人曹志明與
魯國棋聶明時黃揆黃國彥等同時起兵恭未與之相結
十二月克復上高新昌寧州戮國亨妻孥及親黨數人而

暴其罪進圍瑞州不免圍萬載克之十二月大兵
遊擊何執降恭未從新昌至界埠志明等從上高會之合
兵攻撫州俱歿于陣

曹應亨字子嘉號鳳山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主
事吳昌時之獄連坐被謫南中立國凡在謫籍出仕者皆
驟貴應亨不赴大兵向撫州應亨與舉人艾南英前吏部
揭重熙三人議為守禦募兵未集騎已薄城下眾皆欲永
寧主慈突者蓋世宗也建昌兵敗走閩廣佑于洞中賊

數萬請為東道主應言及卒數百人走書上又帥餉張
皇其事以異四方響應而復不戒置酒高會大兵偵伺之
潛師從視家渡濟師有聘而告之者應亨怒拔劍曰汝欲
阻吾衆耶敵兵豈從天降耶言未既而兵已至家族懼及
者二十人其親故及諸好義者駢死三百人焚其廬舍邑
里為墟應亨趨避一名室從弟指其穴出之執其長子筠
應亨謂筠曰勉之一日千秋丈夫毋自負也筠大罵不屈
帥立殺之應亨縛至河泥橋帥解縛揖之曰公義

時不可為盍隨世以就功名乎否則鷄犬因耳應亨某口
不應乃曳階下撻之數十即坐興語應亨如前又懸之樹
令射之已復好言相慰應亨終不應帥歎曰吾兒鐵石心
腸遂殺之其同邑舉人王秉乾諸生湯仲發亦兵未集而
事露受刑甚酷者也

其同時起事者南昌則兵部左侍郎余應桂汜水知縣胡
定海寧都諸生彭銳九江則金志達等也應桂字萬
歷己未進士崇貞節

又出按湖廣絕私

武備風度肅然帝嘉其滿命再任旋擢右
王夢君巡撫湖廣為熊文燦所誣逮下獄文燦誅
部右侍郎國變時家居嘗語人曰吾年六十四官尊祿厚
復何所恨所未了者久先帝一死耳乙酉義兵起推為督
師吳江起兵于星子應桂援之皆見殺

胡定海起家鄉荐為令廉潔致仕歸貧甚務居德興縣之
海口授從董氏家諱德與者董氏亦義使也國亡起兵定
海大喜為之聯絡鄉勇十月大兵、婺源逼海口定海徒

步從督師黃道周乞師及回海口大兵隨至戰敗被執至
婺源殺之既受刃僵立不仆

彭錕字劍伯起兵從督師揚廷麟奏授兵部員外郎廷麟
敗以幼子屬錕、撫之甚厚庚寅春寧波破圍錕治具召
親戚故人飲酒、半謂坐客曰城必破我義不辱行與諸
君決矣且我與揚公共事以當死所以不死者以揚、曾
托孤也今孤少長我即死必無虐忠臣後者以也

轉托其友乃索之冠、焚燭于庭呼妻李氏亦死

再拜引絕就東西偏女

金志

萬餘人結營鄱陽彭澤月日軍池州建德屢奏捷

敗沒

楊重熙字執萬傳鼎銓字維衡俱臨川人崇禎丁丑科重熙以五經登進士知福寧州又三年鼎銓亦成進士入翰林為檢討北京之變鼎銓不能死出謁賊由是為人所訕鼎銓亦悔嘗思洗滌南渡擢重熙吏部主事以憂歸乙酉六月大兵至江西南昌迎附撫卅建昌破重熙與曹應亨

先後起兵於鄉一戰皆死閩中三國大學士曾櫻疏荐重熙及鼎銓隆武以鼎銓曾降賊命以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効而召重熙入見重熙乃偕鼎銓至閩召對稱旨陞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出理湖東兵事亦復鼎銓翰林故官令還贛丙戌五月江西巡撫劉先為得兵援贛州攻于障廷議新撫恐蒞任緩不及事乃即以重熙為令都御史巡撫江西便宜行事六月重熙兵趨撫卅不克

四七

卅破兩人俱解兵入武夷山金鼓拒及

昌以

熙倉猝召募得萬餘人率之入閩

重熙

時鄒武方宿重兵重熙廷請城下為守兵所

久幾盡

南昌圍急重熙入肇慶請救帝欲留為內用重熙可加
閣部銜督師亦擢弼銓兵部右侍郎令同投函言至則南
昌已破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衆數萬人入其軍
約廣信威武侯曹大鎬犄角並進大鎬池州人與自盛俱
以兵應金穀拒故皆得封庚寅冬自盛戰鄧武兵敗死弼
銓被執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於自盛亦不從乃遇害重熙

走依大鎬辛卯五月率數千人至而大鎬遂帥銘山重熙
就其堂營煩食猝遇游騎為流矢所中重熙大呼曰我揚
州部也遂擁之去至崇安其邑令未謁勸之降重熙叱曰
小子不知書乃不識經常名教乎抵建寧兵衛與之舊好
出迎之俯首不敢仰視重熙握其手瞪目詈之遂下獄十
一月受刃獲瞳如生重熙好談兵知于調度所印

統誇子不諳軍法山中之食操掠無虛日張

橫不受節制當時多怨之而其沒也無名

從賊卒為忠義君亦諒其志為一節也夫幾七
敗入閩被執於岑野則賊三原昌殺之江石

自南都立國盡淮而守西北之地視為疆外矣誰

督撫而遷延不往朝廷亦置不問陳潛夫在河南粗有

理請兵請吏而馬士英疾之罷其任以史閣部之忠勤經

營淮上日不暇給亦不復籌西北一帶矣嗚乎豈江南固

明土也而大河以北獨異或歎間有盜賊結寨林雄竊名

義旅荼毒生民不足數也今錄其一二以解其之 國

者以見西北之尚有人焉

李虞夔字一甫山西平陸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

御史巡撫寧夏戊子春姜瓖反于大同虞夔起兵應之陷

潼關及蒲解二州己丑秋大兵至平陸山寨其子宏投崖

死虞夔奔陝西匿其壻王某家庚寅亦得繫陝以殺之

孫守法陝西人有勇略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

督同知甲申闖賊陷京師逾月復敗入閩

守法棄妻子走終南山號為義士

滅君亡公何所効法守法流涕曰是初言敗我受光帝
恩見賊不討何面目立於初時賊投興中守法與
陽總兵王光思合兵攻破之又攻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
九月朔賊將路應標以賊十萬圍鄖陽守法光思者秦
苗時化王光泰等連日大戰殺賊無算賊勢銜衄而吳三
桂率大兵入關狗秦地時乙酉五月也守法又入終南山
久之奉秦王第四子孫漢中王開邸五郎山撤召西漢鳳
平延慶等郡兵將攻西安十一月初七日起行遣副將賀

珮以義勇三千復鳳翔于是盤屋鄠謂漢陽三原田漢澄
城白水諸縣次第來歸軍殺大震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
劉之炳賀宏器郭金鎮黃金兼焦容仇璜等俱應之而大
定本固原舊將功最多守法推重之十二月與共攻西安
是時鄖陽舉人姚耕霄千總衛天命康姬命同川朝邑諸
生李世仁王知禮等各殺守令以應守法而大兵守西安
不過七百人提督孟喬芳懼憚乃調山西兵以百為援車
過河知禮命朝邑百姓偽持羊酒半道迎之而伏兵伺于

旁飲醉盡職之喬芳益懼又調榆林兵二千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諸將至城下然兵少騎兵七千步兵五千而已平陽人曹三俊王英師可宗謀以城應事泄被殺丙戌丑月五日援兵至部將賀珍胡向化等謀曰我兵少攻之猝未易拔安能復戰乃解圍去二月寧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未附隆武帝聞之遣使間道封守法大定俱為伯然

是時平原盡失大兵之徇秦地者衆守法所得郡縣旋為大兵恢復馘勢浸衰六月守法退回五卽山八月武大定

之衆敗于興安境中九月王光泰敗歸鄖陽又敗走房竹丁亥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長安石鰲谷三月朔守法破寧州與高鄒等拔興安州之喬麥山總督孟喬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冰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手執鐵鞭格殺數十人乃死傳首西安大定入蜀

孫可望獻賊之餘孽也獻忠既誅於蜀可望潰而西南掠滇黔所至崩摧無敢與抗者乃有忠憤激烈徒手而與之持雖不量力然其義足尚也錄之于左而城守之死者節者

附見焉

吳子騏字九達貴陽舉人為縣寧知縣安邦彥之兵圍
貴陽而子騏念母在城中倉猝棄官歸遂不仕搃督未幾
元知其才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誕叛陷大城遂守將引兵
內向變元屬子騏走書召六廣諸目曉諭利害果相率降
附變元上其功至書嘉獎至是聞可望等擁衆將至子騏
謂邑紳劉瑄楊元瀛等曰吾明之老臣也坐視賊至屠戮
鄉邦何以報國因共起兵扼賊于要路敗之益衆敗後力

不敵被執不屈俱死瑄元瀛並起家鄉荐瑄官主事元瀛
官同知子騏同年譚先哲平霸衛人官戶部部中邑城之
陷同里前兵部叅政石和皆闔門殉難有碩人龍者先
番州人常出仕既老家居冠玉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至
城破罵賊而死

席上珍姚安舉人為人磊落尚節義聞可望等將入滇與
其友大姚舉人金世勗謀曰城尚何守盍起兵拒之因

財募壯士二萬不與姚州知州何恩率以乘成丁名

卷十

兩廣通志 列傳

未俗也疾遣其將張虎奄至一戰而敗世為自後

思被執可望欲降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

耶罵不絕口箱其口猶罵可望怒剝其皮從踵至頂其報

隱也思亦不屈其時普寧舉人殷伯玉諸生余繼善既

希哲及昆明孔思程皆起兵拒賊思程以從軍得官衆以

其雄武推以為長及定國兵至思程泛舟遁伯玉同知州

冷陽春知縣夏祖訓共守城定國共破之伯玉等皆死陽

春石阡人祖訓嘉興人也

逸史曰或有問于予者曰子以諸義旅之舉是歟非歟予

曰于予何如或曰是不知天命者耳昔者以金盛之世九

重之尊四海之富山川之阻閩塞之險荷戈負弩而防衛

者所在如林然而一夫袒臂大呼千百成羣被襁褓持白

旗望屋而食則列城為之盡閉其勢浸以蔓延攻城郭掠

官寺屠鄉衆於是天子赫然振怒選徒命旅賢相制其謀

良將奮其威健吏供其餉不愛高爵重賞也

之士以制狂獬戮黎元然而此激彼熾朝

國下一告垂青紆紫華蓋高軒之徒委日緩奉符冊望
塵歸命長駟至京不三日而開門延賊帝后皇捐身天
組進大紫蓋南渡長江天塹猶足立國晉元宗高之業未
艾也無何而元帥請命王師入閩以方張之虐焰百萬之
衆易于拉朽然後真人應運徐收大物命官置吏耆之中
原旌旗南指馬首倒戈前鋒未抵于近郊戈船已濟于橫
渡而君泪逃竄臣民恒歎壹漿筐篚絡繹勞軍傳檄而定
吳越之墟亦足見天命之有歸而歷數之唯強矣乃諸臣

者次既灰燼將酒之波怒其螳臂以當雪車駟馬令
招亡命佞狡猶為謀臣戎卒為將即使晏然之州里卒
罹鋒刃積骸為邱流血成川宗党戚姻駢首同盡累世藏
蓄塗池無道去之所必荆榛弥望哀哉拚三百年之休養
生息以博虛名之一誤也且夫不知其無成而為之不智
知其無成而駟父子兄弟以徇于僥倖之萬一不仁不仁
不智之事君子諱焉而吾子猶櫛列而紀述之

乎三 然而歎曰有是哉信如子之信則早

迹于旅箕子必傷心 分秀相督奉 一哭公身田
單火牛之策為愚也而豈其然哉夫孝子才 父疾而亦
其醫負婦不以夫亡而蔑其孤蒙險而愈厲若忠臣之誼
也犯難而不避者志士之烈也故曰歲寒知勁節板蕩識
忠臣且夫事有變易時有反蕩有仍復國遲之三十九歲
之久南陽佳氣發之一十八年之後非其臣民歌思舊德
不忘先朝痛心故業 志蓄憤淬礪以俟執感奮以赴會
歷久不渝而後能成事哉而予乃以不智不仁目之則將

奉君父如奕棋視宗社如傳舍覩顏蒙恥以事仇者之昏
智歎私室保妻子 棄利祿而營爵位賣人城社覆人宗
族以博進取者之皆仁歎審如是則三綱將淪九法將斁
禮樂崩頹詩書滅絕中國胥化為蠻貊人類悉變而豺虎
也豈得為宇宙哉南都之立國也僅矣其小人之釀成禍
敗者不足論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號召徒党自附清流忽
焉喪志屈膝獻國而其忠義激發誓死不頽 乃在放逐

遠之下僚窮山窮谷布衣韋帶 上慷慨陳言

流涕言激而四方響應一旦之燕如安方
糧呈拔踵跣耒赴事雖不成天地震動此其志氣偉然
乎與天日為昭者也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善乎趙襄子之言曰智伯已亡無後其臣猶為之報仇此天下之義士者也斯言也有三代之遺直焉嗚乎以土崩瓦解之秋而區區閩粵一隅支撐名號者二十五年甚至海濱蠻島風帆浪揖保其冠裳數十載不變則皆諸義士風教之所激也惜乎可紀正此耳其他懷忠抱信名湮沒而不彰可勝歎

哉後之君子續而傳之其必有多吾言者矣